

南史演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1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南史演義  
下

〔清〕杜綱編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史演義卷十六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六卷

縱敗禮官闡滯亂。 臣廢君宗室摧殘。

話說豫章身故。人皆以得疾而卒。那知太子暗行毒  
害。一靈不散。忽見形於沈文季。述其致死之由。文季  
知之。不敢告人。俄聞太子疾。文季謂人曰。太子殆不  
起矣。越數日。太子果卒。帝哀痛殊甚。時竟陵王子良。

好文學。有令望。爲帝次子。人皆以儲位之歸。宜在子  
良。而帝卒。以嫡嗣爲重。不立太子。而立太孫。却說太  
孫名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始高帝爲宋相。  
鎮東府。昭業年五歲。在床前戲。高帝方對鏡。令左右  
拔白髮。問之曰。兒謂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  
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鏡。不拔  
及長。美容止。工隸書。武帝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  
得妄出。以示貴重。性辨慧。進退音吐。皆有儀度。接對  
賓客。欵曲周至。然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

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卧起。當太子在日。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其妃何氏白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知生帝王家。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反得快意。其言如此。嘗私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營署中。淫宴。其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皇孫所爲若此。若言之。二宮則其事非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豈惟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耶。數日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

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書於黃紙許兩面之日依此

施行

卽平人待父  
天年之謂

侍太子疾衣不解帶及居喪次號

泣不絕聲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常令女

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

加敬信武帝往東宮臨喪昭業迎拜號慟絕而後蘇

虧他假  
得出

帝自下輿抱持之甚嘉其孝帝以晚年喪子

鬱鬱不樂未幾有疾太孫入侍憂愁慘憾言發淚下

每語及帝躬病重唧哽咽不自勝故帝益愛之時何

妃在西州一日得太孫手書別無一語中央作一大

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妃知大慶在卽。亦暗

暗歡喜。

只恐喜得不久

俄而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

侍醫藥。由是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口參承。却說中

書郎王融。字元長。

插叙王融遺事

少而神明警慧。其叔王儉

謂人曰。此兒年至三十名位自立。常侍帝於芳林園

禊宴。爲曲水詩序。人爭稱之。會魏使宋弁來聘。帝以

融有才辨。使兼主客接之。弁見其年少。問主客年幾。

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弁又云。聞主客有曲水詩

序。甚佳。願得一觀。融乃示之。弁讀竟。嘆曰。昔觀相如



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踪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時稱其善對。獨其性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可望公輔。嘗詣王僧祐。值沈昭畧在座。不識融。問主人曰。是何年少。融聞而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勞卿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又嘗過朱雀桁街。路人填塞。車不能行。乃撻車歎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素與竟陵王子。

良友好。於是乘帝不豫。爲之圖據大位。戊寅。帝疾亟。暫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惧。融因欲矯詔立子良。及太孫來。融戎服絳衫。立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王融討死頃之。帝復蘇。問太孫何在。因召東宮器甲並入。太孫因見帝痛哭。帝以其必能負荷大業。謂之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只怕到五年。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復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詔子良善相毗輔。朝事大小悉與左僕射西昌侯鸞參懷。遂殂。却說鸞字景棲。高帝兄始安王

道生之子也。

鸞係繼統之人故特筆提出

早孤爲高帝所養恩過

諸子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有嚴能名

故武帝亦重之以子良才弱遺詔委以朝政鸞聞詔

急馳至雲龍門融以子良兵禁之不得進鸞厲聲曰

有敕相召誰敢拒我排之而入旣入指麾部署音響

如鐘殿中無不從命遂奉太孫登殿卽帝位是爲鬱

林王融知大事不遂釋服還省歎曰竟陵誤我

悔已遲了

先是鬱林王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

有謀并忌子良時子良居中書省慮其爲變使虎賁

二百人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收王融於獄。賜死。融臨死。嘆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計。當吐一言。蓋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惡也。人謂融險躁輕狹。自取其死云。却說鬱林。自卽位後。大殮始畢。悉呼武帝諸伎。奏樂於前。所寵嬖臣。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皆用事。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日之間。家累鉅萬。擅取官物。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徐龍

駒爲後閣主書。常居含章殿。著黃綸被貂裘。南面向

案。代帝書敕。左右侍直。與至尊不異。

放臣下驕橫如此豈成局面

自山陵之後。帝卽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

作諸鄙戲。賞賜嬖寵。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

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

乞丐相

武帝聚錢上庫。

五億萬。齋庫三億萬。金銀財帛。不可勝計。未滿一年。

所用垂盡。嘗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

投擊。破碎之用爲笑樂。后字婧英。撫軍將軍何戡之

女。性亦淫亂。

一對好夫妻

初爲太孫妃。太孫狎昵。無賴之

徒后擇美少者。皆與之私。及爲后。淫蕩如故。帝旣好。淫。后善於迎接。能曲暢其情。故帝寵愛特甚。恣其所。爲。有侍書人馬澄。年少貌美。爲帝弄童。后悅之。托以。有巧思。令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着輕絲履。紫綿裘。與后同居處。后出素臂。與之鬪腕角力。帝撫掌以爲。樂。開眼作龜又侍書楊珉。年十五。姣好如美女。而有嫪毒。具爲帝所幸。常侍內廷。后尤愛之。私語宮人曰。與楊。郎。一度。勝餘人十度。一日帝往后宫。后正與珉擁抱。未起。宮女急報。駕至。后遽起見帝。冠髮散亂。四體倦。

若無力。帝問何事。晝寢。后笑曰。吾夢中方與陛下取樂。不意陛下適來使妾餘歡未盡。帝笑曰。阻卿夢中之興。還卿實在之樂。何如。好奏趣遂解衣共寢。恣爲淫蕩。武帝有寵姬霍氏。年少有殊色。帝欲烝之。在后前極口稱其美。后曰。陛下旣愛其美。何不納之。帝曰。惧卿妬耳。后曰。陛下所愛。妾亦愛之。語極蘊藉。其如不論男女乎。奚妬爲。妾爲陛下作媒。何如。帝大悅。是夕與帝同輦。往霍姬宮。姬接入。后撫其背曰。今夜送一新郎在此。卿善伴之。說罷別去。帝遂就寢。霍氏宮深相寵愛。累日

夜不離。那知后亦爲着自己。使帝在他處留連。正好與楊珉任意取樂。可以晝夜無間。斯時穢聲狼籍。蕭鸞深以爲耻。嘗謂帝曰。外廷之事。臣得効力。宮禁之內。還期陛下肅清。無使取笑天下。帝深惡之。遂不與相見。一日謂鄱陽王鏘曰。公以鸞爲何如人。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默然。私謂徐龍駒曰。我欲與鏘定計取鸞。鏘旣不同。我亦不能獨辨矣。鸞聞之。惧陰欲廢帝。唯慮蕭湛蕭坦之典宿。



衛重兵爲帝心腹。因謀之尙書王晏。晏曰：此二人可以利害動也。請往說之。必得如志。鸞因使晏密結二人。勸行廢立。二人初猶未許。及見帝狂縱日甚。無復俊改。恐禍及已。乃回意附鸞。在內廷陰爲鸞耳目。打成一局先是帝居深宮。羣臣罕見其面。唯以謀與坦之爲祖父舊人。尙加親信。得出入後宮。凡褻狎宴遊。二人在側。不忌。故鸞欲有所陳說。唯遣二人入告。乃得上達。一日鸞以楊珉淫亂宮掖。尤無忌憚。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方對鏡理粧。聞之。粧不及畢。急奔帝前。

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少年。無罪過。何可枉殺。

爲了心上人廉

耻亦顧不得

坦之拊帝耳語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

令第二人聞。帝平日每呼后爲阿奴。因呼后曰阿奴。暫去片時。后不得已走入。坦之乃曰。外間並云珉與后有別情。彰聞遐邇。不令赴臺。一訊其事。益信。帝乃敕珉赴臺。珉至臺。鸞亦不問。卽押赴建康市行刑。俄有敕原之。而珉已死。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直矐將軍周奉叔。帝之爪牙臣也。挿叙

奉叔

遺事與其父盤龍。皆以勇力聞。先是魏攻淮陽。武帝

救盤龍往救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黃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投箸而起。上馬奮稍。直奔魏軍。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勇。聞其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衝擊。殺傷無數。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尋之。父子兩騎。紫攬數萬人。中魏軍敗走。形容奉叔之勇父子並馬而歸。由是名播北國。其後奉叔給事東宮。帝嘗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卽位後。遷爲直閣將軍。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以單刀二。

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叱。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鸞畏之。使坦之說帝曰。奉叔才勇。可使出守外藩。乃以爲青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鸞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曰。若不見與。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鸞佯許之。及將之鎮。部伍已出。鸞復以帝命召入。殺之。省中。啟云。奉叔慢朝廷。當誅。帝不獲已。可其奏。又去一爪牙當奉叔未誅時。侍讀杜文謙惡鸞專政。謂綦毋珍之曰。天下事槩可知矣。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

計禍至何及。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從命？昨聞宿衛萬靈會與王範共語，皆攘袂搥床，心懷不平。君其密報奉叔，使靈會殺蕭詵，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卽勒兵入尙書省，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異日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何后以楊珉之死，日夜切齒，勸帝殺鸞。時蕭詵、蕭坦之握兵權，大臣徐孝嗣、王晏、陳

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等。皆一心附鸞。帝左右無可與  
謀者。唯中書令何胤。后之從叔。近直殿省。欲以誅鸞  
之事任之。胤謝不能。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  
復關咨政府。胤亦難之。其事復止。謀而不果。愈速其禍。鸞於是  
逆謀益急。日夕要結諸臣。驃騎錄事樂豫。謂徐孝嗣  
曰。外傳籍籍。似有伊霍之舉。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  
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  
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富貴要緊。由人笑罷。帝謂蕭坦之曰。人言  
鎮軍與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若何。坦之

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耶。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乎。官若除此二人。誰敢自保。帝信之。然逆謀漸洩。直閣將曹道剛。朱隆之等。深爲之防。鸞因謂蕭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內廷已相猜疑。明日若不舉事。恐無所及。第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遇道剛。隆之於庭。皆殺之。直後徐僧亮見有變。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當以死報。又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

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等皆隨其後。時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姬相對坐。平日狂淫可想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閤令闔，人登興光樓望之。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武士，在西鐘樓下。帝大驚曰：「是何人也？」話未絕，謀已引兵入壽昌閣。帝見之急趨霍姬房。兵士爭前執之以帛纏頸，扶出延德殿。宿衛將士見帝出，皆叩刀欲奮。蕭謙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謙，皆不敢發。行至西弄，遂弑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霍姬及諸嬖倖皆斬之。鸞既弑，帝欲作太



后令曉示百官。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乃以太后令廢帝爲鬱林王。葬以王禮。廢何后爲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丁酉。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延熙。是爲海陵王。以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宣城公。政事一稟宣城。處分先是鬱林王之將廢也。補叙鄱陽王鏘初不知謀。鏘每詣鸞。鸞倒屣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及鸞勢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長史謝朏說鏘曰。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

子坐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  
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鏘以上臺。兵力悉屬東府。慮  
事不捷。意甚猶豫。隊主劉巨。武帝舊人。叩頭勸鏘舉  
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  
典籤知其謀。馳告鸞。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并  
殺謝粲。劉巨等。二人以忠死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  
陽死。大懼。欲起兵。謂防閣陸超之。董僧惠曰。事成。則  
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死。二人曰。此州雖小而孝武  
常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

妃在建康密遣書迎之太妃有同母兄子瑤之

謀遽以告鸞

瑤之鸞

遂遣王元邁引兵討子懋又遣

裴叔業于瑤之先襲尋陽叔業沂流直上輕兵襲溢

城守將樂資開門納之子懋聞溢城失守帥府州兵

力據城自守部曲多雍州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其

銳乃使于瑤之入城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慮正

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信之遂不出兵衆情大

沮瑤之弟琳之在城中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

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反說叔業取子懋

小人反於是

叔業遣兵四百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琳之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董僧惠被執，將殺。謂王元邈曰：晉安舉義，僕實豫謀，得爲主人死，不恨。願至大殮畢，退就鼎鑊。元邈義之，具以白鸞，得免死。子懋子昭基，年纔九歲，被囚於獄。以方二寸絹爲書，遺錢五百，使達僧惠。僧惠視之曰：郎君書也。悲痛而卒。或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惧。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閉門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

當有厚賞。密自後斬之。頭落而身不倒。元邈厚加殯。殯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人皆快之。天報昭然時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鸞遣徐元慶至江陵。以便宜從事。長史何昌寓曰。僕受朝廷重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卽以相付耶。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裴叔業自尋陽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鏡。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典籤叱左右斬之。

遂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鈺。南豫州刺史宜都

王鑑。諸王皆枉死當時朝廷之上。以鸞有靖亂功。詔進鸞

為大傅。加殊禮。封宣城王。鸞以兄子遙光為南郡太

守。不之官。鸞有異志。遙光皆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

豫謀。任為腹心之佐。先是王脾上有赤誌。人以為貴

徵。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

勿泄。洪範曰。王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播告天下。此言

正合鸞意。一日桂陽王鑠至東府。見鸞出。謂人曰。向錄公

見接殷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

夕果遇害。江夏王鋒有才行。鸞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王。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鸞失色。及殺諸王。鋒又大言其非。鸞收而殺之。又遣人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匿床下。兵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殺之。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太守。鎮琅琊城。有守兵。法亮恐其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卽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委之。伯茂手自執。逼子倫飲。子倫正衣冠坐堂。

上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殺其子孫殆盡。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自身家舊人。今徭此使。當由事不獲已。但此酒非勸酬之爵。只可獨飲。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袁蓋齊制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故威行州郡。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表明典籤之由。權重南海王子罕在瑯琊。欲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遂止。沂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響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及鸞誅諸



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時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竟害之。若不立典籤。故當不至於此。其後宣城王亦知典籤之弊。不許入都奏事。典籤之任始輕。但未識宣城若何篡立。且聽下文再剖。

齊武帝雄才武畧。高蓋一世。但行事忍刻。與國家忠厚開基。相背而馳焉。得繼體之悠久。太子早逝。太孫狡詐百出。宮闈淫亂。蒸及武帝姬人。何后王成之。以自恣其慾。肆無忌憚。蕭鸞誅殺淫亂之人。

廢帝更立。未嘗不可。乃大權獨握。誅戮宗室。至於  
盡絕。子倫云。先朝殺滅劉氏子孫殆盡。今亦復如  
是。理數宜然。可知天道好還。昭然不爽也。特當此  
天翻地覆之時。而董僧惠。陸超之。慷慨赴義。如是。  
天理不漸滅於人間。亦史冊之光哉。

南史演義卷十六終

南史卷之三

卷之三

南史演義卷十七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七卷

救義陽蕭衍建績 立寶卷六貴爭權

話說宣城王志在竊國。惧宗室不服。先加殺害。於是朝綱獨攬。羣臣爭先勸進。冬十月辛亥。乃假皇太后令曰。

嗣王冲幼。庶政多昧。且早櫻疴疾。弗克負荷。太傅

宣城王循體先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爲海陵王。

癸亥鸞卽帝位。是爲齊明帝。改元建武。以王敬則爲大司馬。陳顯達爲太尉。王晏爲左僕射。徐孝嗣爲中領軍。餘皆進爵有差。一日詐稱海陵有疾。數遣御醫瞻視。因而殞之。既篡其位。又殞其身。無乃太忍。先是文惠太子在日。素惡明帝。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見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解救。及帝得志。太子子孫無遺焉。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明帝篡

位之時。正當魏孝文遷都洛陽時候。孝文久有南侵之意。一聞海陵見廢。明帝篡立。謂羣臣曰。今日伐齊。不患無名矣。乃命大將薛真度向襄陽。劉昶王肅向義陽。拓跋珪向鍾離。劉藻向南鄭。自將大軍趣壽陽。起兵四十萬。分道並進。寫得來沿邊州郡。飛報入朝。勢可畏帝聞魏師起。大懼。乃命左衛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發諸州之兵以拒魏。正月乙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虎士成羣。鐵騎彌野。甲辰。登八公山。賦詩。道遇大雨。命

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帥兵直臨城下遣使呼  
城中人出見齊豐城公逢昌使參軍崔慶遠應之。慶  
遠至軍前問師出何名。魏主曰師當有故。卿欲我斥  
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  
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  
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王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  
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  
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  
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

聖之德。故周公得而輔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貪天下乎。一問一答語。語針鋒相對。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所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和親。抑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兩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兩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嘉其善對。賜以酒。



殺衣服而遣之。於是循淮而東。時魏兵號二十萬。塹  
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勢甚危急。齊將  
王廣之引兵救之。去城百餘里。畏魏強不敢進。諸將  
皆有懼志。一將奮袂起曰。義陽危困。朝不保夕。吾等  
奉命往救。卷甲疾趨。猶恐不及。聞敵強而不進。義陽  
若失。何面目以見朝廷。公等不往。吾請獨進。辭氣激  
烈。三軍聞之。皆有奮意。你道言者是誰。乃是一代開  
創之主。姓蕭。名衍。字叔達。小字練兒。父名順之。齊高  
帝族弟也。

重提蕭衍以伏後日繼齊少相欵狎嘗共張本其父功業亦先叙出

登金牛山。見路側有枯骨縱橫。齊高帝謂之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慄然動色。順之由此知高帝有大志。嘗相隨從。高帝每出征討。順之嘗爲軍副。方宋順帝末年。袁粲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順之聞難作。率家丁據朱雀橋。回遣人覘望。還報曰。有一人戎服。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此必蕭順之也。遂不敢出。時微順之。回必作難於內。方武帝在東宮。嘗往問訊。及退。齊武手指順之。謂豫章王嶷曰。非此翁。吾徒無以至今日。其見重如此。及卽

位深相忌憚。故不居台輔。以參豫佐命。封臨湘侯。衍

卽其仲子也。

所謂有是父方生其子

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

宅時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母張氏懷孕時忽見

庭前菖蒲花光采異常以問侍者侍者皆云不見張

氏曰吾聞見菖蒲花者當大貴因取吞之遂生蕭衍

狀貌竒特曰角龍顏重岳虎頭頂有白光身映日無

影兩髀駢骨額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

蹈空而行見者皆知其不凡及長博學多文好籌畧

有文武才幹始爲巴陵王法曹參軍王儉一見深相

器異。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過此則貴不可言。時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並遊焉。號爲八友。王融尤敬異之。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諮議參軍。尋以父艱去職。隆昌初。明帝輔政。起爲寧朔將軍。鎮壽春。服闋。除黃門侍郎。入直殿省。預定策勲。封建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嘗舟行牛渚。遇大風。入泊龍濱。有一老人。衣冠甚偉。立於岸側。謂之曰。君龍行虎步。相當極貴。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宜善自愛。問

其姓氏忽然不見。衍既屢有徵祥，心益自負。尋爲司州刺史。在州大著威名，嘗有餉以馬者，不受。餉者繫馬於樹而去。衍出見馬，以答書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王衍舅張宏策與衍年相若，恒同遊處。每入衍室，嘗覺有雲氣繞之，體自肅然。由此特加敬禮。一日從衍飲酒，半酣徙席星月之下，語及時事，謂衍曰：子善天文，近日緯象若何？國家故當無恙否？衍曰：其可言乎？宏策請言其兆。衍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象。今冬之初，北魏兵必動，動則漢北必亡。

其後便有乘機而起者。是亦無成。徒爲王者驅除難耳。越二年。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盡矣。梁楚漢間。當有大英雄興。閒閒談論暗伏下文幾許事宏策曰。今英雄何在。其在朝廟乎。在草澤乎。衍笑曰。漢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宏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衍曰。舅欲效鄧禹乎。相與大笑。至是。魏師圍義陽。帝命王廣之主中軍。衍率偏師往救。衆莫敢前。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逕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

大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直當魏營。俄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急擊勿失。遂下令軍中曰。望塵而進。聽鼓而動。於是身先士卒。直遶魏軍。揚塵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魏傾壁來拒。衍親自博戰。無不披靡。城中見援兵至。亦出軍攻魏柵。因風縱火。魏軍表裏受敵。因大潰。王肅。劉昶。單騎走。斬獲萬計。流血盈野。義陽得全。衍有兄懿。爲梁州刺史。越勢。插序。蕭懿事。會魏將拓拔英引兵擊漢中。懿出兵拒之。進戰不利。攬城自守。魏

兵圍之數十日。城中糧將竭。衆心洵懼。懿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何患無食。士民乃安。會魏王召英還。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尾其後四日四夜。乃返。懿不魏諸將請復攻義陽。魏王曰。蕭衍善用兵。今且勿與爭鋒。異日吾往禽之。是役也。齊果失漢北諸郡。諸將槩不加賞。獨以蕭衍有却敵功。除爲雍州刺史。衍之大業基此今且按下不表。却說永泰元年春正月。



帝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帝還後宮。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恐爲後累。奈何。因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顥。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意。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謂當以次施行。時遙光有足疾。帝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帝屏人久語。語畢。帝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帝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殺河東王鉉。臨賀王于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

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摧殘骨曰鉉。忍心乃爾。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侍讀江泌哭于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那時激惱了舊臣王敬。則以爲天下本高武之天下。帝旣奪而有之。而又殺害其子孫。於心何忍。以故語及時事。懷怒切齒。屢發不平之語。時敬則爲會稽刺史。帝慮其變。乃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添置兵力以防之。敬則聞之。怒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鷓

耳止之詩 卷一

也。於是舉兵以奉南康侯子恪為名。子恪懼禍亡走。

未知所在。遙光勸帝盡誅高武子孫。使後有叛者無

所假名。遙光何無人帝從其策。乃悉召諸王侯入宮。

命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子孫

處西省。敕左右從者各帶二人。過此依軍法。孩兒者

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內省辦棺木數

十具。至三更當盡殺之。時刻已至而帝眠未起。中書

舍人沈徽孚與內侍單景儁共謀少留其事。以俟帝

醒。二人保恰好子恪徒跣自歸。扣建陽門求入門者

全不少

以聞。景儁急至帝前。奏言于恪已至。帝驚問曰。未耶。未耶。景儁曰。尙未行誅。帝撫床曰。遙光幾悞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于恪爲太子中庶子。却說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百姓擔篙荷挿。隨之者十餘萬人。帝遣大將左興盛。崔恭祖。劉山陽。胡松等。築壘於曲河長岡。又詔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兵湖頭。備京口路。敬則兵至。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屢欲退走。而外圍不開。遂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走。敬則軍大敗。烏合之衆適足

害事。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遂斬之。傳首建康。戮及一門。是時帝疾已篤。秋七月己酉。殂於正福殿。遺詔軍政事。委陳顯達。內外諸事。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祐。江祀。劉暄。參懷。先是蕭湛自恃勲重。干豫朝政。一不如志。便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帝聞之。大怒。召入省中。遣左右莫智明責之。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但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已極。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耶。今賜卿死。湛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

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是卿來傳語。報應何速。報應何嘗不速。人特昧之耳。但帝亦豈能久乎。未數日。帝果崩。羣臣奉太子寶卷卽位。是爲東昏侯。東昏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逾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頭。禿。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驚。啼。來。乎。父死不哀而反笑人寧有人心。其在東宮。唯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遙光孝嗣。江。祜。蕭。坦。之。江。祀。劉。暄。更。直。內。省。分。日。畫。敕。蕭。衍。聞。之。

謂張宏策曰。一國三公。國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宏策修武備。招聚驍勇。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及聞蕭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宏策往說之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救。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已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竊神器。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坦之忌克陵人。孝嗣聽人穿鼻。江祏

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

料事論人無不曲中

吾兄

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忌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郢州控帶荆襄。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宏策又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卒不從。衍乃迎其弟蕭偉。蕭憺至襄陽。

處處先爲地步

初。明帝雖顧命羣



公而腹心之寄。則在江祐兄弟。故二江更直殿內。動息關之。帝有所爲。孝嗣等尙肯依違。而祐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等。亦切齒於祐。徐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欲行意。詎可盡相禁制。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其後帝失德。彌彰。祐與諸臣議欲廢之。立江夏王寶元。而劉暄曾爲寶元行事。執法過刻。寶元嘗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深忌寶元。不同祐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而亦未決。遙光自以年長。意欲爲帝。私爲祐曰。兄若立我。當與兄共富貴。祐遂

欲立之。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爲領軍將  
軍。謂祐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  
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坦之不吏部郎謝朓知  
其謀。謂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  
地。徒以卿爲反覆人耳。渢與晏皆遙光腹心臣也。暄  
亦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因從朓言。力阻祐議。  
遙光知之大怒。先奏謝朓煽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  
宮禁。間謗親賢。詔收廷尉。下獄賜死。却說朓字元暉  
善草隸。長五言詩。帶叙謝朓遺事筆有餘閒沈約常云。二百年來

無此詩也。其妻王敬則女。有父風。朏告王敬則反。敬則死。妻常懷刃。欲報父仇。朏每避之。不敢相見。及拜吏部。辭讓再三。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吏部。但恨不可刑於寡妻耳。朏有愧色。及臨誅。嘆曰。天道其不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今日之死宜哉。劉暄既與祏異。祏復再三言之。勸立遙光。暄卒不從。祏怒。謂遙光曰。我意已決。奈劉暄不可何。遙光於是深恨暄。密遣人刺之。同類相惡。焉得不敗。一日暄過青溪橋。有人持刀而前。若欲行刺。暄喝左右擒之。其人

見救護者衆。棄刀而逃。衆大駭。莫測其所自來。暄以  
近來江祐與吾不合。故使來刺吾。因謂帝曰。江祐兄  
弟頗有異志。宜遠之。帝本惡祐。一聞暄言。卽命收之。  
時江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當有異謀。  
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諒亦無奈我何也。俄  
有詔召祐入見。與祀共停中書省。帝使袁文曠誅之。  
初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侯。祐執不與。乃以刀環  
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并殺江祀。劉暄方晝寢。聞  
二江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

定還坐大悲曰。非念二江行自痛也。蓋暄雖惡。祏不  
意帝遽殺之。恐後日已亦不免。故惶惧若此。帝自是  
益無忌憚。日夜與近習在宮中鼓吹戲馬。常以五更  
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至闇始出。  
臺閣案奏。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裹魚肉還  
家。並是五省黃案。成何體統一日走馬後園。顧謂左右曰。  
江祏常禁我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  
戚有誰。左右曰。郎中江祥。遂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却  
說遙光初謀。本約其弟荊州刺史遙欣。自江陵引兵。

東下爲外應。而後據東府舉兵。以定京邑。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二江被誅。於是大懼。陽狂號哭。稱疾不復入朝。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其弟豫州刺史遙昌亦率其部曲來送。大有甲兵。遙光謂藉此可以成事。乃於八月乙卯。收集二州部曲。屯於府之東門。召劉渢。劉晏。共謀作亂。是夜破東冶。出獄囚。開尙方取甲仗。召驍騎將軍垣歷生。命之爲將。歷生從逆遣人掩取蕭坦之於家。坦之露袒踰墻走。欲向臺道逢隊主顏端執之。告以遙光反。不信。倉猝之際

偏多  
羈留

端自往問得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歷生

勸。遙光乘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在後。反  
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  
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戰。遙光專與內廷  
有變。可以不戰而屈。不從。歷生言。却說臺中始聞亂。  
衆情惶惑。向曉。徐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  
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  
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下詔。徐孝嗣屯衛宮  
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

門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縱火燒司徒府。併力攻之。遙光遣垣歷生。叅軍蕭暢。長史沈昭畧。從西門出戰。暢及昭畧一臨陣。皆解甲降。衆情大沮。歷生見事無成。亦棄稍降。曹虎虎斬之。至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烟焰張天。城內兵大潰。遙光惶急。徒跣奔入小齋。令人反拒齋戶。皆重關。穿戎服。坐帳中。秉燭自照。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何怕死乃爾左右並踰屋出走。臺軍排闥入於閤中。牽出斬之。十指俱斷。劉渢。劉晏。倉惶欲逃。皆爲軍人所殺。其亂始平。已已。以徐孝嗣。



爲司空。沈文季、蕭坦之爲左右僕射。劉暄爲領軍將  
軍。曹虎爲散騎常侍。賞平亂之功也。徐孝嗣進諫曰。  
今者始安之變。幸天奪之魄。旋即敗亡。不然。置陛下  
於何地。然皆陛下平日不以治國爲事。而專事逸樂。  
以致釁生。骨肉願陛下戒之慎之。一改從前之失。庶  
反側不生。天位常固。孝嗣此諫尙有大臣氣象但未識東昏聽與  
不聽。且俟下文再述。

明帝覬竊帝位。殺戮宗支。慘酷已極。東昏不能繼  
體。宜矣。蕭詵王敬則謝朓。妄貪富貴。不顧名分。不

顧義理。至臨刑之日。乃知天道好還。抑已晚矣。江  
祐等六貴同朝。久生嫌釁。互相讒殺。勢所不免。遂  
光妄希非分。致京城罹禍。尤爲可笑。東昏雖經此  
變故。徐孝嗣提耳而諫。卒歸無用。真所謂下愚不  
移。若蕭叔達。天挺人豪。超出庸衆之上。識見謀略。  
固自不凡耳。

南史演義卷十七終

下  
上  
道  
身

一  
一  
一

二

南史演義卷十八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八卷

行亂政外藩屢叛

據雄封衆士咸歸

話說二江旣敗。始安又誅。左右捉刀應救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以蕭坦之剛狠而專。勸帝殺之。帝便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又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法。珍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

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耶。遂召之入省。賜死。曹虎吝而富。有錢五千萬。他物稱是。帝利其才。殺之。三人所除新爵。皆未及拜而死。先是明帝臨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至行劫。貽謀可不善哉。由是在位大臣。莫能自保。中郎將許準。孝嗣心腹也。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俟帝駕出遊。閉城弗納。然後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而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沈文季自托老疾。不豫朝權。

以求免禍。仍爲嬖倖所忌。其姪昭畧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負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朝野所望。惟叔父與孝嗣兩人。不行大事。豈唯身家不保。亦社稷何賴。文季不應。一日帝召孝嗣。文季昭畧並入。文季登車。顧左右曰。此行恐不反。及入。賜晏於華林園。省坐方定。忽見武士數人登階而上。茹法珍持藥酒前曰。有詔賜公等死。可飲此。孝嗣文季皆失色。昭畧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三人皆飲藥死。孝

嗣二子亦坐誅。昭畧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舍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姪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吭而死。孝子出於一門先是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明帝時已懷危懼，深自貶損。每乘朽敝車馬，道從鹵薄，止用羸弱數人。嘗侍宴酒酣，啟明帝借枕。明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惟欠枕上一死。特就陛下乞之。明帝失色曰：卿醉矣。及東昏卽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常有疾，不令治。旣而自

愈。求欲善。及帝之屢誅大臣也。喧傳當遣兵襲江州。顯達聞之。嘆曰。死生有命。與其坐而待死。不若舉事而死。乃舉兵於尋陽。致書朝貴。數帝過惡。帝聞其反。命胡松帥水軍據梁山。左興盛帥步騎屯杜姥宅。顯達晝夜進兵。敗胡松於采石。至新林。潛領精選。夜渡江。直攻臺城。諸軍聞之。皆奔還宮城。大駭。臺軍出拒。顯達執馬稍。引數百步騎。親自搏戰。手殺數將。臺軍屢却。俄而稍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而走。馬蹶墜地。爲臺軍所殺。命也。兵士見主將死。一時盡潰。大



難立平。然帝自誅顯達後。益事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令人見之。每出。先驅斥道路。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居人便奔走不暇。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則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後。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絕。不知所適。四民廢業。樵蘇路斷。甚至吉凶失時。乳婦寄遠處生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街衢巷陌。悉懸布幔。爲高障。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

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視其腹。以驗男女。忍心。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矢集其身。如蝟而死。又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好擔白虎幢。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跳躍。雖折齒不倦。侍衛滿前。逞諸變態。曾無愧色。每乘馬。身著軟繡袍。頭戴金薄帽。手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阨。奔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兒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環回宛轉。

周遍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畧不休息。一日行至西州。觀顯達墜馬處。忽疑豫州刺史裴叔業有異志。聲言必殺之。不圖安靜又逼出一處反亂。叔業兄子裴植爲直閣。聞之懼先及禍。潛奔壽陽。謂叔業曰。朝廷將以輕兵來取公矣。宜早爲計。叔業憂之。乃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全之策。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南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乃以書報之曰。承下問。大勢誠可慮。但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

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落落數言而大勢已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敢布腹心。公善圖之。

叔業得書。雖以衍言爲是。然懼有兵來。孤城難保。仍致書魏將薛真度。陳歸魏之意。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於是叔業通款於魏。帝自裴植逃去。益怒叔業。乃命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

設長圍於瑯琊城外。親出送之。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無一人隨之。慧景懼有變。裁數言。卽拜辭而退。旣得出。甚喜。大臣人人自疑焉。得不變。兵過廣陵。忽報叔業已卒。朝廷已有別旨。慧景乃召諸將謂曰。叔業卒。軍可不往。吾荷三帝厚恩。當顧托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乃以其子崔覺爲前鋒。還軍向廣陵。守將崔恭祖開門納之。帝聞變。假左興盛節。督軍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卽收衆濟江。遣使京口。密

奉寶元爲主。寶元斬其使以聞。帝遣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及慧景至。寶元又密與相應。殺黃林夫。開門納之。遂率其衆。隨慧景向建康。時臺將張佛護引兵據竹里。築城以拒。王瑩引兵據湖頭。築壘。蔣山西巖。實甲數萬。寶元遣使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與慧景軍戰。各有斬獲。而慧景軍衆輕行。不爨食。常以數舫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營中爨烟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得食。以

此飢困。崔恭祖進拔其城。殺佛護。又攻王瑩壘。不克。或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下臨城中。則諸軍自潰。慧景從之。乃於半夜帥精兵數千。魚貫上山。自西岩而下。黎明兵臨城外。揚旗鼓譟。臺軍驚恐。卽時奔散。慧景遂屯兵樂遊園。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逃匿荻舫中。慧景擒而殺之。斯時城中慌亂。單有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先是竹里之捷。崔覺與恭祖爭功。

歷叙

崔覺悞事慧景不能決。恭祖怒。又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覺以大事垂克。後若更造。費用功多。阻其計不行。恭祖益不悅。時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使召之入援。懿方食。聞之。投箸而起。帥數千人。自采石濟江。張旗幟於越城。舉火相應。臺中人望見。皆鼓手稱慶。慧景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擊懿軍。大敗而還。適遇一隊東宮女伎。爲恭祖所掠。覺見而奪之。恭祖積忿恨。遂帥衆詣臺降。軍心大亂。懿軍渡北岸。慧景軍皆走。父子俱死。自圍城至此。凡十二日而敗。

師克在和慧景



之敗病在覺恭祖既降帝亦斬之且說寶元初至建  
與恭祖不睦恭祖既降帝亦斬之且說寶元初至建  
康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附逆人名帝命  
燒之曰江夏尚爾何況餘人寶元逃亡數日乃出帝  
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  
其外遣人謂寶元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放出斬之  
自此以後朝政益亂帝所寵任左右皆橫行無忌慧  
景餘黨已蒙詔赦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  
富者皆誣爲賊殺而籍其貲有直閭徐世擿者素爲  
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亦嫌帝淫縱太過密

謂其黨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小人亦  
有真話  
法珍以其言白帝。帝遣禁兵殺之。世擲拒戰而死。由  
是法珍蟲兒專用事。以稱詔敕。人莫敢違。八月甲辰  
夜。後宮火。會帝駕未還。內人不得出。外人不入。比  
及門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爲  
鬼。內有趙鬼。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栢梁旣災。建章  
是營。帝乃大興土木。有潘妃者。號玉兒。又一亡國體  
之物出塲態輕盈。貌美而艷。最承寵幸。爲起玉壽。芳樂等殿。以  
麝香塗壁。內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牕間畫畫神仙。椽

南史書 卷一  
梅悉垂玲珮服御之物皆飾珍寶鑿金爲蓮花貼地  
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後人作步步生金  
蓮賦以贊潘妃之美其詞曰

彼美人兮神伴秋水狀比芙蕖擅東昏之寵幸  
馳南國之芳譽雕飾則金應作屋輕盈則步亦  
凌虛摹花影於波心天然綽約度香風於鳥下  
行自紆徐爾其搜麗水之珍出尙方之帑鏤錯  
輝煌精英晃朗金在鎔兮液流蓮布色兮花放  
儼樂游之苑內千壘等太華之峯頭十丈信是

依香爲國歡徵並蒂之緣本來解語如花遠結  
淩波之想妃乃啟瑤闈闢清廂舉蕙幄出芝房  
乍踟躕而獨立旋彳亍而迴徨渺兮若仙風之  
吹下翻兮若驚鴻之將翔顛釵梁而不定暈桃  
頰而分光鳧舄交時化分飛之翡翠鳳頭迎處  
想雙宿之鴛鴦裊裊兮裙羅盈盈兮眼波纖纖  
兮新月歷歷兮圓荷憶西池之採摘疑北渚之  
經過點瓣而神光離合紫花而舞態婆娑問太  
乙之紅船游仙未可笑窅孃之素襪踵武如何

君王於是觀之。蒐銷卽之意。下樂且未央。歡真無價。穠華欲斂。是碧窻小坐之時。芳氣還留。應繡被橫陳之夜。

且說帝寵潘妃。荒迷益甚。妃父寶慶。帝呼之爲阿丈。一日寶慶家有吉慶事。往助其忙。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以爲笑樂。與其家人僕婢爲伍。全不知愧。寶慶恃勢作奸。沒入平民貲產無數。有司不敢詰。百姓怨之切齒。又有奄人王寶孫。年十三。號侂子。善迎妃意。尤得帝寵。雖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

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近則不遜公卿見之。莫不惕息。其後朝廷費用日繁。征求愈迫。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百姓困窮。號泣盈路。天下皆知齊必亡矣。先是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遣使謂之曰。平亂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尙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托以外拒爲名。身歸歷陽。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亦苦勸之。懿並不從。拜爵爲尙書令。弟暢

下  
上  
清  
言  
卷  
一  
下  
爲衛尉掌管籥。嬖臣茹法珍等咸畏忌之。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信之。將殺懿。懿將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向書令耶？吾寧坐以待之耳。蕭懿守經俄而奉召入省。以藥賜死。懿且死。但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諸弟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弟融捕得。被殺。後人有詩贊懿之忠云。

定傾扶危紓國憂。  
九泉遺恨難消處。

敢因禍至爲身謀。  
只空千戈起雍州。

話分兩頭。蕭衍在雍。深知齊祚將亡。日日延攬豪傑。厚集兵力以圖大舉。於是四方智勇之士相率來歸。叙出一時。有一人姓呂名僧珍。字元瑜。廣陵人家。甚佐命之臣。寒微兒時從師讀書。有相士至書塾。歷觀諸生。獨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及長。智識宏通。身長七尺七寸。容貌偉然。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之曰。卿有貴相。名位當出我上。幸自愛。方徐孝嗣當國。欲引與共事。僧珍知其不久必敗。謝弗往。未幾。孝嗣果敗。衍臨雍州。僧珍歸之。爲中兵參軍。衍嘗



積竹木於檀溪。人不解其故。僧珍會其意。私具櫓數百張。及後起兵。取竹木以造戰艦。獨缺櫓。僧珍出以濟用。人服其智。又一人姓王名茂。字茂先。太原人。好讀兵書。通武畧。齊武帝布衣時。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英俊。堂堂如此。異日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見齊政日亂。求爲邊職。遂爲雍州長史。衍一見。便以王佐許之。因結爲兄弟。事無大小。皆與商酌。茂亦爲之盡力。又一人姓曹名景宗。字子震。新野人。幼善騎射。好畋獵。嘗與少年數十人。逐羣鹿於澤中。鹿馬

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而箭之所及。不爽分毫。鹿皆應弦而斃。以此爲樂。嘗乘匹馬。將數十人於中路。逢蠻賊數百。劫之。景宗身帶百餘箭。每箭殺蠻一人。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嘆息曰。大丈夫當如是也。衍鎮雍州。景宗深自結附。衍舉爲竟陵太守。但性躁動。不能沉默。嘗出行於車中。自開帷幔。左右顧望。或諫之曰。太守隆重。當肅官儀。不宜如是。景宗曰。我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

餓鴟。叫平澤中。逐麀鹿。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胡  
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  
爲太守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人輒以爲不可。  
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如此邑。邑能不使人氣盡。而  
幕府勇將。則首推景宗焉。又一人姓韋。名獻。字懷文。  
杜陵人。其伯父韋祖征。常奇之。時同里王澄。杜暉。並  
有盛名。祖征謂之曰。汝自謂何如。二人獻謙不敢對。  
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佐國家成功業。  
皆莫汝及也。後爲齊興太守。知衍有大志。遣二子至。

雍深相結納。方顯達慧景。頻以兵逼建業。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濟世才。崔頰更事懦而不武。事必無成。天下真人。其惟蕭雍州乎。於是棄職歸。衍大喜。握其手曰。得君來此。吾事可成矣。又一人姓柳。名慶遠。字文和。元景之姪。將門子。有幹畧。爲雍州別駕。私謂所親曰。天下方亂。能定大業者。唯吾君耳。因事衍不去。又一人姓鄭。名紹叔。字仲明。滎陽人。徐孝嗣嘗見而異之。曰。此祖逖之流也。衍臨司州時。紹叔爲中兵參軍。相依如左右手。及衍罷。

州還。謝遣賓客。衍獨請留。衍曰：以卿之才，何往不得志？我今閒居，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就。紹叔曰：吾闔人多矣，舍君誰可與共事者？固請留此。及衍爲雍州，遂補紹叔爲扶風太守。紹叔有兄植，叙畢諸人隨手搭入鄭植來雍一段行文牽連無迹。勇力絕倫。官於京師。一日來至雍州，候紹叔於家。紹叔見之，問曰：兄在天子左右，朝廷有何事而遣兄至此？植曰：朝廷深忌雍州，托我以候汝爲名，潛刺殺之。我豈肯害之哉？迫於朝命，不得不來。弟見雍州，密致此意。紹叔遂以告衍。衍命置酒，紹叔家招植。

共飲酒酣。戲謂植曰。朝廷遣卿相圖。今日間宴。是可取良會也。何不取吾頭去。植曰。使君豁達大度。如漢高。僕何敢害。相與大笑。飲罷。令植遍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等項。植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若取雍州。請以此戰。植曰。吾復命後。朝廷必來征伐。時事可知矣。未識我與汝復得相見否。弟兄洒淚而別。斯時。雍州麾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皆有攀麟附鳳之意。眼見干戈卽起。及聞懿死。衍益悲憤。恨不踏平建康。以誅無道。但未識雍州。

若何起兵且俟下文再續。

東昏專任宵小。誅戮大臣。非時四出。貪殘更甚。比之桀紂。無以過之。崔慧景承命討裴叔業。已而中路叛去。設能布明大義。聲罪致討。擇應立者立之。成伊霍之業。豈非名正言順。乃雖奉寶元。不思大計。輒縱子覺與恭祖爭功。又不從恭祖之計。遂致恭祖離叛。卒歸無成。惜哉。東昏旣滅。慧景愈爲不法。縱虐宣淫。無所不至。無有不亡之理。蕭懿不聽雍州之言。盡心東昏。死而無悔。不失爲忠。未免近

於愚耳。雍州智略兼具。又能搜羅人材。豪傑歸心。雖欲不成大業。豈可得哉。殆天欲啟之耶。

南史演義卷十八終



平馬流言

卷一

三

南史演義卷十九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九卷

蕭雍州運籌決勝

齊寶卷喪國亡身

話說蕭衍素懷大志。又聞其兄蕭懿被誅。且悲且怒。會集諸將。商議起兵。諸將無不踴躍從命。適有密報到來。朝廷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統領三千人馬。潛赴江陵。約會南康王行事。蕭穎胄起荊州之兵。共襲襄

陽諸將請於半路截擊之。衍曰：此不足慮。吾當以計

制之。乃使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

陽西上，并襲荆雍。書去後，衍謂諸將曰：荆州素畏襄

陽人，加以唇亡齒寒，能不與我為一。我合荆雍之兵，

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矣。况以昏

主役刀，敕之徒哉。成敗已料 穎胄等得書，果大恐。越

一日，衍乘山陽將到，復令天虎齎書於穎胄。餘人皆

無。又書中但作通侯語，不涉時事。而云天虎口具。此計

更張宏策問故。衍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

妙

存荆州人皆有書。今祇有一函與穎胄。而云天虎口具。穎胄問天虎。天虎無所說。衆問穎胄。穎胄亦無所說。衆必謂穎胄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衆口沸騰。山陽聞之。必疑不敢進。則穎胄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一空函定一州矣。再說山陽至江安。聞衍有書。連至江陵。果懷疑貳。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乃夜呼參軍席闡文。從事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已非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之強。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

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枕亦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屏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資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一而可。宜深慮之。其弟頴

達亦勸穎胄從闡文計。穎胄遂請天虎至府。謂之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以釋其疑。遂斬之。送首於山陽。曰：荆州之使已斬。速以兵來。商議進討。山陽大喜。單車白服。率數十人來會穎胄。穎胄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斬之。送其首於雍州。果出衍計以南康王教假衍節。使都督前鋒諸軍事。衍大喜。於是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命王茂爲先鋒。曹景宗副之。身統大軍爲後繼。刻日進發。報知穎胄。乞卽興師。穎胄以年月未利。須俟。

明年進兵。致書襄陽。戒勿遽動。衍復書曰。

來示兵當緩進。切以爲不可。凡舉大事。所藉者  
一時驍勇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  
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  
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  
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幸奮同舟之  
力。毋貽後時之悔。

穎冑得書。乃亦起兵。命將軍楊公則。引兵向湘州。參  
軍鄧元起。引衆向夏口。與衍同伐建康。其時朝廷聞

山陽死。知穎胄叛。發詔并討荆雍。遣驍騎將軍薛元  
嗣。運糧百四十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又敕  
臺將房僧寄。使守魯山。冲恐魯山難守。遣將孫樂祖。  
將三千兵助之。二月甲申。衍次漢口。自冬積霰。不見  
日色。至是天光開霽。士卒大悅。可見此舉上合天心諸將請併  
力圍郢。分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相濶一里。箭道交  
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  
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諸軍濟江。與荆  
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胸有成筭故不惑衆



說

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王茂等帥衆濟江。逼郢城。張冲開門迎戰。茂等進擊。大破之。殺其偏將光靜。光靜冲麾下勇將也。一戰而沒。冲大懼。櫻城自守。曹景宗進據石橋浦。下臨加湖。鄧元起將荊州兵。會於夏首。於是衍築漢口城。以逼魯山。遣張惠紹將兵。遏江中。以絕郢魯二城之信。又楊公則已克湘州。率衆會於夏口。時有殿中直帥夏侯竄。荊州司馬夏侯詳子也。自建康亡歸。

江陵稱奉皇太后旨。令南康王纂承皇祚。南康遂卽  
帝位。是爲和帝。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  
事。假黃鉞。軍勢益振。一日衍在軍中。正議進兵。忽席  
闡文齋穎胄書來。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力圖郢  
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  
連。和猶爲上策。穎胄全無謀筭。可見前途之事。非衍不濟。衍曰。漢口路通  
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  
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之兵。必  
阻沔路。搃吾咽喉。近日鄧元起。欲以三千兵往取尋

陽吾力止之。蓋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拒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至若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旣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旣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爲今之計。且俟郢州旣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

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况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說得透。卿爲我還語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克。但藉鎮軍靜鎮之耳。闡文歸以告穎胄。異議乃息。五月。東昏以陳伯之爲江州刺史。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之師。伯之卽命偏將吳子陽。同其子虎牙。率兵三萬救郢州。衍聞之。遂進軍武口。命其將梁天惠屯漁湖城。唐修期屯白楊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僅以

烽火相應。張冲屢次求援。子陽不敢前。丁酉。冲憂憤成疾。臨沒。以後事托薛元嗣。命其子張孜共守。又魯山之糧。軍人於磯頭捕魚供食。衍命王茂引師逼之。孫樂祖惧。率其衆降。房僧寄自殺。郢城之勢益孤。曹景宗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子陽虎牙不能拒。棄軍走。郢人大恐。是夜守城者。見有數萬毛人踰堞而泣。走投黃鵠磯。識者以爲此城之精也。精去不久必破矣。及旦。元嗣張孜向衍乞降。開門納其軍。計郢城被圍二百日。城中士民男女十萬口。疾疫流腫。死者十

之八。積尸床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於此見既降。衍欲擇一良有司治之。苦無其人。時韋叡在座。因顧之笑曰。舍騏驎而不用焉。事皇皇而他索。卽以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叡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旣得郢城。諸將請攻江州。衍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山陽兵敗。虎牙狼狽奔尋陽。人情理當洵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得伯之。舊人蘇隆之。使說伯之曰。如肯納欵。當用爲江州刺史。伯之卽使隆之返命。但云願降。而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

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在逼之。計無所出。勢  
 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  
 衍與諸將以次進路。伯之聞軍至。退保湖口。恒擾不  
 知所為。既而親詣軍前。東甲請罪。衍厚納之。乃留鄭  
 紹叔守尋陽。挾伯之東下。江州亦得衍謂紹叔曰。卿吾之  
 蕭何冠恂也。前途不捷。吾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  
 責。紹叔涕泣受命。以故江湘糧運。未嘗乏絕。張六策  
 熟悉道路形勢。繪圖以獻。自江口至建康。凡磯浦村  
 落。軍行宿次等處。如在目中。故軍士上道。不失寸刻。

却說東昏雖知荆雍兵起。狂暴如故。再叙東昏無道作芳樂

苑。山石皆塗五采。跨池水立飛閣。壁上皆畫男女私

褻之像。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墻撒屋而徙之。時方

盛暑。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插葉裝花。取玩

戲。頃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相販買。以潘貴妃

為市令。自為市錄事。小有差悞。妃即與杖。伏地求饒。

佯作畏懼狀。行為愈出愈奇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埭上設

店。坐而屠肉。百姓歌云。閱武堂前種楊柳。至尊屠肉

潘妃沽酒。又令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屨。每於僻處遇



之。或按草地。或倚石畔。私相淫媾。以爲大樂。故宮人  
求幸者。每潛身幽僻之處。以候之。又好巫覡。內侍朱  
光尙詐云。目能見鬼。一日入樂遊園。人馬忽驚。以問  
光尙。對曰。向見先帝。甚怒。陛下數出遊外。故鞭馬而  
馬驚。東昏大怒曰。死鬼何敢驚生天子。乃拔刀與光  
尚尋之。旣不見。縛菰爲高宗形。跪而斬之。懸首樹上。  
羣臣皆懷憤怒。內史張欣泰謂軍主胡松曰。昏人所  
爲如是。吾儕受其榮寵。異日國亡。必將與之同戮。奈  
何。松曰。吾亦憂之。但不舉大事。禍必不免。近聞侍郎

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皆有異志。不如密結二人相與廢之。立建康王寶寅。以主社稷。庶國安而身家亦保。欣泰從之。乃密結靈秀鴻選。共舉大事。二人亦然。應命。秋七月甲子。東昏遣寵臣馮元嗣。出外監軍。命茹法珍梅蟲兒楊明泰及張欣泰等。餞之中興堂。欣泰等乃因以作亂。謀伏壯士於堂後。先殺元嗣。蟲兒法珍明泰於座。欣泰則陽爲告變。馳入宮中。與鴻選弒東昏。靈秀則往石頭。迎建康王入宮。商議既定。各人照計行事。臨期。元嗣等方入席。壯士突起。砍元

嗣頭墜席上。又砍明泰破其腹。蟲兒法珍急走。蟲兒傷數創。手指盡落。卒與法珍走免。左右大呼。擊殺數人。餘皆走散。欣泰伴卽馳入告變。靈秀遂詣石頭迎寶寅。帥城中將吏數百。去車輪以載之。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且說欣泰之入也。冀法珍等在外。東昏必以城中處分見委。因得表裏相應。那知法珍亦復馳入。下令閉門上仗。不配欣泰一兵。故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又寶寅之衆。皆烏合無紀律。欲攻城。日已暝。城上人發弩射之。死數人。餘皆棄

寶寅去。寶寅亦逃。三日後。詣宮門求見。東昏召入問之。寶寅涕泣以告曰。邇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棄我去。制不自由。今始得歸。東昏笑復其爵位。殺張欣泰。胡松。王靈秀。鴻。選等於市。此崱頭緒紛如却叙得面面清楚先是郢魯既失。西師日進。有請東昏出師者。東昏謂茹法珍曰。師遠出不用命。須至白門前。當與一決。及衍次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一日問羣臣曰。誰能爲朕殺賊者。衆莫應。衛軍李居士趨而進曰。臣請得精騎三萬。保爲陛下。一鼓破之。臬蕭衍之首於闕下。東昏

大悅。遂命居士爲前鋒。率騎三萬。據新亭。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將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南。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姑孰守將棄城走。衍進據之。命諸將進師。却說李居士屯兵新亭。望見一軍前來。人馬疲乏。器甲穿敝。笑謂左右曰。人謂東軍勇猛。此等兵何足畏。因率兵士鼓譟前薄。那知此軍主將。乃是曹景宗。因師行久。器甲敝壞。今見敵軍蜂湧殺上。景宗排開陣勢。正馬直出。高叫曰。來將何名。居士答曰。我乃前鋒大將張居士也。快快下馬受縛。免你一死。景宗更不

打話持刀直透居士左右兩將當先迎敵。被景宗一  
刀一箇盡斬馬下。居士失弓而走。景宗揮衆奮擊。遂  
大破之。居士始知東軍難敵。閉營不敢出。須知大言何益於  
是景宗進據皂莢橋。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進據道  
士墩。陳伯之進據籬門。呂僧珍進據白板橋。征鼓之  
聲。達於內闕。居士啟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  
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甲戌。衍至新林。會集諸  
將曰。居士已敗。城中所恃。唯王珍國一軍。尙擁精兵  
十萬。陳於朱雀航南。併力破之。則建康不戰自下矣。

遂進兵東昏遣宦者王寶孫持白虎幡臨陣督戰。珍國選精銳居前。老弱居後。嚴陣以待。東軍擊之不利。王茂怒。下馬單刀直前。表出王茂之勇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亦縱兵乘之。呂僧珍齎火具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素稱萬人敵。爲一軍所恃。旣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城外諸軍非降卽逃。張居士亦以兵降。而納之。

遂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大震。諸第皆自城中逃出。赴軍。壬午。衍分命諸將各攻一門。築長圍守之。獨陳伯之攻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反覆。恰值臺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語之曰。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以封賞。誘卿歸國。當生割卿手足。若不降。當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楊公則屯領軍府。與南掖門相對。嘗登高望戰。城中遙見塵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城中夜選。



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城中兵乃退。蓋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懦怯。城中輕之。每出擊。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衍兵趣建康。穎胄恐其不捷。鬱鬱成疾。至是遂卒。穎胄之死却是衍幸夏侯詳秘之。密報於衍。衍亦秘之。及建康已危。諸處皆潰。乃發穎胄喪。以和帝詔。贈寺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話分兩頭。建康有蔣子文神廟。東昏素信奉之。前慧景之亂。東昏禱於神求援。事平。封子文爲鍾山王。及衍逼建康。尊子文爲靈帝。

迎神像入大內。使巫日夕禱祀。

所謂國將亡聽命於神

城中軍

事悉委王珍國。以衛軍張稷爲之副。時城中實甲。猶有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陣。每與黃門刀敕之徒。及宮人等。在華光殿。互相戰鬪。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扛去。用爲笑樂。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城外鼓角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不及者數寸。又東昏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卽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但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洵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閉門不復。

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

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誠

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死在日前。猶吝財。後堂物真是下愚不移。

藏巨木數百榜。守城者啟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

不與。又督責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

爲致力。城中咸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

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

稷聞之。大懼。乃謀弑東昏。降西軍。珍國密遣所親獻

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中兵參軍張齊後閣舍

人錢強。殿帥豐勇之宦者黃平皆同謀。丙寅夜。錢強密令人開雲龍門以迎外兵。珍國張稷引兵入殿。豐勇之爲內應。時東昏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兒女子態。未寢。聞有兵入。趣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不得出。皇無所之。黃平從暗中以刀砍之。傷其膝。仆地。張齊趨前斬之。建康未破。東昏已弒。諸人直是代行出力。宮人皆走匿。珍國乃以詔召百官至。列坐於殿前。西鐘下。稷擁長刀遮之。告以故。百僚莫敢違。遂令署牋以黃紬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嘆曰。冠雖敝。

不可加足。取庭中樹葉塞口。偽悶不署名。

王志尙雲知有君

齋東昏首至。衍軍軍士聞東昏死。皆呼萬歲。衍覽百僚降牋。無王志名。心嘉之。雲入見。衍攜其手曰。卿吾故人也。遂留參帷幄。俄而百僚皆出見衍。衍謂左僕射王亮曰。吾至新林。諸臣皆間道送款。卿獨無有。我不怪卿。但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衍大笑。城中出者或被刳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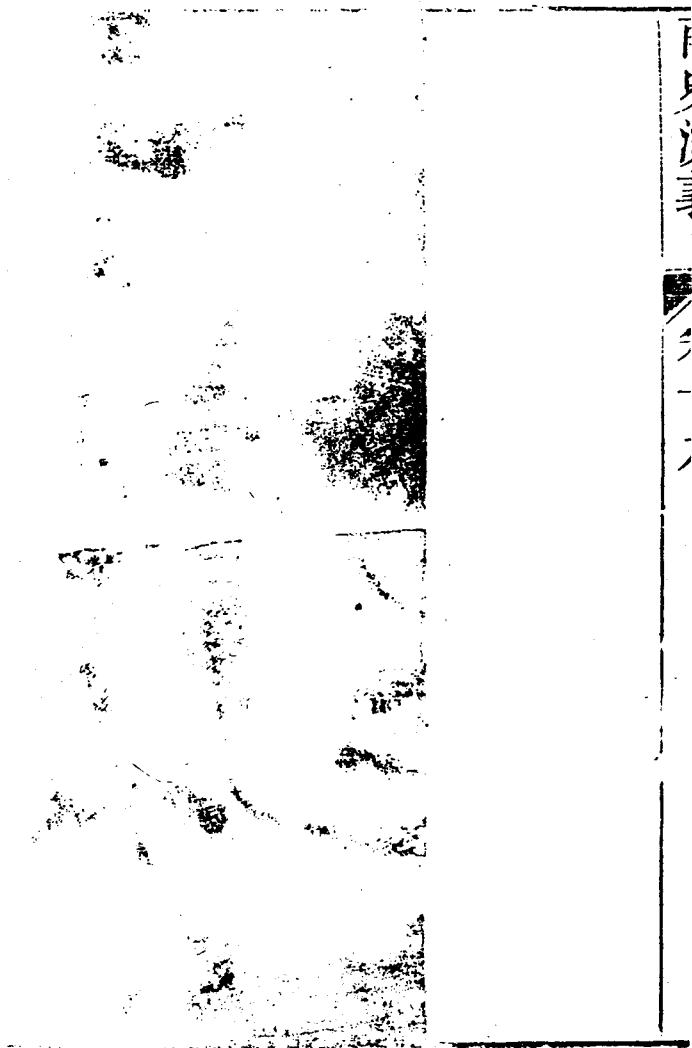
公則不失為良將

衍聞而善之。乃下令軍中曰。士

卒入城。有擅取民間一物者。斬。由是兵不擾民。民心大悅。但未識暴主雖除。衍將何以善後。且俟後文再講。

蕭雍州雄才大畧。處處周到。着着先手。雖其智識過人。亦天啟之也。東昏至。兵臨城下之日。猶復自恣荒淫。吝於貨財。刻於用刑。焉得無弑滅之禍。若茹法珍蟲兒輩。瑣瑣小人。何足道哉。

南史演義卷十九終



南史演義卷二十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卷

寶寅潛逃投北魏

任城經畧伐南梁

話說東昏既弒。百官紛紛投降。迎接蕭衍入城。衍一撫慰。乃命張宏策先入清宮。封府庫。收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宏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等四十一人。皆屬吏。已已。衍振旅入城。居



闕武堂。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葬以侯禮。褚后及太子誦。並降爲庶人。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斬嬖倖。茹法珍等於市。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人情大悅。壬申。報捷於江陵。和帝進衍位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爲梁公。自置梁國。以下官屬。識者皆知大業終歸於梁矣。先是衍圍宮城。州部皆遣使請降。獨吳興太守袁昂拒境不受命。衍遣人傳語昂曰。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

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爲  
役。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  
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  
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  
軍含宏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尙  
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  
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

衍得書。歎息深服其義。及建康平。衍使李元履巡撫  
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

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不答。武  
康令傳映謂昂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  
身以明節。指袁淑死難司徒當寄托之重。理無苟全。所以  
不顧夷險。以徇名義。指袁粲死難今嗣主昏虐。自陷滅亡。  
雍州舉事。勢如破竹。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思權  
變。無取後悔。昂然之。然亦不請降。但開門撤備而已。  
又豫州刺史馬仙琕。方衍引師東下。擁兵不附。衍使  
其故人姚仲實說之。降。仙琕斬之以徇。又遣其叔馬  
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亦欲斬之。軍中爲之固

請。乃免。及衍至新林。仙琿猶於江西抄絕運船。殺害士卒。後聞臺城不守。大兵將至。向南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等爲孝子。各行其志。不亦可乎。悉遣城內兵出降。祇擁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兵入圍之數重。仙琿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琿乃投弓於地。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囚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及昂至。遂與仙琿並馬入朝。衍以禮見之。謂昂曰。我所以不遽加兵者。以卿忠。

義之門也。卿知之乎。昂頓首謝。又謂仙理曰。射鈞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理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以犬自比語太卑鄙仙理何必如是衍笑。皆厚遇之。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何益。乃賜死於獄。丙戌。衍入鎮殿中。文武百僚莫不俯首聽命。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以文學受知於竟陵王子良。同在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爲諮議參軍。約爲驃騎司馬。昉爲紀室參軍。共參謀議。沈約。隱知衍有受禪之志。而難於出口。

一日微叩其端。衍不應。他日又叩之。衍曰：卿以爲何如？對曰：今與古異。公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垂名竹帛。今兒童牧豎，皆知齊祚將終，明公當乘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攸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沈約首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襄陽，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用復思？說得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卽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梁公十郡之封，遺之子孫耶？若天子還都。

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同公作賊。衍心然之。約退。范雲入見。衍以約語告之。雲曰。今日時勢。誠如約言。願公勿疑。又勸進衍曰。智者所見。乃爾。暗同耶。明早。卿同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及明。約不待雲而先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禪受儀文等事。衍初無所改。俄而雲至。望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傾。衍召雲入。極嘆休文才智。

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吾帝業者。卿與休文二人力也。甲寅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選擢授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沈約爲吏部尙書。范雲爲侍中。今且按下慢講。却說明帝之子九人。其時諸王存者。唯邵陵王寶收。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鄱陽王寶寅。見梁業將成。皆有自危之志。而鄱陽王識慮深沉。尤懷憂懼。私語內侍顏文智曰。吾聞破巢之下。必無完卵。蕭衍卽日篡齊。齊之子孫。必遭其害。吾欲投北以求全。未識濟否。

叙



寶寅投北情節。文智曰。殿下留此。必不得免。投北誠  
文勢疎而不漏。爲上策。但須急走。乘此防守尙疎。或可脫身。遲則無  
及矣。是夜寶寅遂與文智各易冠服。著烏布襦。腰繫  
千許錢。穿牆而走。時正五更。挨至城門。恰好門開。遂  
出城。放步便行。恐後有追者。途中不敢稍停。將近江  
側。寶寅謂文智曰。此番若得過江。便有生路。但二人  
同行。易招旁人耳目。不如分路渡江。在北岸相等。文  
智曰。然。二人遂分路走。却說寶寅身居王爵。出入非  
車。卽馬。從未步行路上。今處急難之際。躡屩徒步走。

了一日。足無完膚。不勝苦楚。及至江濱。舉目一望。白茫茫都是江水。無船可渡。心已惶急。忽聞後面人喊馬嘶。知有追兵到來。益發慌張。只得走入蘆葦中藏躲。正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時候。恰見一漁船泊在岸邊釣魚。絕處逢生忙以手招呼道。漁翁快快渡我過去。定當重謝。那漁人把他仔細一看。便道。謝到不必。但要與我說明方好。渡你寶寅道。吾實逃難者。後有兵馬趕來。望速救援。漁人便把船攏岸。扶寶寅下船。便道。你要我救。有笠帽破衣在此。須扮作漁人模樣。同

我坐在船上。執竿下釣。便令追者不疑。寶寅從之。遂亦詐爲釣者。隨流上下。追者至。見江邊並無一人。只有漁舟一隻。離岸不遠。便叫道。漁人曾見有少年男子。同着。一人行過去麼。漁人道。此間是一條死港。無人行走的。追者看着寶寅。坐在船上。全不疑是寶寅。遂各退去。漁人始問寶寅何往。寶寅以實情告之。漁人道。原是一位殿下。但天色已昏。且請用些夜膳。待月色上升。送你過去。俄而飯畢。月出東山。乃放船中流。渡至西岸。寶寅作卽謝別。漁人道。一直走去。便是。

往北大路了。說罷便回棹而去。寶寅趁着月色一步  
步向北而行。走到天明。不見顏文智來。怕一時錯過。  
立在路傍。暫歇。遠遠望見二人飛奔而來。等一人却  
來令人驚疑不定。行到近處。一人不認得。一人却是顏文智。  
文智見了寶寅。便道：天幸恰好遇着。寶寅忙問此位  
何人。文智道：此乃義友華文榮也。曾充王府衛卒。見  
朝廷禍亂。相尋避居於此。昨夜臣過江。卽投其家。告  
知殿下將到。故同來迎候。文榮道：此間不是說話處。  
快請到家再商。寶寅遂到文榮家。文榮延入內室。請

寶寅坐定。便道。殿下投北。大路上怕有盤詰。不便行走。今有小路一條。可以抄出境外。亦只好晝伏夜行。方保無事。文智曰。不識路徑。奈何。文榮曰。吾隨殿下同去便了。寶寅感且泣道。卿肯隨我去。恩孰太焉。但此後我三人。揔以弟兄相呼。切勿再稱殿下。二人點頭。應命。文榮進內。亦不向妻子說明。但云有別處公幹。今夜卽要起身。等至黃昏。三人飽餐夜膳。包裹內各帶些乾糧。隨卽起身。向僻路而走。也不管山徑崎嶇。路途勞頓。真是茫茫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

魚幸得文榮熟識路徑不至錯誤行了數日來到一處文榮道好了此間已是北魏界上前面卽壽陽城了寶寅纔得寬心正行之間忽有軍士數人走過喝道你三人從何而來敢是南方奸細麼文榮道你想是大魏的軍士了好好快去報與你戌主曉得說有齊邦鄱陽王到此原來壽陽乃北朝第一重鎮特遣任城王元澄鎮守其地地界南北各處皆有兵戌當日戌主杜元倫聞報一面接三人入營問明來歷一面飛報任城王任城卽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寶寅年

十六一路風霜勞苦。面目黃瘦。形容枯槁。見者皆以爲掠至生口。流離顛沛其狀如見澄見之。待以客禮。問及禍亂本末。寶寅淚流交迸。歷訴情由。井井有序。澄深器之。因慰之曰。子母自苦。吾當奏知朝廷。爲子報仇。寶寅拜謝。澄給以服御器用。使處客館。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使服喪。兄齊衰之服。帥百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人皆賢之。其後入見魏主。魏主賜以第宅。留之京中。今且按下不表。却說梁王聞寶寅逃去。料他子身獨往。亦幹不出甚麼事來。遂置不

問。唯汲汲打算爲帝。謂張宏策曰。羣臣爭勸我受禪。但南康王將到。若何處之。宏策曰。王自發雍州。王所乘舟。恒有兩龍導引。借宏策口中補出前日祥徵左右莫不見者。天意可知。百姓緣道奉迎。皆如挾纊。人情可知。南康雖來。何敢居王之上。不如乘其未至。而先下禪位之詔。則人心早定矣。王大悅。乃使沈約迎帝。約至姑孰。正值和帝駕到。約以禪位意。徧諭侍從。羣臣無不應命。於是下詔禪位於梁。詔至建康。假宣德太后令。遣太保王亮奉皇帝璽綬。詣梁宮勸進。丙寅。梁王卽皇



帝位於南郊。大赦天下。改元天監。追尊皇考爲文皇。帝皇妣爲獻皇后。追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奉和帝爲巴陵王。居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封文武功臣張宏策等十五人爲公侯。立諸弟皆爲王。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巴陵王居之。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事殊。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此言大傷天理帝聞之默然。乃遣親臣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吾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醉以酒而殺之。時年十五。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

言詩末句輒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驗。時諸王皆死。寶寅虧唯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語。故獨得全。使爲得先走。巴陵王奉齊祀。一日齊南康侯子恪因事入見。帝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殺之。朝臣以疑似枉殺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才畧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於其手。我是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能害。我初平建

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既知其故。何不并留和帝。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代。我與鄉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我自取天下於明帝。非取之於卿家也。昔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况卿在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懷自外之意。日後當知我心。子恪涕泣伏地謝自

是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於梁。並以才能知名。歷

官清顯。各以壽終。

此亦是梁武寬仁處。

此是後話不表。却說寶

寅在魏。聞梁已篡齊。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

風大雨。終不暫移。

寶寅此日無異秦廷之哭。

魏主憐之。乃以寶寅

爲鎮東將軍。封齊王。配兵一萬屯東城。令自招募壯

勇。以充軍力。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

至晨。旣受命。以顏文智、華文榮皆爲軍主。六月。魏任

城王澄進表云。

蕭衍頻斷東關。欲令灤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且

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募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畧。雖混一不能。江西自可無虞。

魏主從之。乃發冀定瀛湘并濟六州人馬。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委澄經畧。寶寅一軍亦受澄節度。又遣中山王元英引師攻義陽。且說任城既受命。悉發壽陽兵。命將軍黨法宗傳監眼。王神念分路入寇。自以大軍繼其後。遂拔東關。潁川大峴三城。餘城皆潰。江

淮大震。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任。如敵  
將至。修城隍。遠斥候。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  
之謂也。城未畢。黨法宗等率軍二萬。奄至城下。衆皆  
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三百人出與  
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安閒。戰又不利。遂引退。  
臨事安閑全在未  
事綢繆道根得之梁將姜慶貞探得任城。王兵皆南  
出壽陽。無備。遂從間道乘虛襲之。據其外郭。士民惶  
懼。皆無固志。孤城危如累卵。任城太妃孟氏自勒兵  
登陴。憑城拒守。時外兵已有登城者。太妃親自博戰。

手斬數人

女中丈夫

將士見了。因各挺身致死。外兵稍退。

俄而蕭寶寅引兵來援。城中出兵合擊。自四鼓戰至下午。慶貞敗走。城得不破。後人有詩贊太妃扞城之功云。

南將乘虛擣壽陽。

倉皇無計保金湯。

閨中膽勇真無匹。

擊鼓憑城却敵強。

却說任城王初聞壽陽被困。欲引兵還救。繼知敵兵已退。城池無恙。遂督元英進攻義陽。時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守將蔡道

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其從弟蔡靈恩及諸將。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疾必不起。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受命。既卒。魏人聞之。攻益急。馬仙琕帥步騎三萬救義陽。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營於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處。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擊魏軍。英僞敗以誘之。至平地。伏四起。縱兵奮擊。老將傅雍。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偏將蔡山虎佐。



之突陣橫過。梁兵射雍。洞其左股。雍拔箭復入。仙理大敗。一子戰死。遂退走。英呼雍曰。公傷矣。且還營。雍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今下官雖微。亦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雍不服老遂與諸軍追之。晝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咸服其勇。仙理既退。整頓軍馬。復帥萬餘人。進救義陽。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城中見之。膽落。靈恩勢窮。以城降魏。三關戍將聞之。皆棄城走。魏乃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敗信到京。舉朝大駭。帝謂左右曰。魏兵敢於南

犯者欺吾大業新建。未遑外務耳。今須大集兵力。直  
擣壽陽以挫之。不然患未已也。乃命臨川王宏都督  
北伐諸軍事。在他手中送却全軍性命昌義之爲前鋒。諸將皆從  
軍。調遣時宏以帝弟將兵步騎十萬。器械精利。甲仗  
鮮明。軍容之盛。人以爲百年所未有。魏人聞之。不敢  
輕進。先是韋叡鎮豫州。引兵攻魏小峴城。未拔。親行  
圍間。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  
者輕來。未有戰具。且還授甲。乃可進耳。韋叡曰。不然。  
城中有二千餘人。足以拒守。今無故出兵門外。必其

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軍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遂拔其城。旣而魏將楊靈首率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啟他處。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首破之。將勇者勝信然。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筭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士皆樂爲之死。及至東臨。有詔班師。諸將恐兵退。

之後魏人必來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憚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却說臨川王宏軍次洛口。前軍昌義之已拔梁城。諸將請乘勝深入。宏性懦弱不許。又聞魏將邢鸞引兵度淮。與元英合攻梁城。傳者爭言魏師之盛。大懼欲退。於是會集諸將商議進止。但未識諸將若何議法。且俟下卷再講。

東昏待臣下無情無禮。可謂極矣。而袁昂馬仙理二人死守勿貳。真所難得。宜雍州之敬而禮之也。

雍州禪位。時勢使然。徵寅知必不免。微行投魏。亦  
可謂先機之智。而况半動有禮。不忘請兵復仇。更  
所難得。雖成敗由天。而綱常大節。猶賴以不墜。若  
馮道根之進止有節。任城太妃之登城捍禦。韋獻  
之用兵變化。皆一時傑出之人也。

南史演義卷二十一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一卷

停洛口三軍瓦解

救鍾離一戰成功

語說臨川王宏聞魏兵大至。恐懼欲退。謂諸將曰。魏兵勢大。此未可與爭鋒。不如全師而歸。再圖後舉。諸君以爲何如。呂僧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亦行軍之道。王以爲難。不如旋師也。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

何城不服。而以爲難乎。裴邃曰。是行也。以克敵爲務。只宜決勝疆場。使敵人匹馬不返。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寧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時昌義之在座。怒氣勃然。鬚髯盡張。大聲言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未經一戰。望風遽退。何面目見主上乎。朱僧勇拔劍擊柱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向前取死。斯時諸將各懷憤怒。紛爭不已。宏別無一語。但云再商。猛將如雲而不一用之殊屬可惜 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我豈不知其不可。但殿下昨來

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又  
進謂宏曰。衆議不可違也。宏乃不敢言退。只停軍不  
前。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  
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蕭娘謂臨川。呂姥謂僧珍。韋  
虎謂叡也。僧珍嘆曰。若得始興吳平二王爲帥而佐  
之。何至爲敵人所侮。若是。因謂宏曰。王旣不欲進戰。  
不如大衆停洛口。分遣裴邃一軍去取壽陽。猶不至  
爲敵所笑。宏不聽。下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  
是將士無不解體。自沮軍威。魏將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



梁將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  
今若進兵洛水彼自奔敗不暇矣英曰蕭臨川雖驥  
其下尙有良將韋裴之徒未可輕也宜且徐觀形勢  
以待之於是彼此各不進兵俄而一夜洛口風雨大  
作恍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臨川以爲魏軍大至驚  
得神竄飛越從床上跳起急呼左右脩馬遂不暇告  
知諸將帶領數騎潛從後營拔開鹿角冒雨逃去無用  
之物何及將士知之宏去已久於是合營大亂各鳥  
獸散棄甲拋戈填滿道路疾病羸老之屬不及奔走

狼籍而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連夜渡江，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時守城者臨汝侯淵猷，登城謂之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尙未可知，恐有姦人乘間爲變，城不敢夜開。」宏無以對，腹中饑甚。餓得向他好向城求食，城上繼食饋之。及明，門始開，宏乃入。淵猷大有見識時昌義之軍梁城，張惠紹軍下邳，聞洛口敗，皆引兵退。魏人乘勝逐北，至馬頭壘，一鼓拔之，載其糧儲歸北。帝聞師敗，徵宏還朝，敕昌義之守鍾離，急修戰守之備，命諸將各守要害，整旅以待。廷臣咸曰：「魏克馬

頭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帝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特爲詐計以愚我。不出十日。魏師必至。冬十月。英果進圍鍾離。魏王恐不能克。復詔邢巒合兵攻之。巒以爲非計。上表諫曰。

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若臣愚見。宜修復舊好。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隙。不患其無。

書上魏主不許。命速進軍。巒又上表曰。

今中山王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進取之計。出其不備。直襲廣陵。克未可知。若止欲以八七日糧取鍾離。城臣未見其可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坐至來春。士卒自弊。且三軍之衆。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以取濟。臣寧荷懦怯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

老成練達之言

魏主不悅。乃召巒還。更命蕭寶寅引兵會之。却說鍾離北阻淮水。地勢險峻。英乃於邵陽洲兩岸樹柵立

橋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楊大眼據北岸。蕭寶寅從中接應。以通糧運。其時城中兵纔三千人。昌義之督率將士。隨方抗禦。魏人填塹。使其眾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與土同填塹內。俄而塹滿。乃用衝車撞城。車之所及。聲如霹靂。城墻輒頽。寫得攻勢可畏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城卒不破。魏人晝夜急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短兵相接。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屍與城平。而義之勇氣不衰。表出義之能守先是帝聞鍾離被圍。詔曹景宗督軍二十萬救之。時方各

路調兵。命俟衆軍齊集。然後進發。景宗恃勇。欲專其功。違詔先進。行至中流。值暴風猝起。覆溺數舟。舟人大恐。只得退還舊處。帝聞之曰。景宗不進。皆天意也。若兵未大集。而以孤軍獨往。魏軍乘之。必致狼狽。今被賊必矣。至是更命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景宗節度。叡得詔。刻日起兵。由陰陵大澤行。几遇澗谷。趣用飛橋。以濟軍。無留頓。諸軍畏魏兵之盛。皆勸叡緩行。以觀變。叡曰。鍾離被困。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朝不保夕。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我腹中。卿

曹勿憂也。

決勝於未戰之先。各將所以不可及。

旬日至邵陽。與景宗軍

合。帝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待之甚謹。遂共進兵。叡軍居前，景宗居後。將近鍾離，叡停軍一日，即去魏城百餘步，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偏將馮道根走馬步地，計馬足多少，以立營壘，不失尺寸。比曉而城立，元英見之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是時梁軍人馬強壯，器甲精脩，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人潛行水底，齎信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却說魏將楊大眼，自

恃其勇。將萬餘騎來戰。獻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獻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胸。矢貫大眼右臂而走。明旦元英來戰。獻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將卒。一日數戰。左右壯士皆遣出鬪。勇氣彌厲。英始退。俄而魏師乘夜來攻。飛矢如雨。或請獻下城以避箭。不許。軍中驚竄。獻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兵亦退。初梁軍士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大眼所擒。景宗募勇敢七千餘人。築壘於淮北。去大眼營數里。大眼來攻。景宗親自搏戰。却之。壘成。使別將守之。魏軍有



抄掠者皆擒以歸。自後梁人始得縱芻牧。

連叙小戰以見彼此

正是敵。敵謂景宗曰。敵所恃者以橋跨淮。使首尾相應。

今欲破其軍。必先斷其橋。景宗然之。乃豫裝高艦。使

與橋等爲火攻之計。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計已定。

閉壘不出。魏人莫測其故。疑爲畏已。軍心漸懈。時交

三月。大雨連日。淮水暴漲丈餘。敵下令使馮道根裴

遂李文釗三將各乘鬪艦。同時競進。別以小船載草。

灌之以油。乘風縱火。以焚其橋。風怒火盛。烟焰蔽日。

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呼聲動天。無不一當百。水又漂

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

火勢水勢  
紙上如見

英方攻城。見橋斷。

梁兵大至。戒令軍士無動。忽見楊大眼正馬單鎗。冒

烟突火而至。呼曰。軍敗矣。寶寅燒營遁矣。四面皆梁

兵。不去。恐爲所擒。言畢。鞭馬疾走。英懼。亦脫身棄營

遁。於是諸壘皆潰。悉棄甲仗於路。投淮水死者十餘

萬。昌義之聞魏師敗。不服他語。但叫道。更生更生。諸

軍乘勝逐北。斬首無數。緣淮百餘里。尸相枕籍。生擒

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牛馬。不可勝計。

摧敵兵百萬  
勢若拉朽

捷聞。舉朝相慶。帝喜謂羣臣曰。吾知二將和師必濟。

矣。詔增景宗韋叡義之等爵。邑有差。義之深感。二將  
救援之德。因宴之於第。酒酣。設錢二十萬。供二人呼  
盧。費景宗擲得雉。叡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  
遂作塞。又戰勝之後。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  
後。帝尤以此賢之。後人有詩美之曰。

疾掃強鄰百萬兵。

孤城歡洽慶重生。

功高闔外甘居下。

大樹風流屬韋卿。

却說魏自敗後。收兵北去。邊將皆懷反側。有懸瓠軍  
主白早生。本南人。素有歸梁之念。今乘魏師敗北。據

城以叛。遣使求援於梁將馬仙琕。仙琕以聞。帝命援之。仙琕進軍三關。遙爲聲援。魏聞早生叛。欲遣將擊之。時元英、蕭寶寅皆以喪師罷職。於是復起用之。引兵伐懸瓠。二人晝夜疾進。早生不虞。兵至。迎戰大敗。魏師直薄城下。一鼓拔之。遂斬白早生。於是乘勝前趨。義陽。時馬仙琕據三關。嚴兵拒守。英將取之。先與寶寅計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攻自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寶寅帥步騎一萬。向西關。以分其勢。自督諸軍。

向東關六日而拔。西關亦潰。

比段叙魏取三關與前梁師破橋遙相對待

仙琚見三關俱失。勢不能敵。亦棄城走。先是帝遣韋叡爲仙琚後援。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不然。爲將者當有怯時。不可專勇。元英急追仙琚。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梁亦有詔罷兵。自是各守疆界。今且按下。却說南海之外。提叙南海外事。以見梁武信佛之由。有一千陀利國。去中原不知幾萬里。從來未通中國。自國王以及臣民。皆崇奉三寶。敬信佛法。緇衣寺院。遍滿中國。其王跋陀羅。事佛尤

謹忽於梁天監元年四月八日夜。夢一老僧謂之曰。中國有聖主出。十年之中。大興佛教。汝若遣使中國。稱臣納貢。則佛必佑之。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安。阇羅初不之信。既而又夢此僧謂曰。汝若不信我言。當與汝共往觀之。乃攜之而往。足下冉冉生白雲。倏忽之間。過大洋。至中國。見一處朝廟。巍峩宮闕。壯麗文武百官。蹠蹠濟濟。一人端拱殿上。果然龍鳳之姿。帝天之相。老僧指之曰。此卽聖主也。不覺爲之屈膝。跪而遥拜。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

乃寫夢中所見梁帝容質。一應威儀氣象。飾以丹青。遂遣使入朝。奉表納貢。獻玉盤等物。并所繪畫本。以爲信。使者在路。歷二載。始達建康。既進表。帝大駭。以爲千阨。利自古未通之國。今乃聞風向化。航海梯山。而至。其王跋陀羅。又於夢寐。先覲我顏。驗之畫本。一相符。此真千古罕有之事。而佛法大興之驗也。遂禮待使者。厚加犒賚。另繪帝像一本。賜之。使者大悅。而去。帝自是崇信釋典。建立寺院。招引高僧。朝夕持誦。以祐皇祚。佛法之興。全由於此。那知佛法雖興。只

因一念不仁。生出一件事來。費了無數錢糧。害却無窮性命。究竟一敗塗地。後悔無及。你道事從何起。時有降臣王足。淮堰之築。關南北生靈事極重大。故先叙王足獻計。梁主悞聽之由。本仕魏爲將。曾隨邢巒伐漢中。爲前部先鋒。敗梁將孔陵於深杭。魯方達於南安。任僧褒於石固。所向推破。於是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自以爲功勞莫大。而魏自胡太后當國。權貴用事。官以賂進。政以賄成。邢巒被纒。見黜。足亦不錄其功。於是心懷怨望。棄魏投梁。梁雖納之。亦未獲重用。常思



建一奇策。以爲進身之階。然欲陳之。而未有路。適一日。帝集羣臣。問及禦邊之策。足遂出班。奏道前者魏取漢中。至今未復。實以鞭長不及。故挫於一朝。然臣料魏政不綱。武備日弛。雖得漢中。終必復失。安能與陛下相抗。臣今者委身明主。願陳一計。可不勞攻伐。使敵人坐失千里之地。陛下失之於漢中。可取償於淮北。願陛下採納臣言。帝問計將安出。對曰。壽陽去淮甚近。若堰淮水以灌其城。則壽陽不攻自破矣。帝大奇其計。被他惑了先是天監十二年。壽陽久雨。大水入

城廬舍皆沒。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丈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三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有。吾豈愛一身而悞重任。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渡之。使就高處以圖自脫。吾則誓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臨難不避誠忠。時有治中裴綯帥城中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只道崇已還北。壽陽無主。因自稱豫州刺史。請降於梁。梁將馬仙琕遣兵迎之。而崇不知其

叛遣使單舸召之。絢聞崇尙在鎮。大悔恨。然懼見誅。不敢歸。因報曰。近緣大水顛沛。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我鋒。崇乃遣從弟李坤將水軍討之。絢敗走。爲村民所執。嘆曰。我何面目復見李公。遂投水死。梁兵亦退。時淮南得以不失者。皆李崇之功也。原來崇爲人。沉深寬厚。饒有方畧。能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與同甘苦。寇來無不摧破。梁人謂之卧虎。帝屢欲取壽陽。憚崇不敢犯。至是聞王足之計。謂築

堰可以制敵。遂欣然從之。使將軍祖暉、水工陳承伯至淮上，相視地形。二人回奏：淮內盡皆沙土，性不堅實，恐功不可就。帝弗從。羣臣紛紛諫阻，帝亦不納。太子統諫曰：臣聞水有四瀆，所以宣天地之氣，非人力可得而塞。今敝民力以塞之，就使功成，亦非順天之道。敵人縱受其害，內地亦未見其利。願陛下熟思而深計之。帝曰：此功若成，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兼併之業，基於此矣。豈可畏其難而不爲？統知帝志已堅，遂不敢再言。

以下叙太子統遺事

且說統字德施，帝長子，卽昭

明太子也。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大義。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爲者。左右曰。是皆司獄之吏。獄成。捧案來上。太子取其案視之。謂獄吏曰。是皆可矜。我得判否。獄吏以其年幼。隨口應道可。太子取筆判之。凡犯死罪者。皆署杖五十。吏見其判。大懼。只得以實奏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卽使太子決之。母丁貴嬪薨。水漿不入口。體素壯。腰帶十圍。不數日。減削過半。子真孝每入朝。土庶見者。莫不下淚。

自加元服。帝使省理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所奏稍涉謬誤。立卽辨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典。與學士商確古今文章著述。下筆便成。每一篇出。四方傳美。東宮積書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所未有也。又愛山水。每遇幽泉怪石。則怡然自得。帝爲太子。建元圃一所。穿池築山。更立亭館。令與朝士名流遊處其中。嘗汎舟後池。或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詠左思招隱

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其高致類如此。

昭明仁孝

兼備而又好學不倦風雅有餘卽不爲太子亦一佳士

今聞淮堰將築。知民必

被困。故勸帝勿興此役。而帝方銳意爲之。全不一聽。眼見萬古長流從此斷。兩淮民命一時休。但未識淮堰之築若何起工。且聽下文再述。

臨川懦弱無胆氣。以之爲帥。卽有勇將。亦無所用。可知命帥之爲要也。况敵將中山王英。楊大眼。皆稱萬人敵。非景宗。韋叡。智勇兼備。而又和衷協力。其勢莫能支矣。梁武好大喜功。聽叛臣

王足之言。興必不可成之大役。以致生民塗炭。雖有昭明太子之諫而不聽。仁心蕩然。魏之李崇。寬仁多智。堅確不撓。卒保危疆。古云一將難求。豈不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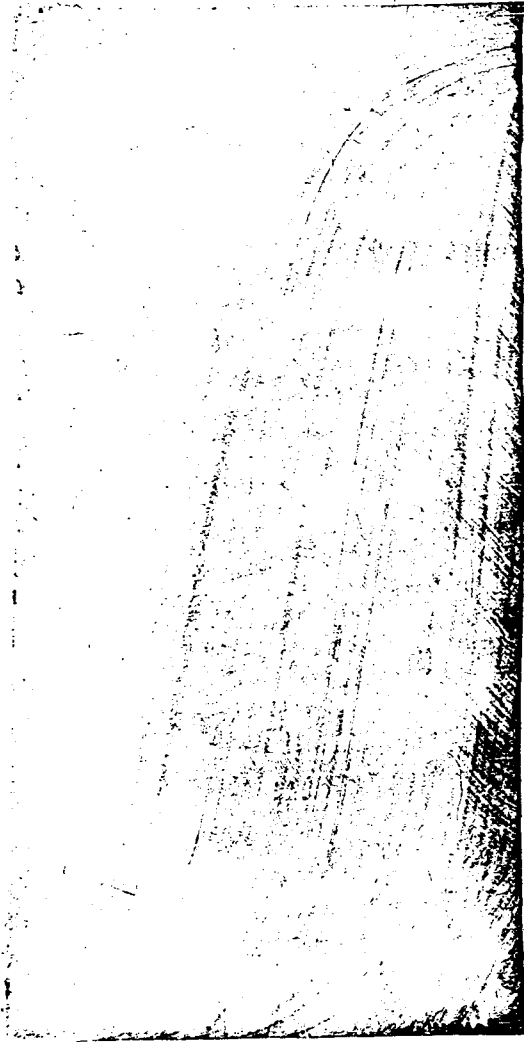
南史演義卷二十一終



百以滙享

卷二二二

一



南史演義卷二十二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二卷

築淮堰徒害民生

崇佛教頓忘國計

話說梁武不納諸臣之諫。欲築淮堰。大興功役。發徐揚之民。四戶一丁。縣官迫促上道。使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專主其任。昌義之引兵監護。堰作。統計役人以及戰士。共二十餘萬。南起浮山。北抵

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違者以軍法從事。於是軍民晝夜赴工。莫敢停息。魏邊諸戍。飛報入朝。左僕射郭祚言於魏主曰。蕭衍狂悖。謀斷川瀆。上反天道。下拂人心。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主從之。乃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以圖進取。其時堰將成而復潰。兩岸已築之土。皆隨流漂沒。康絢懼。或謂絢曰。下有蛟龍。出沒其際。故能破堰。蛟龍之性畏鐵。必得鐵以制之。始不爲害。絢以上聞。乃詔括國中鐵器。數千萬斤。沉之水底。而波流

衝擊如故。仍不能合。極言成。絢於是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籍。蠅蟲晝夜聲合。見者慘目。帝不之省。及聞魏師起。慮妨堰作。先遣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碛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以擾亂魏疆。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蕭寶寅渡淮攻堰。一日破三壘。又敗田道龍於淮北。進攻碛石。克其外城。斬祖悅。盡俘其衆。而康絢

外拒內治。爲之愈力。十五年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餘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兩旁悉樹杞柳。軍壘列居其上。車馬往來如履康莊。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皆成巨浸。帝聞堰成。大喜。封康絢爲侯。頒詔大赦。或謂絢曰。水久壅。必潰。勢太激。難禦。况淮爲四瀆之流。豈可久塞。若鑿滎東注。則遊波寬緩。堰得長久不壞。絢從之。乃開滎東注。以殺其勢。又縱戾閘於魏。云梁人。不畏攻堰。惟畏開滎。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滎北注。然水雖日夜分流。而勢仍

不減。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築魏昌城於八公山之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壟。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見者無不望流而嘆。先是徐州刺史張豹子。自負其才。宣言朝廷築堰。必令已掌其事。旣而康絢以他官來治。又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甚慚。遂賄囑近臣。暗進譖言於帝。云絢有二心。暗與魏通。帝雖不納其言。猶以事畢。徵絢還朝。絢旣歸。堰不復修。叙堰壞之由九月乙丑。風雨大作。淮水暴漲。堰土決裂。其聲若雷。聞三百餘里。緣淮村落十餘萬口。

皆漂入海。民有登高望之者。但見黑雲迷漫。白浪拍天。其中如有千萬鬼神。竒形怪狀之屬。踏浪而行。大魚數十丈。跳躍激湧。接尾而下。不可勝紀。後人作長歌咏之曰。

梁王盛氣吞全魏。虎擢龍拏奮神智。欲將淮水灌壽陽。千尋長堰中流峙。康絢威行淮上軍。二十萬衆如雲屯。南起浮山北巉石。銀濤雪浪排崑崙。將成復敗皆天意。浪說蛟龍風雨致。東西運鐵沉水底。人工欲奪天工智。鐵沉億萬功難成。植木填石

如列城荷擔肩穿脚腫折君王築堰心如鐵疲勞  
殘疾疫癘興死者如麻相枕籍勤勞三載功初完  
上天下濶波中山杞柳環遮作屏障兵營土堡如  
巖關俯視洪流應痛哭水清下見居民屋市廛冢  
墓朗列眉盡是前番潰流毒八公山石高城牆魏  
人堵築防壽昌濤勢掀天宇宙黑風狂倒日龜鼉  
翔形容出天地節宣賴四瀆天心那得隨人欲淮波  
瀑漲人盡魚天柱傾頽拆坤軸三百里外聲若雷  
城垣廬舍皆摧隤橫衝直捲赴滄海數十萬口真



哀哉。

沈鬱頓挫  
氣厚力勁

李平議論誠竒特。危堰無煩兵士。

力一朝潰敗。勢莫支。多智尙書。傳魏北。我今弔古。

增餘悲。輕視民命。知爲誰。臺城荷荷。何足惜。淮流。

千古常如斯。

一結無  
限感慨

初魏患淮堰。將以任城王澄爲上將軍。勒衆十萬出。

徐州一路。前往攻堰。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

當自壞。至是兵未行。而其堰果破。人皆服平之先見。

云。帝聞堰壞。大驚。悔不聽太子之言。

悔已  
遲了

因念軍民。

枉死者衆。心甚戚戚。遂延名僧。設無遮大會。以救援。

之。創同泰寺。開涅槃經。晨夕講義。又赦太醫。不得以  
生類爲藥。錦繡綾羅。禁織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裁剪。  
割裂。有乖仁恕。真婦人臣民犯罪者。槩從寬典。甚至  
謀反大逆。或涉及子弟。皆置不問。以故政寬民慢。上  
下泄泄。莫不偷安。旦夕一日。帝方視朝。與羣臣談論  
朝政。忽接邊報。奏稱豫章王綜投奔北魏。舉朝大駭。  
你道豫章王綜。爲何投魏。說來話長。變出反常故  
先叙其由初  
綜母吳淑媛。在東昏宮。寵愛在潘妃之亞。帝旣受禪。  
欲納潘妃。以王茂一言。遂賜之死。而心常惜之一日。

閒步後宮。見有庭院一所。重門深閉。境極幽寂。問內侍何人所居。內侍對道。是東昏舊妃吳淑媛所住。帝遂走入宮來。宮人忙報駕到。淑媛自東昏亡後。閒廢在宮。卽留得性命。只好長爲宮人。沒世欲圖新主之歡。今生料不可得。忽聞駕到。驚出意外。亦不及更換衣飾。只得隨身打扮。急急走出。俯伏階前。口稱不知陛下駕臨。妾該萬死。帝見其嬌姿弱質。不讓潘妃。淡粧素服。態有餘妍。因命起。賜坐於旁。問其入宮幾載。承幸東昏幾年。淑媛一一對答。嬌啼婉轉。愈覺可人。

帝不覺情動。了着靡遂吩咐設宴上來。教他陪飲。淑妃  
斯時。已不得新天子寵愛。三杯之後。丟開滿懷憂鬱。  
露出舊日風流。殷勤勸酒。帝心大悅。是夜遂幸焉。那  
知淑媛身懷六甲。已有三月。當時承幸之際。欲邀帝  
寵。不敢說出。閱七月。遂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時。  
帝嗣育未廣。得子甚以爲喜。因於淑媛益加寵愛。但喜  
得子那至天監三年。綜出居外官。封爲豫章郡王。食  
知非種邑二千戶。綜旣長。有才學。善屬文。力能手制。奔馬。帝  
甚愛之。及綜年十六。常夢一少年。體極肥壯。穿袞服。

自挈其首與之相對。如此者非一次。自夢見之後。心驚不已。求解其故。不得。其後帝尙佛教。斷房慾。後宮罕見其面。淑媛寵衰。頗懷怨望。而綜亦寵愛不及。太子母子皆以見疎爲嫌。一夜綜在夢中。復如前者所見。旦入宮。密問之母曰。兒夢如此。是何爲者。淑媛聽其所述。夢中少年形狀。頗類東昏。不覺泣下。綜愈疑。固問之。淑媛因屏左右。密語之曰。汝七月兒。何得比太子。諸王不瞞汝說。當國亡時。吾已懷汝。三月。當日欲全兒命。不敢言也。但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且

延齊氏一綫。綜於是抱其母泣曰。吾乃以佻人爲父。  
乎。此語痛極母掩其口。戒勿洩。綜自是陰懷異志。每於內  
齋閉戶籍地。被髮席藁。又布沙地上。終日跣行。足下  
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後爲南徐州刺史。輕財好俠。招  
引術士。練習武勇。以伺朝廷有變。每有詔敕至。徐輒  
忿恚。形於顏色。徐州境內所有練樹。並令斬伐。以帝  
小字練兒故也。又春秋歲時。常於別室設席。祠齊氏  
七廟。又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  
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上。血入骨內。卽爲父子。乃

遣人暗發東昏墓。取其骨以歸。割臂血瀝之。血果入骨。又在西州生男。滿月後。潛殺之。既葬。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皆驗。必如是方足取信。內外臣僚皆知其所爲。然事涉暗昧。臣下不敢輕言。凡綜所行。帝皆弗之知也。會魏將元法僧以彭城來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綜潛遣人通書蕭寶寅。呼爲叔父。寶寅亦將信將疑。久之。有詔徵還。綜懼入朝之後。脫身更難。乃屏去左右。乘黑夜潛開北門。涉汴河。徒步奔蕭城。自稱隊主。時魏安豐王元延明鎮蕭城。召而見之。綜見

延明而拜。延明坐受之。問其名氏。不答。但曰：「殿下此間人，必有識我者。」問之可也。延明召衆視之。有識之者曰：「此豫章王也。」延明大驚。不得不驚。急下座答拜。執其手而問曰：「殿下何爲來此？」綜以實告。延明曰：「奈父子何？」綜曰：「吾避仇也，非逃父也。」延明見其語氣激烈，心甚異之。遂具車馬，送至洛陽。魏王召入見之。旣退，拜寶寅爲叔，改名續。追服東昏斬衰之喪。魏王及羣臣皆往弔焉。話分兩頭。當夜豫章奔魏。彭城中無一知者。及旦，齋內諸閣猶閉。左右啟戶尋之，莫知所往。衆



皆駭異。不得及午城外有數騎魏軍高叫曰汝豫章

王昨夜已來乞降在我軍中矣汝輩留此何為說罷

大笑而去。不得眾方知王已投魏只得飛報建康帝

聞之大駭然亦不測其故訪諸左右始有密啟其不

法事者方悟其逃去之故既而歎曰不為天子兒而

甘為他人僕愚孰甚焉乃勅吳淑媛以綜小時衣寄

之綜亦不答其後鬱鬱不得志依寶寅而死此是後

話不表且說帝既崇信三寶屢幸寺院拈香出入在

來儀衛甚簡斯時歲屢不登人民失業不逞之徒在

往乘間作亂。一日將幸光宅寺。有懷逆者。伏路側。將行不執。帝方起。駕心忽動。命左右緣道檢閱。果獲一人。身懷利刃。嚴刑訊之。而誣爲臨川王宏所使。下便臨川插叙貪鄙。先是宏以洛口之敗。罷職閑任。心常不滿。部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蓋知帝素友愛。涉及臨川。有犯必赦也。至是帝對之泣曰。我人才勝汝百倍。居此大位。猶兢兢恐墜。汝何爲者。我豈不能誅汝。念汝愚下。故常加寬宥。宏伏地哭曰。臣爲天子弟。尊榮極矣。復有何望。乞陛下察之。帝感其誠。遂置不問。然宏雖

無逆志。而恃介弟之貴。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十。皆極天下之選。所幸寵姬江無畏。服玩備極華美。一寶屨。直價千萬。又恣意聚斂。有庫室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或疑其內藏鎧仗。密以上聞。帝雖素敦友愛。聞之不悅。欲自往勘。知其愛幸江氏。寢膳不離。乃賜以盛饌。曰。當來就汝歡飲。并令無畏分甘。駕既至。宏率江姬朝見。遂同侍飲。酒半。帝曰。吾欲至汝後房一行。遂起身進內。徑往庫室。命悉開戶。宏恐見其賄貨。顏色佈懼。帝心愈疑。及開視室中。有錢

百萬一聚。懸一黃標。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千餘標。帝屈指計之。見錢已有三億餘萬。餘屋貯積雜貨。皆滿。不知多少。帝見並無鎧仗。大悅。呼其小字曰阿六。汝作如此生活。便無妨礙。乃更入席劇飲。至夜而還。時諸王並尙文藻。而安成王秀尤精心學術。搜集經紀。嘗招學士平原鄧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於時疾宏貪吝。以舊有錢神論。未暢厥旨。更作錢愚論。以譏之。貪鄙之形。形容曲盡。太子見之曰。文則美矣。其如不爲臨川地。何勸安成毀之。帝

聞之喜曰。太子居心厚。真吾子也。却說太子聰明仁孝。好學不倦。遊嬉事絕不留心。時當五月。天氣明媚。忽遊後池。乘小舟採摘芙蓉。有姬人蕩舟。舟覆而太子溺於水。及出。傷股。悉貽帝憂。深誠不言。但以寢疾聞。帝敕內使看視太子。勉自起坐。力書手啟。及篤。左右欲啟聞於帝。太子不許。曰。奈何。令至尊知我如此。因便嗚咽。未幾而薨。昭明有君人之德。竟以天時年死。梁室不競。已基於此。三十一。帝聞之。臨哭盡哀。歛以袞冕。謚曰昭明。葬於安寧陵。都下男女奔走陵所。號泣滿路。四方昨庶及

壇。微。之。人。間。喪。者。無。不。哀。慟。帝。既。前。星。失。曜。羣。臣。上。言。儲。位。不。可。久。虛。請。立。賢。明。以。定。國。本。時。昭。明。有。三。子。華。容。公。歡。枝。江。公。譽。曲。阿。公。晉。皆。已。長。議。者。謂。上。必。立。太。孫。而。帝。以。太。子。母。弟。晉。安。王。綱。有。賢。名。遂。立。之。朝。野。以。爲。不。順。司。議。侍。郎。周。宏。正。奏。記。於。晉。安。曰。伏。惟。謙。讓。道。廢。多。歷。年。所。大。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爲。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其。如。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

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爲之化。復盛於今世。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茲。豈不盛歟。

王不能從。帝旣立晉安爲太子。乃使諸王子出守外藩。以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湘東王繹爲荊州刺史。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又以不立太孫而立太子。內常愧之。乃厚撫歡等。寵亞諸子。封歡爲豫章王。譽爲河東王。譽爲岳陽王。各典大都。旋又以譽爲雍州刺史。單說督臨雍州。以帝年漸老。朝多秕政。欲爲自

強之計。蓄聚財貨。招募勇敢。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帝聞之大喜。孰知其已當懷與志耶。當是時。北魏多故。盜賊蜂起。胡太后亂政於前。爾朱榮肆逆於後。朝無寧日。民不聊生。唯東南半壁。安若泰山。其後高歡誅爾朱。執國政。上陵朝廷。孝莊西奔。宇文泰撫定關中。與歡相抗。魏分東西。日夜治兵相攻。不暇南侵。梁自是國無外患。益得優遊無事。朝政之暇。君若臣唯。有講習經典。崇尚虛無。旣而帝益佞佛。



捨身同泰寺。

痴極愚極

釋御服披法衣升講堂法座爲四

部大衆講涅槃經義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

千古

奇聞可發一多

咸詣寺中奉表請帝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

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自是晝食一食止於菜菓宗

廟之祭不用牲牢識者以宗廟去牲則爲不復血食

又是歲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食天狗大小相警

日晚便閉門持仗以驅天狗數月乃止識者皆知不

祥時太子亦於元圃自講莊老宮僚環聽太子詹事

何敬容謂人曰昔晉尙虛無使中原淪喪今東宮復

爾江南亦將爲戎乎。有隱士陶宏景。疾人士競談元  
理。不習武事。嘗爲詩云。

夷甫任散誕。

平叔坐談空。

不意昭陽殿。

化作單于宮。

又天監中有沙門寶誌。帝甚敬之。問以國祚短長。嘗  
爲隱語曰。

掘尾狗子自發狂。

當死未死嚙人傷。

須臾之間自滅亡。

起自沙際死三湘。

帝使周捨封記之。直至梁末皆驗。此是後語。今且按

下不表。却說大同末年。帝臨御已久。當時佐治之臣。若張宏策。王茂章。馱沈約。范雲輩。相繼去世。所任新進。率以迎合爲事。有朱异者。字彥和。錢塘人。一亡國之臣出塲。年數歲。其外祖顧歡撫之曰。兒非常器。當大朱氏門戶。然恐壞人家國事。及長。折節讀書。從五館博士明山賓遊。學業日進。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罔不通曉。帝尋有詔。廣求異能之士。山賓以异薦。帝召見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悉。大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俊才。明山賓所舉。殊得人。乃除异爲中書郎。拜

命之。時當秋日。有飛蟬集異武冠上。見者咸謂蟬  
珥之兆。蓋異容貌魁梧。舉止閒都。雖出自諸生。甚悉  
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密。一應詔誥敕書。  
帝並委之。權重一時。然貪財冒賄。每欺罔視聽。以悅  
人主。起宅東陂。窮極華美。晚日下朝。酣飲徹夜。又恃  
帝寵。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勸其謙下。異曰。我寒  
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  
見蔑尤甚。我是以陵之。司農卿傅岐嘗謂之曰。今聖  
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異曰。當今天子聖明。我

豈可以拂耳之言干犯天聽。小人怙過從來不肯認錯以故聲勢所驅。薰灼內外。遠近莫不憤疾。而帝信任益深。正是聖明已被邪臣蔽。安樂那知禍事來。但未識內蠹已生。外患若何而起。且聽下回再講。

梁武築堰病民。見利而不知害。以致百萬生靈。漂流大海。罪惡彌天。雖一心佞佛。捨身爲犧。何益於事。納吳淑媛。致豫章反叛。已開國家之患。又舉朝信佛。太子好談元虛。禍亂焉得不興。蓋天不助梁。卽昭明之死。而其局已定矣。若朱异

輩不過從而助之耳。

南史演義卷二十二終

下上進尋

名二二二

三

南史演義卷二十三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三卷

伐東魏淵明被執

納叛臣京闕遭殃

話說梁政日衰。江南將亂。朱异之奸。既足敗人家國。那知又來一亂賊。傾覆社稷。其人姓侯。名景。字萬景。朔方人。自少不羈。爲患鄉里。及長。有勇多智。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謀算出人。始隨高歡起兵。屢立戰



功嘗言於歡。願得精兵三萬。西擒黑獺。南縛蕭衍。老  
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及歡卒。  
與高澄不睦。遂據河南。叛歸於梁。遣其將丁和奉表  
至建康。乞降於帝云。

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邱以西。豫廣潁  
荆襄兗等十三州內附。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  
黃河以南。皆臣所統。取之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  
徐事燕趙。臣當効力前驅。爲陛下成此一統之功。  
帝得奏。召羣臣廷議。羣臣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

無事。今因高歡身故。遽納其叛臣。棄從前之好。啟將來之釁。竊謂非宜。帝曰。諸臣之言。雖是。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拒景則兼併無日。國家難得者。機也。不可失者。時也。機會之來。豈宜膠柱羣臣。唯唯而退。先是帝於正月乙卯。夢見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朱异告之。且曰。我生平少夢。若有夢。必驗。异曰。此乃宇內混一之兆也。臣敢爲陛下賀。及丁和至。稱景納地之計。定於正月乙卯。帝愈神之。定計日期暗與夢合安知非朱异所囑。然意猶未決。嘗謂左右大臣曰。我國家如金

既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因進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獲如志。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勿疑。帝曰。卿言是也。乃定議納景。壬午。詔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大將羊鴉仁引兵三萬趣懸弧。運糧食以應接之。先是朝臣周宏正善占候。嘗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百姓流離死亡。及聞納景。嘆曰。

亂階從此作矣。

宏正有先見之明

却說東魏聞景外叛大興

兵馬討之。景懼不敵。退保潁川。復割魯陽長社等四城。賂西魏求救。西魏惡其多詐。受其地而徵之入朝。景不欲往。遂專意降梁。厚賂朱異。以求出兵相援。異言之。帝乃下詔起師五萬。北伐東魏。命鄱陽王範爲元帥。統領諸將前往。朱異與鄱陽不睦。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才。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曰。淵明可乎。異曰。陛下得人矣。

淵明寬厚得衆心。可使也。帝遂不用鄱陽。而任淵明。

爲都督。

梁武命將每私其所親。殊失將將之道。

却說真陽侯淵明。性素

怯。御軍無律。雖受命出師。常懷退志。軍至寒山。欲堰泗水。以灌彭城。俟得彭城。然後進兵。懸瓠。與侯景爲犄角之勢。於是斷流立堰。使侍中羊侃監之。再旬而成。當是時。魏遣大將慕容紹宗。帥衆十萬來拒。日行三百里。將近彭城。軍鋒甚銳。羊侃謂淵明曰。敵兵遠來。乘其營壘未定。進而擊之。可以獲勝。不然。未易克也。淵明不從。及紹宗至。卽引步騎萬人。直攻淵明。淵

明方醉卧不能起。將士擾亂。遂大敗。淵明被虜。失亡士卒數萬。獨羊侃結陳徐還。一日敗書報到京中。帝方晝寢。宦者白朱异啟事。帝遽起。升輿至文德殿。見异。异啟曰。韓山失律矣。帝聞之。怵愴將墜牀。宦者扶定。乃嘆曰。吾得無復有晉家乎。雖吃驚語然亦不祥之兆异曰。勝敗兵家之常。偶爾小挫。陛下何出此言。帝不悅者良久。却說紹宗乘勝進擊。侯景與景相持數月。景食盡。紹宗擊之。景大敗。衆散且盡。乃自峽石濟淮。收散卒。僅得步騎八百人。而羊鴉仁聞景敗。魏軍將至。亦棄

懸瓠走還。義陽東魏引師據之。是時候景進退無據。不知所適。謂左右曰。吾今無容足之地。以隻身歸梁。梁若不納。奈何。遂去壽陽城五十里。停軍觀望。忽有數騎奔至軍前。乃是馬頭戍主田神茂。特來迎候。神田茂首先助逆景欣然接之。因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之。君以爲不我拒否。神茂曰。朝廷近除鄱陽王爲壽陽刺史。未至。韋黯權監府事。我與黯不協。故先來告王。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

手曰。今者卿來。此天意也。乃命神茂率步騎百人。先  
爲鄉道。而身隨其後。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爲賊也。  
授甲登陴。將拒之。景遣其徒告曰。河南戰敗來投。願  
速開門。黯曰。旣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  
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徐思玉入  
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  
何得不受。黯曰。我受命守城。則守城而已。河南自敗。  
何預我事。何不堅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任。今  
執此見君不肯開城。若魏兵追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



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乃許容其入。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於是黯乃開門。景便疾入。卽遣其將分守四門。執黯至前。數其不卽迎納之罪。將斬之。旣而撫手大笑。邀與共坐。置酒極歡。黯韋叡子也。黯智遠不及父。朝廷聞景敗。未得實信。或云景與將士俱沒。或云景棄軍逃去。上下咸以爲憂。侍中尙書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近更有信。候景定得身免。不識然否。敬容對曰。候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對曰。景反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不以

爲然。甲寅。景遣其將于子悅。馳赴建康。奏言敗狀。并  
自求貶損。優詔不許。景告乏糧。復求資給。帝卽以景  
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  
鎮合肥。時有光祿大夫蕭介。知景必禍。國上表諫曰。  
竊聞候景以河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  
復赦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  
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牢之反王。  
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  
狎之性。養虎畜狼。必見饑噬之禍。候景以凶狡之

才荷高歡卯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字交不容。故復投身於此。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異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候景必非歲暮之臣。棄卿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寢。不應干預朝政。

但楚囊將死有城邦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  
阻臣雖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忠謹冒死以  
聞

蕭介之表忠切顯也梁帝既知而聽朱异何老蓮而  
天數果終哉

帝覽表嘆息其忠朱异忌之竟不能用却說東魏旣  
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而欲使侯景不安數以書來  
求申前好帝未之許時貞陽侯淵明被虜在魏澄以  
好言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  
祝及魏主并祝先王此乃梁主美意不謂一朝失信  
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卿宜密

致此意。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將諸人並卽遣歸。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從之。乃遣其私人夏侯僧辨馳往江南。奉啟於帝。稱勃海王寬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國。帝得啟流涕。集朝臣議之。朱异進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彼旣願修前好。陛下不可不許。梁主意在通好。朱异便言宜和一。生伎倆只以迎合爲事。豈計國事。安傅岐曰。不然。高澄師徒克捷。國勢方強。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羣臣聞岐言。皆曰。

事誠有之。不可不慮。朱異獨主宜和。謂東魏必無壞  
意。帝亦厭用兵。乃從異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  
禮汝不薄。省啟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隣睦。僧  
辯得詔。星夜還北。一日過壽陽。被景竊訪知之。留住  
攝問僧辯具以實告。景大恐。乃使王偉作啓陳於帝  
曰。

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討  
滅待時。所以昧比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  
耳。澄苟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

兵扼其喉。胡騎追其背。故甘辭奉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使其假命強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立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狄惡會。居秦求盟。請和與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願納臣言。則臣幸甚。

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令阻和議。异受金而不

通其啟。二月乙卯。復遣使東魏。弔獻武高王之喪。景  
又啟稱。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  
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宜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  
卿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  
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卿但清  
淨自居。無勞慮也。景疑上意。巨測欲試虛實。乃遣人  
詐爲高澄使者。自鄴中至建康。以書呈帝。願以淵明  
易景。帝將許之。傅岐曰。候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  
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朱异笑道。景奔敗之將。執



之一使之力耳敢有他變

無見識奴只恃大言欺主

帝從之復書

言貞陽旦至候景夕返使者歸壽陽以書示景景曰

我知吳老公薄心腸今固然矣顧王偉曰計將安出

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反計

乃決又景初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以妻

子被羈在北請娶於王謝帝以王謝門高非偶可擇

朱張已下配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啟求錦

萬疋爲軍人作袍朱異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

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營造兵器敕並給之先

是景反河南。請立元氏一人爲主。以從人望。詔以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會景敗而止。元貞遂留景軍。至是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那不小忍。貞懼。與韋黯逃歸建康。具以事聞。帝聞貞言。亦絕不以景爲意。蓋朱异以景必不叛。唯忌之者衆。故屢言其反。帝有先入之言故也。今且按下一邊。且說臨賀王正德。再提一叛父。本帝弟靖惠王子。少而麤險。不拘禮節。初帝未有嗣。養之爲子。及帝踐極。便希儲貳。後立

昭明太子封正德爲西豐侯。自此怨望。恒懷不軌。睥睨兩宮。覬幸災變。普通六年。逃奔於魏。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歸。帝方敦親親之誼。以寬仁爲度。不之罪也。復其封爵。仍除爲信武將軍。封臨賀郡王。正德自是益驕。招聚亡命。陰養死士。儲米積貨。日爲反計。特以孤掌難鳴。只得待時而動。一日。門上報進有故人徐思玉來見。來得好正德見之。問曰。卿從河南王在壽陽。何暇至此。思玉曰。因有密事相報。乞屏左右言之。正德邀入密室。促膝與語。思玉白。今天子年

尊姦臣亂國。禍敗之來。計日可待。大王屬當諸貳。今被廢黜。四海業業。孰不歸心。大王河南有志匡扶。實心推戴。欲助大王一臂之力。使王梁祀。以副蒼生之望。知臣與大王有舊。特遣臣到此。密布腹心。因呈景書示之。書中亦不過推他爲帝。兵至近郊。求爲內應等語。正德大喜。謂思玉曰。僕有心久矣。河南之意。聞與吾同。是天授我也。僕王其內。河南爲其外。何憂不濟。寄語河南。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思玉遂與訂約而去。歸告候景。景大喜。時鄱陽王範密啟候景將反。不

早剪撲禍及生民而帝以邊事專委朱异。异以爲必無此理。下詔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帝不許。异引範使至前。謂之曰。汝王竟不許朝廷有一客耶。自是範有啟。异皆匿不以上。异罪可殺景又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數百叛奴。何能爲。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由是益無所憚。又聞朝廷遣常侍徐陵聘於東魏。乃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雖不武。寧堪粉

骨投命讐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卽帥  
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恐三公肝食。  
帝使朱异宣語景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尙能得  
意。朕惟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由是中外皆知  
有變。而朝廷仍不隄防。至此猶不知悟。亦天奪其魄耳。八月戊戌。景  
反於壽陽。以誅朱异爲名。內外大駭。先是傅岐嘗謂  
异曰。卿任叅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  
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  
苟無愧。何卹人言。岐退謂人曰。朱彥和殆將死矣。恃

諂以求容。肆辨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  
奪其鑒。不死何待。帝聞景反。笑曰。是何能爲。我折箠  
笞之耳。乃以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封山侯。正表爲  
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散騎常侍  
裴之高爲東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督衆軍以討景。  
景聞臺軍討之。頗懼。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  
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  
掩建康。臨賈亂於中。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  
貴巧速。宜卽進路。景從之。乃留其將王顯貴守壽陽。

身率步騎逕進。陽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譙州將董  
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進攻歷陽。太守蒞  
鐵以城降。又是一附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日久。人不  
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懼。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  
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  
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兵百萬。不得濟  
矣。景以爲然。乃留其將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先  
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帝始嘆曰。景果反  
矣。因問討景之策於羊侃。侃請以二千兵急據采石。



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異宣言於朝謂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小人悞事必悞到底却說臨賀王屯丹陽聞景兵臨江無船可渡潛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乃自橫江濟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遂襲姑孰執太守文成侯寧時南津校尉江子一見景渡江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之副將董桃生以家在江北兵未交卽與其徒先潰走子一不能留乃收餘衆步還建康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帝稟受方略帝

曰此是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事悉以付汝。老夫髦爲也真梁武之謂乎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揮軍事以宣城王利器爲城內都督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諸王侯各守要地是日景至板橋欲觀城內虛實使徐思玉詐逃入城請間陳事帝召而問之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耶思玉見上遽出景表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在旁惶愧失色。揚其短异至此寧不羞死高善寶請誅思玉帝不

許命舍人賀季郭寶亮隨思玉同往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敕。賀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趨進曰：侯王忠於朝廷，爲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旣失辭，遂不放賀季歸，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賊至，競奔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立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在位公卿及閭里士大夫罕見甲兵，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又宿將已盡，餘皆後進少年，茫無主意，單有羊侃。

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而朝廷猶未知正德之情。命守宣陽門。何憤憤乃爾使東宮學士庾信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守朱雀門。營於桁北。太子命開桁以挫賊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賊至。信開桁擊之。見賊軍皆戴鐵面。退隱於門口。方食蕨。有飛箭中門柱。其蕨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又一無用廢物正德率衆迎景於張侯橋。馬上交揖。景軍皆着青袍。正德軍皆絳袍。旣與景合。悉反其袍。於是城中喧言正德反。帝及太子聞

之皆嘆息。但未識後事若何。且俟下卷再剖。

傳云。善人國之紀也。自韋叡。范沈諸人相繼而沒。用事者皆少年不諳事之臣。其敗機已伏。又專信朱異之言。雖有忠謀碩畫。概置不聽。梁武惑溺已深。焉得不爲侯景所困。詩云。讒人罔極。變亂四國。信哉。

南史演義卷二十四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明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四卷

羊侃竭忠守建業

韋粲大戰死青塘

話說正德既從賊。白下石頭之師皆潰。景皆遣將據守。進兵直至闕下。繞臺城三匝。旛旗皆黑。城中恟懼。羊侃詐稱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心稍安。景百道俱攻。鳴鼓吹角。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府。

東西華諸門。烟焰張天。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太子自奉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親率壯士數人踰城灑水。久之方滅。賊人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賊更作尖項木驢來攻。石不能破。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擲下。焚之立盡。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羊侃智勇兼備。惜不早用耳。當是時。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賊將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分番迭攻。侃隨方抗禦。賊不能克。乃築長

圍以絕內外。却說正德初意。兵至建康。景卽立之爲帝。而景專事攻城。不相推奉。正德心懷疑慮。謀之左右曰。侯王許過江後。卽奉我爲帝。今置不問。必有所不足於我也。我欲結其歡心。若何而可。左右曰。聞侯王子身南來。尙無妻室。前日求婚。王謝未遂。其志。王何不以女妻之。使諧伉儷之私。則其好永固。彼必助王爲天子矣。正德曰善。以幼女生得姣好。欲納之。景此計固好。但太難爲其女矣。其妻憐女幼小。不欲使爲景婦。正德曰。吾方仗侯公取天下。何惜一女。遂詣景營。謂之曰。



公軍中寂寞。僕有息女。性頗溫淑。願以侍公枕席。景大喜曰。得王文爲婦。當使長其富貴。乃命設宴於東宮。卽日成婚。東宮去城不遠。其中動靜。城上皆見。一日忽見宮中懸燈掛綵。賊衆皆披紅往來。少頃鼓樂喧天。笙歌聒耳。莫測其故。旋有賊騎數十。來至濠邊。指城上言曰。昔侯王欲娶王謝家女。尙謂門高非偶。今臨賀納女於侯王矣。比王謝何如。取笑太子聞之。怒遣人縱火。燒東宮殿臺皆盡。景亦怒。縱火燒乘黃廐。上林館。太府寺。皆成灰滅。戊午朔。景遂奉正德爲

帝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以景爲丞相。朱异聞正德僭號。勸上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异力勸擊之。開口便卽悞事。尚要力争耶。帝從其言。遂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卽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鷲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吾傾宗報國。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鷲曰。久以汝爲

死矣。今猶在耶。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不之殺。但  
聲言帝已晏駕。城中亦以爲然。於是太子請帝巡城。  
以安衆心。百姓聞警蹕聲。皆鼓噪流涕。衆心粗安。先  
是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  
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  
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闕  
前。當死闕後。至是子一啟太子。願與弟子四子五帥  
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太子許之。子一直抵賊  
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

出陣。子一徑前引槊刺賊。連殺數人。從者莫之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歸。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稍洞胷而死。子五傷脛。還至塹邊。一慟而絕。一門殉義。可謂難得。太子聞其死。傷悼久之。却說侯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城久不克。人心離阻。軍中乏食。乃縱兵掠奪。民米及子女金帛。自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十五六。乃更於城之東西兩處。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皆充力役。疲羸者卽殺以填山。號哭動

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拒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起層樓於山上。高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命軍士擲火爲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朱异有奴出降於賊。景卽以爲儀同三司。奴乘良馬。衣錦袍。循行城下。仰見异在城上。呼而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吾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降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

恩爲之致死。景又射書城上，遍諭士民曰：

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

雖是賊語，却切中梁病。

僕趨

赴闕庭，祇誅權奸，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吾一葦航之，景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當是時。勤王之詔四出。而各路藩鎮。皆懷觀望。或據  
強城。按兵不發。或托言糧缺。發而又止。或僅遣偏師  
入援。大軍不接。以故京師被圍已久。而外援杳然。先  
是邵陵王聞變。晝夜兼行。引兵入援。及濟大江中流。  
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衆請退。不許。遂帥西豐侯大  
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譙州刺史趙伯  
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合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  
聞之。遣軍迎拒。趙伯超謂綸曰。若從黃城太路進兵。  
必與賊遇。不如徑趨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賊

圍必解矣。綸從之。卷甲疾趨。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及旦。纔達於蔣山。賊不虞兵來。見之大駭。分兵三道攻綸。綸力戰却之。會大雪。天寒甚。山巔不能立營。乃引軍下山結寨。邵陵此舉雖不成。功尙爲梁朝壯色。賊兵陳於覆舟山。北綸兵陳於元武湖側。與賊對陳相持。至暮不戰。景伏兵於旁。佯退以誘之。安南侯駿見其退。以爲賊將走。卽率衆追逐。景旋軍與戰。伏兵起。左右夾攻。駿大敗而走。趙伯超望見亦退走。諸軍皆潰。綸收餘兵入天保寺。景縱火燒寺。綸率數騎逸去。士卒踐冰雪。往



往墮足。景悉收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及綸將霍俊等而還。明旦。陳所獲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軍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遂殺之。霍俊之氣至死不弱於是城中益恐。時朝野以候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死。死有餘辜人皆恨其死晚。而羊侃日夜守禦。心勞力瘁。未幾亦以疾卒。太子哀慟如失左右手。死得可惜於是人益危懼。景聞之喜曰。羊侃死。吾取城如拾芥矣。乃復大造攻具。大

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運土填塹。進焚臺城東南樓。勢甚迫。臺將吳景獻計太子。卽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纔滅。新樓卽立。賊以爲神。吳景亦有禦變之才。又賊乘火起於其下穿城而入。城中覺之。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截之。賊不得進。賊更作土山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厭賊且盡。賊計窮。乃徇於衆曰。有能獻計取城者。封萬戶侯。時有賊將宋焜獻計於景曰。決元武湖以灌臺城。則城立破矣。景從之。連夜決湖水。盡灌入城中。闕前皆爲洪流。百姓皆就高處避水。今

且按下慢講。且說其時來援者。却有一位忠肝義胆。

捐軀狗難的傑士。姓韋。名粲。字長倩。車騎將軍獻之

孫。徐州刺史放之子也。韋粲是出色人。故用特筆提出。粲少有父風。

好學厲志。及壯。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嘗以步兵校尉。

入為東宮領直。與太子深相愛敬。後遷為衡州刺史。

勤於政治。至是徵為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臺城破。

圍。怒曰。堂堂天朝。為犬羊所困。要吾輩臣子何用。因

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以兵力尙

弱。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

輕信人言。妄自發兵。願且少待。乃置酒留飲。粲怒。以  
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  
假令無救。豈得自安。目今巨寇滔天。君父在難。凡屬  
臣子。皆當致命。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出。慷慨激  
起敬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馳往見之。  
謂大心曰。上遊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  
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接應。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  
勢。移鎮湓城。賜以一軍相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乃  
遣中兵柳昕率兵二千人隨粲進援。行至南州。忽見

一枝人馬。步騎約有萬餘。旂號鮮明。甲兵堅利。浩浩蕩蕩而來。問之。乃司州刺史柳仲禮軍也。聞京師有難。亦來赴救。仲禮與粲本外兄弟。相見大喜。粲卽送糧仗給之。并出私財以賞其戰士。是時鄱陽王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州。以待上流諸軍。之高聞粲與仲禮兵至。遂自張公洲遣船渡之。未幾。宣猛將軍李孝欽。殷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各率衆來會。又湘東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竟陵太守

王僧辨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於是援兵

大集。

有如此之衆而不能救臺城之危豈不可惜

共屯新林。商議破賊。粲

謂將不一心。致敗之道。必得一人爲主。乃克號令。畫

一。因共議推仲禮爲大都督。以主軍政。獨裴之高自

以年位並尊。耻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衆曰。

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

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右。若論

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大計。

不得復論官職高下。將貴在和。方克協力。若人心不

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祭請爲諸君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朝不保夕，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高垂泣致謝。責人以禮聞者自服遂推仲禮爲大都督，衆將一稟指揮，合兵十餘萬。緣淮立柵，景見援兵大集，亦樹柵北岸以應之。先是景獲之高家室，囚於營。至是臨水陳兵，將其家室連鎖列於陣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卽烹矣。之高召善射者先射其子，再發皆不中。

賊仍囚之。俄而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  
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  
出。景亦引退。丙辰晦。仲禮將戰。夜至。韋粲營。剖分衆  
軍。時諸將各有據守。唯青塘無人守把。乃謂粲曰。青  
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此係要地。非兄不可。若疑  
兵少。當更遣軍相助。粲曰。自分才弱。恐不足以當此  
任。然公有命。僕曷敢違。仲禮乃遣其將劉叔育助之。  
丁巳朔。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韋粲引兵往青塘。忽  
大霧。咫尺不相見。軍迷失道。此其中亦  
有天意比及青塘。夜



已過半立柵未合。天已大明。侯景望見之曰。彼何人。斯而敢於此立寨。急擊勿失。遂親帥銳卒來攻。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首以舟師截其後。逸抵死相拒。久之賊來益衆。矢下如雨。逸不能支。叔首見賊盛。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直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親自搏擊。未幾一門皆爲賊殺。忠臣義士遠喪賊手梁復何望軍士飛報仲禮。言青塘被圍。仲禮方食。投箸而起。被甲握稍。帥麾下百騎馳往救之。此時仲禮尚有人心與景大戰於青塘。所向披靡。斬首數百級。

沉淮水死者千餘人。景退走。仲禮挺稍刺之。刃將及景。景覓胆俱喪。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其肩。仲禮墜馬。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見主將墜地。奮死往救。力斬賊將數人。賊稍退。乃扶仲禮上馬。殺出重圍。仲禮傷甚。至軍中昏迷不省人事。親將惠珩爲之吮瘡斷血。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後人有詩挽韋祭之死云。

吹唇百萬逞凶狂。  
赴難無人到建康。  
耿耿孤忠懸日月。  
令人千載憶青塘。

却說邵陵王綸自戰敗之後。奔于朱方。復收散卒。與東揚刺史臨城公大連。新塗公大成。自東道並至列營於桁南。亦推仲禮爲大都督。時賊圍甚嚴。內外水洩不通。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或獻策於太子。作紙鴟繫以長繩。藏敕於內。乘風放去。與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營望見。羣以爲怪。射而下之。援軍亦募有能入城通信者。許重賞。有鄱陽將李朗應募。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營。從此可以入城。鄱陽鞭而遣之。

朗卽投賊。賊見其背有傷痕，信而納之。於是乘間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噪。帝以朗爲直閣將軍，使還報命。朗不敢復過賊營，乃緣鍾山之後，夜行晝伏。積日乃達，諸將得敕，爭請仲禮進兵。而仲禮自韋粲死後，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須知粲之一死，關係甚大。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仲禮不睦。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三軍之命繫於一人，主將如此，焉得衆人協力。先是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又收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

薪芻魚鹽。至是壞尙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御厨有乾苔數十石。味酸塩。取以分給戰士。其後米亦竭。軍士或煮鐵。或熏鼠。捕雀以爲食。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死。而侯景之衆亦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到。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軍日盛。我軍乏食。未可與戰。不如僞且求和以緩其勢。因求和之際。運東城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

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歸舊鎮。太子以城中饑困。請帝許之。帝怒曰。和不如死。帝諱尙有英氣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坐視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帝遲回久之。乃曰。汝自斟量。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見朝廷受其和。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王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太子不得已。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欵出質。

子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此二語用之危下，豈不可笑。以景爲丞相、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吏部蕭瑳與賊將子悅任約，登壇共盟。又遣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與景相對數十步外，殺牲插血，盟旣畢，城中士民只道景卽解圍。久之，景了無去志，專修鎧仗，托云無船，不得卽發。且欲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太子雖覺其詐，猶依違從之。乙卯，景又啟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據壽陽，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

及譙州。侯得壽陽。卽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旣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太子並許之。欲求賊去。唯命庚戌。景是從何益於事。又啟曰。永安侯確。直閣趙威。方屢次隔棚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二人入城。卽當引路。帝便使尚書張綰。召二人入城。趙威方奉命。確固辭不入。邵陵王沆謂確曰。圍城旣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長圍不解。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



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那那得辭。確堅執如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刀。眦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先是帝常蔬食。斷暈。及城圍日久。御厨蔬茹皆絕。乃食鷄子。確入城。上鷄子數百枚。帝手自檢點。歔歔哽咽。謂確曰。釋在荊州。兵力最强。而竟不一至。何也。確泣而不言。當是時。湘東王繹。隨手挿叙湘東之不去國難擁數萬衆。軍於郢州之武城。河東王譽。以湘州兵軍於青草湖。桂陽王慥。以信州兵軍於西峽口。皆彼此觀望。淹留不進。

有蕭賁者。骨鯁士也。爲荊州泰軍。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常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知其譏已。甚忿其言。至是得帝敕。云與景盟。便欲旋師。賁諫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衆。未見賊而退。竊爲大王不取也。繹益怒。未幾因事殺之。繹業不終已見

于釋旣先歸。援軍皆解嚴。景乘其際。盡運東城米歸石頭。旣畢。謂王偉曰。軍食已足。計將安出。偉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

不足數王之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提。自古多矣。願且留此。以觀其變。正德亦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曰。是吾心也。遂命王偉修啟。歷數朝廷之非。指帝十失以上之。但未識所指十失云何。且聽下卷分解。

侯景禽獸爲心。人人皆知。梁武惑於朱异之言。深信不疑。到得兵臨城下。遂至計無所出。羊侃實心爲國而死。韋粲忠義奮發而死。天心已可概見。臨賀送女結歡。湘東擁兵不救。全無心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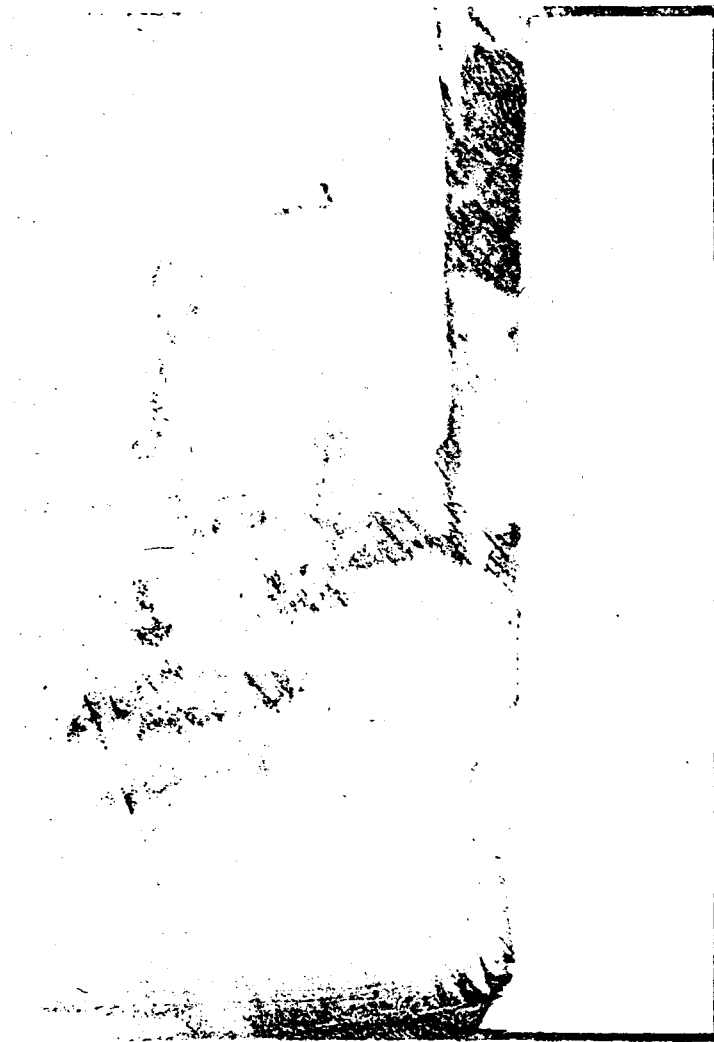
有愧韋祭蕭賁多矣。

南史演義卷二十四終

一ノ三ノ三

ノ二ノ一

三



南史演義卷二十五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五卷

侯景背誓破臺城

諸王歛兵歸舊鎮

話說侯景軍食既足。志在背盟。謀臣王偉力勸之。以爲去必不克。於是數帝十失。上啟於朝。其畧云。

竊惟陛下。踵武前王。光宅江表。躬覽萬幾。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秘奧。人君藝業。

莫之與京。臣所以踴躍一隅。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今爲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必將分災恤患。同休共戚。寧可納臣一介之使。貪臣汝顓之地。便絕和好。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君。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陛下授臣以上將。委臣以專征。臣受命不辭。實思報効。而陛下欲分其功。不使臣擊河北。遣庸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旌旗。鳥

散魚潰。紹宗乘勝。席卷渦陽。使臣狼狽失據。妻子  
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黯之守壽  
陽。衆無一旅。魏兵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  
南。勢未可測。旣而邊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以爲  
蕃捍。方欲勵兵秣馬。剋申後戰。陛下反信貞陽謬  
啟。復請通和。臣頻諫阻。疑閉不聽。反覆若此。童子  
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懦  
逗留。軍有常法。所以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  
律。受戮於漢。今貞陽以帝之猶子。而面縛敵庭。實



宜絕其屬籍以釁征鼓。陛下憐其苟存，欲以微臣相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汝潁。臣舉州內附，羊鴉仁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不爲罪，臣得之不爲功。其失五也。臣在壽春，祇奉朝廷，而鴉仁自知棄州內，懷慚懼，遂啟臣欲反，使臣果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誣陷頓爾。陛下曾不辨究，默而信納。其失六也。趙伯超任居方伯，惟知漁獵百姓。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以致隻輪莫返。其

罪因誅。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何以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裴之悌助成在彼。俾臣嚴制。遂無故遁歸。又啟臣欲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等皆明言求貨。非利不行。臣無賄於中。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以皇室重臣。每相祇敬。而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陛下不察。任其見侮。臣

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

所陳十失切中。梁武之病。但不應出自賊口耳。

臣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秕政。則臣幸甚。天下幸甚。

帝覽表。且慙且怒。城中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復詔援軍進兵。先是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疲病。橫尸滿路。不及瘞埋。國勢危如累卵。而柳仲禮身為都督。唯聚妓妾在營。置酒作樂。

君父在難。酒色是樂。可謂全無人心。諸將日往請戰。不許。安南王駿說。邵陵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其情可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能從。柳津遣人謂仲禮曰。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心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帝嘗問津。賊勢若何。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圍何由解。帝爲之淚下。中丞沈浚憤賊背盟。請至景所。責以大義。帝遣之。浚見景。問之曰。軍何不退。景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

之景怒拔刀相向曰我斬汝浚曰負恩亡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耶尼令仲禮輩愧死徑去不顧景以忠直捨之於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城陷賊衆皆從城西入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見帝云城已陷帝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衆散矣帝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且慰勞在外諸軍確泣而退俄而景入城先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帝命

左右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啟。帝問景何在。可  
召來。景遂入見。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  
引就三公榻。帝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無乃爲勞。  
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  
子猶在。北耶。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  
子皆爲高氏所屠。惟以一身歸陛下。帝又問初渡江  
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  
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卽退。復至。孔福  
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

摛舍人殷不害侍側。景傲然登堦。摛謂景曰：侯玉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須知禮亦足以服賊。太子與言，又不能答。景退，謂其黨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慙，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見悉撤兩宮侍衛，縱兵入宮。盡掠乘輿服御，宮人以出。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殿堂，矯詔大赦，自加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旋命石城公大欵以帝詔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衆議之。邵陵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直視不對。

裴之高王僧辨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  
悉力決戰。以贖前愆。何用躊躇。仲禮竟無一言。諸軍  
見其無戰意。乃各引兵還鎮。柳仲禮及其弟敬禮。羊  
鴉仁。趙伯超。並開營降。仲禮入城。先拜景。而後見帝。  
帝不與言。退見其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  
見。不忠不孝萃于一身。是日景燒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  
焚之。庚子。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任。朝臣皆還舊職。初  
臨賀王正德與景相約。平城之日。不得全帝與太子。  
故臺城一破。正德卽率衆揮刀入宮。那知景已使人



守定宮門。叱正德曰：侯王有令，擅入者斬。正德悚然而退。越一日，景令正德去帝號，遷為侍中、大司馬，入朝於帝。正德入見，拜且泣。帝曰：毀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自後常懷怨恨，未幾，景殺之。助賊為亂，即死賊手，天之報惡人亦巧矣。且說帝為侯景所制，心甚不平，怒氣時形於色。一日，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帝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為便殿主帥，帝不許。景不能強，心甚憚之。太子入見，泣且諫曰：宗廟存亡，皆係景手，願少忍之。帝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

不然。何惜一死而事流涕爲。梁武到底不弱到一日忽見省中。有驅驢馬帶弓劍。出入往來者。帝怪之。問左右曰。往來者是何人。直閣將周石珍曰。侯丞相甲士。帝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帝有所求。多不遂志。飲食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帝卧淨居殿。口苦索密不得。再呼荷荷而殂。昔日英雄何在而乃至此。年八十六。廟號高祖。景聞帝崩。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使主偉陳慶迎太子於永福省。如常入朝。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辛巳。

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卽皇帝位。群臣朝賀。改元大寶。是爲簡文帝。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誥敕詔令。皆代爲之。帝拱默而已。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太子。封皇子大心等七人。皆爲王。以郭元建爲北道行臺總督。江北諸軍事。鎮新秦。却說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置左右。確曲意承合。使景不疑。時邵陵王綸在郢州。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尙恨未得其便。卿還語家王。勿以吾爲念。一日景遊鍾山。確與偕行。見一飛鳥。景命

射之一發鳥落。又一鳥飛來。確彎弓持滿。欲射景。箭將發而弦忽斷。景覺其異。因叱曰。汝何反。確曰。我欲殺反者。而天不助我命也。景遂殺之。同爲賊殺比正德之死直有天淵之隔。時東吳皆有兵守。景遣于子悅。侯子鑒等東略吳郡。所將兵甚少。新城戍主戴僧遇有精兵五千人。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願公勿附於賊。無如郡人皆恤身家。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爭勸君正迎降。君正於是具牛酒出郊以迎子悅。子悅執之。而掠奪財物。

女東人大悔恨。

庸人不到  
事後不悟

沈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

守張皦合謀拒景時吳興兵力寡弱皦又書生不閑

軍旅或勸皦效袁君正以郡迎降皦嘆曰袁氏世濟

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

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及子鑒軍至皦

率衆與戰敗還府整朝服坐堂上賊至不動子鑒執

送建康景嘉其守節欲活之皦曰吾參任專城朝廷

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皦

曰我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生

語極  
決烈

景怒盡殺

之。并殺沈浚。

可謂死得其所

又賊將宋子仙攻錢塘。戴僧遇

降之。遂乘勝至會稽。時會稽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徵侯景殘虐。咸欲拒之。而刺史南郡王大連朝夕酣飲。不恤士卒。軍事悉委司馬留異。異隱與賊通。遂以衆降。大連被執。送之建康。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景志益驕。下令採選吳中淑女。收入府中。有容貌出衆者。教之歌舞。以資聲色之樂。賊黨有言溧陽公主之美者。景卽入宮。逼而見之。時溧陽年十四。芳姿弱質。果有沉魚

落雁之容。景一見。不勝驚喜。回顧左右曰。我初以正德之女爲美。今視公主之色。正德女不足數矣。因向溧陽曰。公主深宮寂寞。此間無可快意。不如隨吾回宮。共享榮華。與公主諧老。何如。溧陽羞慚滿面。低聲應曰。承大王不棄妾之願也。溧陽不堪景大悅。遂備小輿。載之以歸。是夕。召集賊臣。大排筵宴。以慶新婚。酒闌之後。與公主攜手入房。共效于飛之樂。可憐嬌花嫩蕊。狼籍於跋奴之手。帝聞之。封景爲駙馬。景益喜。三月三日。景請帝禊宴於樂遊苑。帳飲連日。還宮後。景

與公主共據御床。南面並坐。文武羣臣列坐侍宴。越日。又請駕幸西州。帝御素輦。侍衛寥寥。景甲士數千。翼衛左右。帝聞絲竹之音。悽然泣下。酒半酣。景起舞。亦請帝起舞。帝亦爲之盤折。可憐宴罷。帝攜景手曰。我念丞相。景曰。臣亦念陛下。且臣得尙公主。則與陛下爲至親。陛下苟無異志。臣亦寧有變心。請與陛下設誓可乎。帝從之。因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共保始終。蓋景欲娛公主意。故與帝盟也。當是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猶甚。百姓流亡。相



與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死者蔽野。富貴之家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而死。此皆平日奢淫之報。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邱隴焉。而景殘酷益甚。立大碓於石頭城。有犯法者。輒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每戰。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爲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今且按下不表。再說湘東王繹。字世誠。高祖第七

子也。初高祖夢一眇目僧。執香爐至殿前。口稱托生  
皇宮。徑往內走。高祖夢覺。而後宮適報皇子生。名之  
曰繹。少患眼疾。遂盲一目。高祖憶前所夢。彌加寵愛。  
及長。好學不倦。博極羣書。高祖常問曰。孫策在江東  
立業。年有幾。對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遂封湘東  
王。出爲荊州刺史。其在荊州。軍書行檄。文章詩賦。點  
毫立就。常曰。我韜於文字。愧於武夫。人以爲確論。性  
好矯飾。多猜忌。有勝已者。必加毀害。忌劉之遴才學。  
使人鳩之。如此者甚衆。是帝王之量妃徐氏有美色。忌才如此豈

嗜酒好淫。性又酷妬。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卽手加刀刃。以王眇一口。每知王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王見則大怒而出。王好讀書。卷籍繁多。每不自執卷。令左右更番代執。晝夜無間。以故左右出入無忌。妃擇其美者。常與之淫。有季江者。美姿容。尤爲妃愛。季江每嘆曰。植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尙多情。又有賀徽者。年少而貌美。妃常往普賢寺禮佛。遇之心動。卽令寺尼招之入內。遂與之私。意甚慊。書白角枕爲詩。互相贈答。

後事露。繹欲殺之。以其生世子方等。不忍。乃盡殺其  
所私者。而幽之後宮。更作蕩婦秋思賦以刺之。其詞  
曰。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  
樹。舍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  
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  
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  
不明。况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  
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瀦。秋

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  
之錦君悲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髻飄蓬  
而漸亂心懷愁而轉嘆愁縈翠眉歛啼多紅粉漫  
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  
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世子方等見之知爲其母作也且慚且惧原來方等  
有俊才善騎射臺城被圍繹停軍郢州獨遣方等帥  
步騎一萬援建康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蕩婦偏生  
賢及宮城陷繹還荊州方等亦收兵還甚得衆和湘

東始歎其能。又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遊七十餘里。湘東見之。大悅。然方等以母故。恒鬱鬱不樂。嘗著論以見志云。

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及之。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舉手動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徒耳。

又嘗謂所親曰。吾豈愛生。但恐死不獲所耳。今且按  
下慢講。且說其時。賊據建業。兇勢滔天。然方收集三  
吳。未遑經營江北。故京師雖破。外鎮猶強。荊州則湘  
東王繹。襄陽則岳陽王詵。湘州則河東王譽。信州則  
桂陽王慥。益州則武陵王紀。而鄱陽鎮合肥。邵陵據  
郢州。唯荊州地居形勝。兵力最強。特推爲督府。各受  
節制。提清當日形勢而湘東疑忌宗室。每與諸王不睦。先是  
太清三年。河東王譽移鎮湘州。前刺史張纘恃其才  
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怒。頗陵蹙之。纘恐爲所害。

輕舟夜遁。與湘東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小人悞人家國

乃奔江陵。求昵於繹。恰值桂陽王將還信州。欲謁督

府。停軍以待。纘因說繹曰。河東岳陽共謀不逞。欲襲

荊州。桂陽留此。欲應譽。咨湘東信之。遂殺慥。諸王由

是不服。其後督糧於湘州。譽怒曰。各自軍府。何忽隸

人。使者三返。譽竟不與。繹怒。欲伐之。世子方等請行。

繹乃給兵三千。使之往討。譽出兵拒之。戰於麻溪。方

等匹馬陷陣而死。雖以戰死實因母死湘東聞之。怒曰。河東敢

殺吾子。此仇必報。乃命大將鮑泉。率騎一萬進討。王



僧辨起竟陵之衆助之。刻日就道。僧辨因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求緩日期。釋疑僧辨觀望。按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耶。今唯有死耳。因斫僧辨中其左髀。悶絕倒地。亦非待臣之道。久之方蘇。卽下於獄。泉在旁。震怖不敢言。僧辨母聞之。徒行至宮。流涕入謝。自陳無訓。伏地求免。釋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泉獨將兵擊湘州。但未識湘州果得勝否。且聽下回分解。

侯景反覆小人。而又機變詭譎。其歸梁而畔。明

者早已知之。梁武以天挺之姿。壯時何等英邁。乃老而昏憤。但知佞佛。不惜民生。至呼荷荷而殂。哀哉。簡文爲景所制。悲笑由人。真是雖生猶死。設諸鎮兄弟。合力同心。以誅侯景。何愁不克。乃湘東心懷猜忌。小人乘此播弄。弟兄叔姪。互相殘賊。以致一敗塗地。可恨可憐。當爲千秋炯戒。

南史演義卷二十五終



南史演義卷二十六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六卷

陳霸先始與舉義

王僧辯江夏立功

話說鮑泉師至湘州。河東王譽引軍迎之。連戰皆敗。退保長沙。鮑泉圍之。譽告急於岳陽王。譽與左右謀曰。欲解長沙之圍。不如去伐江陵。江陵破。則其圍自解。乃留參軍蔡大寶守襄陽。自帥精騎二萬二千。

來伐荊州。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先是。晉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晉軍氣沮。繹將杜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則此圍自解。繹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晉母龔太妃登城拒戰。城得不破。晉聞之。懼根本有失。連夜棄營遁去。江陵始安。却說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湘東怒之。以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賊不足平矣。拂席待之。

僧辯入營。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情見期。乃宣釋命鎖之床側。令自作故。以謝淹。緩之罪。上呈湘東。湘東怒解。遂釋之。譽復求救於邵陵王綸。綸欲救之。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曰。

從來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况乎手足股肱。豈可相害。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古訪今。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

卷二十一

月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捐義。

虧失多矣。痛心切骨之言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

為藩屏盤固。宗室強密。第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

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如是則家

國去矣。唯望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幸甚幸甚。

繹得書。全不動念。復書於綸。但陳河東過惡。罪在不

赦。且曰。臨湘旦平。暮便返旆。綸見之。以書投地。慷慨

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此。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且說繹既不從綸言。命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

遂斬河東王譽。傳首江陵。繹反其首而葬之。以僧辯  
爲左衛將軍。斯時岳陽聞譽死。恐亦不能自存。乃遣  
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之國。後湘東又遣柳仲禮鎮  
竟陵以圖之。岳陽益懼。乃遣妃王氏及世子粲爲質  
於魏。乞出兵以擊仲禮。果應邵時魏宇文泰正欲經  
略江漢。得督來附。甚喜。乃命楊忠爲都督。擊仲禮。以  
援督。忠選騎二千。銜枚夜進。大敗仲禮於滌頭。獲其  
子弟。盡俘其衆。仲禮狼狽遁歸。於是義陽安陽竟陵  
三郡守將皆以城降。漢東之地盡入於魏。忠遂乘勝。



進逼江陵。湘東大懼。遣舍人庾恪說忠。曰。晉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如不助晉。願以次子方畧爲質。乞和大國。楊忠許之。繹乃與忠盟於石城。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爲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賢遷有無。永敦鄰好。忠乃還。却說邵陵王。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惡之。使僧辯帥舟師一萬。東趨江郢。聲言迎綸。還荆。授以湘州。其實襲之。軍至鸚鵡州。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侄。今歲伐人之兄。而不聞一矢一旅。加之於賊。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

言極痛切。僧辯送其書於江陵。釋命進軍。綸料不能敵。乃集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它志。在滅賊。湘東嘗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糧儲交絕。欲戰則取笑天下。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爭請出戰。綸不從。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釋以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爲領軍將軍。綸奔汝南。遣使請降於齊。欲圖安陸。爲西魏將所殺。邵陵結時鄱陽王在湓城。見宗室相殘。亦以憂死。由是賊未亡。而梁之宗室已死。亡過半矣。後人有詩譏湘東。

曰。

君父之讐甘共天。

摧殘骨肉劇堪憐。

詩書萬卷雖能讀。

忘却風人唐棣篇。

今且按下不表。且說一代將終。必有一代開基之主。應運而興。方天監二年。梁業正當隆盛。而代梁有天。下者。已生世上。其人姓陳。名霸先。特筆提出為霸字。先代梁張本。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邱長。陳實之後。世居潁川。實七世孫。達為長城令。愛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

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越八傳。至文讚。遂生霸先。少時倣儻有大志。不事生產。旣長。愛兵書。多武藝。身長七尺五寸。白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朱衣四人捧日而至。納之於口。及覺。腹中猶熱。霸先因自負。然困於貧賤。雖有冲天之志。無從施展。一日聞坐在家。聽見門前車馬聲喧。走出視之。乃是新喻侯蕭映。爲吳興太守。今日走馬到任。映坐輿中。望見霸先形貌非常。心甚異之。因呼左右。問其姓名而去。明日便邀霸先到署。談論竟日。益

嘆服。指謂左右曰。此人胸藏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畧。他日所就。正未可量。及映爲廣州刺史。遂引霸先爲參軍。令招集士馬。訓練武勇。境內賊寇無不推滅。先是交州刺史蕭詒。以殘刻失衆心。土豪李賁。連結數州強勇。同時造反。臺軍討之不克。賊將杜天合。杜僧明。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大恐。時霸先在。外爲遊軍。率其衆。卷甲兼行以救之。屢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大潰。僧明乞降。霸先愛其勇。收爲偏將。廣州以安。蕭映乃詳列其功。奏於朝。帝深異焉。授

爲直閣將軍。遣畫工圖其容貌而觀之。英確初次建  
功便足傾動人霸先益自激勵。其年冬。蕭映卒。詔以霸先爲交州  
司馬。與刺史楊驃南討李賁。驃見霸先麾下士卒勇  
敢。器械精利。喜曰。能剋賊者。必陳興國也。悉以軍事  
委之。時值蕭勃爲定州刺史。相遇於西江。勃知衆憚  
遠行。勸驃勿進。驃意猶豫。霸先謂驃曰。交人叛亂。罪  
由宗室諸侯。不恤人民。以致亂靡有極。定州復欲昧  
利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故當死生以之。豈  
可畏憚宗室。輕干國憲。今若違詔不前。何必交州討

賊問罪之師。卽有所指矣。瞞從之。於是勒兵鼓行而進。軍至交州。資衆數萬。據蘇歷江口立柵。以拒官軍。霸先爲前鋒。所向摧陷。賁大敗。遁入典徹湖。其地已屬屈獠界。衆軍憚之。是夜江水暴起七丈。奔注湖中。霸先乘流先進。衆軍鼓譟而前。賊衆大潰。遂擒李賁。斬之。傳首京師。以功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時太清元年也。明年侯景寇京師。霸先卽欲率兵入援。會廣州刺史元景仲陰與賊通。將以廣州附賊。霸先知其謀。乃集義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自縊。

霸先乃迎蕭勃鎮廣州。又值蘭裕等作亂。始興十郡皆從之反。勃令霸先討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興國在廣已有安定一方之功霸先乃厚結始興豪傑。同謀赴難。郡人侯安都、張偲各率千餘人來附。霸先皆署爲將。及葦軍將發。蕭勃遣使止之曰：「侯景驍勇。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然而莫敢當鋒。遂令羯賊得志。君以區區一旅。將何所之。况閩嶺北王侯。又皆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岳陽邵陵親尋干戈。以君踈外。詎可暗投。未若且住始興。遙張聲勢。保



太山之安也。霸先泣謂使者曰：僕本匹夫，荷國厚恩，往聞侯景渡江，卽欲赴援，遭值蘭裕作亂，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僕行計決矣，非詞說所能止也。乃遣使間道往江陵，受湘東節度，星夜進兵，至大庾嶺，忽有一軍擋住去路，霸先出馬，高聲喝道：何處兵馬，敢阻吾勤王之師？話猶未絕，只見對陣中旗門開處，冲出一將，高聲答道：吾乃南康郡大將蔡路。

養也。奉蕭使君之命。教我把守在此。不許一人一騎。放過嶺北。你是陳興國。莫想過。去且還始興去罷。霸先大怒道。誰爲我擒此賊。杜僧明一馬冲出。只見路養身邊閃出一員小將。年約十二三。手持大捍刀。身騎高頭馬。迎住僧明便戰。鎗來刀往。鬪至數十合。不分勝負。霸先暗暗喝采。便將鞭梢一指。大眾一齊殺上敵軍披靡。一時大潰。路養脫身竄走。小將落後不能去。遂執而訊之。姓蕭名摩訶。乃路養妻姪。侯安都愛其勇。收而養之。於是義軍進頓南昌。且說南昌一

路水道最艱。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往來行旅皆畏其險。霸先軍至。灘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舟行如駛。一日遂達西昌。天空無雲。有龍天矯水濱。長五丈五采鮮耀。軍人觀者數萬人。莫不嘆異。又軍嘗夜行。咫尺難辨。獨霸先前後若有神光照之。數十步外。並得相見。親將趙知禮怪而問之。霸先笑而不答。由是遠近聞之。皆歸心焉。今且按下。霸先起兵。再講侯景既集東吳。復思西侵。探得諸王侯同室操戈。互相屠滅。不勝大喜。遂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

合諸軍事。以詔文呈帝。帝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耶。然不敢違。卽其號授之。景乃命任約將兵三萬進寇西陽武昌。恰值寧州太守徐文盛募兵數萬。請討侯景。義勇可嘉湘東以爲秦州刺史使引兵東下。與任約遇於武昌。約不虞文盛兵至。初不爲備。文盛進擊。大破之。斬賊將數百。約狼狽走。喪亡不可勝計。明日文盛進擊。又大破之。景聞任約敗。大怒。遂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留王偉居守建康。自石頭至新林。戰船千艘。舳艫相接。行至中途。任約來謝喪師之罪。

南史江表傳卷之二十一

景曰。蕞爾賊何畏。汝看我破之。至西陽。與文盛夾江

築壘。文盛曰。景自恃無敵。必有輕我心。若不先挫其

鋒。必為所乘。於是策勵將士。乘其初至。攻之。士皆死

戰。殺其右丞庫狄式。和。景大敗。文盛此舉。差強人意。退營五十

里。集諸將問計。諸將請再戰。克之。景曰。彼氣方銳。戰

未可必。吾聞郢州刺史蕭方諸。湘東少子。不閤軍旅。

吾以輕兵襲之。可虜而獲也。得江夏。文盛在吾圍中。

彼且奔走不暇矣。諸將皆曰善。乃使宋子仙任約。帥

輕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文盛至不隄防。亦是無謀。却說方諸

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狎侮之。或使伏於床中。騎其背爲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蒲酒爲樂。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走告鮑泉。泉曰。徐文盛大軍方勝。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蓋珣率江夏兵五百。從文盛在外也。旣而告者益衆。始命閉門。而于仙等已馳入城。霎時殺進府中。方諸猶踞泉腹。以五色綵辯其髻。見于仙至。方諸迎拜。泉匿床下。此等人使守重。子仙見有五色綵。鑿不敗何待。拖出床外。俯而窺之。乃鮑泉也。有綵辯在髻上。衆大

南史陳書卷之二十一  
笑遂殺之。江夏已拔。景乘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軍。入江夏。文盛軍聞之。不戰而潰。文盛逃歸江陵。王珣以家在江夏。降於景。先是湘東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王琳、杜龕等東擊景。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湘東乃遣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以逸待勞。無憂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

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兵自岳陽往。武州刺史杜勣。兵自武陵往。共助僧辯。拒景。却說景在郢州。停兵三日。留其將丁和守之。使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又遣任約將兵一萬。聲言直擣江陵。親率大兵。水步並進。於是緣江城戍。望風皆潰。將次巴邱。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寂若無人。景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守將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使人對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旣而執王珣至城下。使說其弟王琳。出降。琳曰。兄



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反來誘我。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令軍士肉薄攻城。百道俱進。城中鼓譟。矢石雨下。賊死甚衆。乃退。僧辯又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所向皆捷。景怒。親自披甲乘馬。在城下督戰。呼聲動天地。僧辯緩服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臨敵不惧。僧辯有焉。再說湘東。聞任約西上。遣蕭惠正將兵拒之。惠正謝不能舉。胡僧佑自代。僧佑時坐忤旨繫獄。釋卽出之。拜爲武猛將軍。引兵前往。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陸戰。自可鼓掉直。

就巴邱。不須交鋒也。僧佑受命而行。軍次湘浦。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塔以待之。僧祐由他路而上。約謂其畏已。率衆追之。及於芋口。約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向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引兵亦至。相見大喜。原來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方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如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聞約向江陵。請於釋曰。

願假一旅。生擒此賊。繹乃遣之。使取僧祐。法和至。遂與僧祐合軍。是時任約自恃其強。全不以敵軍爲意。戒左右曰。速攻之。勿使逸去。遂直抵赤亭。法和謂僧祐曰。今日進戰。賊必敗走西北。可伏數十騎邀之。其帥可擒也。吾與將軍嚴陣待之。戒令軍士勿爲逞射。俟賊至柵前。聽吾鼓聲而起。寥寥數語料敵已審僧祐從之。臨戰。任約鼓譟而至。僧祐法和伏不動。賊拔柵而入。中軍鼓聲忽起。於是萬衆齊奮。爭先衝擊。賊遂大潰。任約自出掠陣。以率退卒。不能止。見敵軍紛紛殺來。只

得單騎走西北。果遇伏兵。束手就縛。是役也。賊兵死  
亡殆盡。收獲資糧器械無數。景聞之不敢進。留宋子  
仙丁和守郢城。焚營夜遁。任約執至江陵。叩頭乞降。  
願殺賊立効以贖前愆。釋下之於獄。不遽誅。爲下復用張本  
拜僧辯爲征東將軍。兼尙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  
使進復江夏。陸法和請還江陵。旣至。謂湘東曰。侯景  
自然平矣。蜀寇將至。請往禦之。蜀寇謂武陵王紀也。  
乃引兵屯峽口。伏下武却說僧辯進攻郢州。辛酉。克  
其羅城。斬首千級。賊退據金城。四面起土山攻之。宋

子仙窮蹙乞輸郢城。身還建康。僧辯譎許之。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信之。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以樓船截其去路。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敗。遂與丁和同時就擒。僧辯皆斬之。遂頓軍尋陽。以爲克復之計。却說景方遁時。戰艦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樅楊浦。船中腹心皆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王上蒙塵。寧忍遠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流泗鳴咽。卽命前進。遂返建康。

父在不苟免賢哉太子

再講景克京

師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故不急急於篡位。及兵敗而歸。猛將多死。不復以天下爲意。專與溧陽公主。日在溫柔之鄉。曲盡房幃之樂。朝夕歡娛。大廢政事。王偉屢以爲言。景因入宮稍疎。溧陽不樂。怨恨形於顏色。景慰之曰。近日入宮稍疎者。以王偉有言。暫相屈從。我二人恩愛如故也。溧陽大怒曰。王偉離間我夫婦。誓必殺之。溧陽醜極旋有以溧陽之言報知王偉者。偉恐爲所殺。因欲除帝。盡滅梁氏。以間其寵。乃謂景曰。今兵挫於外。民懷觀望。

不早登大位。無以一人心。但自古移鼎。必先廢立。旣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乃使衛尉彭雋帥甲士二百人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先是帝卽位以來。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陵侯諮。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入卧內。其後武陵以疑見殺。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不害曰。麗涓當死此下。至是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墻垣悉布枳棘。遂下詔。禪位於豫章王棟。棟。昭明太子之孫。豫章王歡之子也。時被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

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愕。不知所爲。侍衛逼之。泣

而升輦。

今爲天子異日求爲匹夫不可得焉。得不泣。

遂卽帝位於太極殿。

改元天正。於是宗室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景皆殺之。并殺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勢未須見殺。我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何所益。或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異平日。何也。太子曰。我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



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被害時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時郭元建在秦州。聞帝被廢。馳還建康。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我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大悔悟曰。今使復位。以棟爲太孫可乎。元建曰。及今爲之。猶愈已也。但未識簡文果得復位否。且聽後文再講。

湘東骨肉相殘。以至景賊猖獗。其罪大矣。陳興國本意。原欲爲國家出力。若謂遽有二心。非也。特天挺人豪。自有竒異。未免自負耳。侯景事事不愜人心。且更不成器局。乃至困迫已見。聽王偉小人之詞。遽害簡文父子。不但失筭。愈足使人悲憤。焉得不速之死也。

南史演義卷二十六終

年  
月  
日  
時

分  
二  
一  
一  
一

二  
三

南史演義卷二十七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七卷

侯景分屍懲大惡

武陵爭帝失成都

話說景聽元建之言。復欲迎帝復位。王偉聞之。遽入  
諫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且立豫章爲帝者。豈真奉  
之耶。不過爲大王受禪地耳。奈何自沮大計。景喜曰。  
微子言。幾悞吾事。於是遣使殺南海王大臨于吳郡。

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元建尙有人心景謂王偉曰：我今可以爲帝乎？偉請先弑簡文，以一衆心。景曰：卿快爲我了之。偉乃與彭儻、王修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已久，使臣等來此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復稱陛下？此酒恐不盡此乎？偉曰：實無他意。陛下勿疑。於是儻等并齎酒餽，侍坐陪飲。偉彈曲項琵琶佐酒。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爲

樂一至於此。先是帝夢吞土數升。明日以告殷不害。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搖首曰。此夢恐別有應。至是大醉而寢。儻以土囊覆其面。修纂坐其上而崩。果符吞土之夢。帝既崩後。加景九錫。已丑。豫章王禪位於景。景卽皇帝。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鼓譟而上。不脫國賊陸號曰漢。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并其二弟鎖之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載其諱於主上。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

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此噉飯。衆皆掩口而笑。其  
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造爲之。追尊  
父標爲元皇帝。先是景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  
被引接。及篡帝位。身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  
將多怨望。又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  
不容輕出。景鬱鬱不樂。謂左右曰。吾何樂爲帝。竟與  
受擯不殊。今且按下慢表。却說霸先兵屯西昌。遙接  
霸先進訓練士馬。以候荊州調遣。及聞侯景弑帝。已奪梁  
祚。不勝大怒。一面上表湘東。請早正大位。以繫人心。

一面卽請進兵。克復京師。恰好湘東令旨到來。拜霸先爲盪寇大將軍。着往尋陽。與僧辯合軍進討。霸先受命。卽統甲士三萬。戰艦二千。往尋陽進發。將次湓口。僧辯全軍亦至。彼此相見大喜。僧辯曰。得君來助。賊不足平矣。停軍一日。遂於白茅灣會集諸將。築壇歃血共讀盟文。霸先流涕慷慨。誓不與此賊俱生。將士皆爲感動。大軍方動已覺聲勢逼人是日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賊將侯子鑒奔還淮南。癸酉軍至蕪湖。賊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懼。乃遣侯子鑒率兵三



萬據姑孰以拒西軍。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賤，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戰，必獲大勝。汝但結營岸上，引船人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與霸先計曰：賊所以緊守不出者，欲老我師也。我當示弱以誘之。遂停軍蕪湖十餘日，不進。賊黨果以爲怯，大喜。告景曰：西師畏我之強，不敢直前，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引軍東下，直趨姑孰。子鑒乃率步騎度過西洲，於岸上挑戰。以戰船千艘泊於水際，俟

官軍上岸。水陸夾擊。僧辯乃使霸先。此段以僧辯為主以大艦夾泊兩岸。身領細船佯退。賊兵望見。以爲水軍將走。悉衆來追。追有里許。僧辯廻船奮擊。霸先以大艦橫截其後。鼓譟大呼。合戰中江。殺得賊兵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官軍遂入姑孰。僧辯曰。賊人破胆矣。急擊勿失。於是不暇解甲。引兵而前。衆軍繼進。歷陽諸戍相率迎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嘆曰。悞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乘潮入淮。

直至禪靈寺前。侯景乃以大船運石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處處以重兵守之。僧辯問霸先曰。賊力尙強。何計破之。霸先曰。此段以霸先爲主。前柳仲禮擁數十萬兵。隔水而坐。草祭在青塘。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必須引兵先度北岸。入其腹中。方克有濟。欲得虎子須入虎穴。行兵亦然。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僧辯大喜曰。微兄言。幾失制賊之術。是夜霸先帥輕步三千。先度北岸築柵。衆軍依次連築入城。直出

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亦帥侯子鑒等。於石頭東北。連築五城。以遏大路。景登石頭城。遙望官軍。大言曰。一把子人。何足打殺。望見霸先柵。審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勝也。賊亦能望氣耶丁亥。景帥精卒三萬。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謂僧辯曰。吾聞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彼此相應。今我衆賊寡。宜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聚鋒銳於一處。令賊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路置兵。調度得妙景見王僧志一軍。衆最寡弱。引兵先冲其陣。僧志小縮。霸先引

弩手二千橫絕其後。每發一矢。輒貫其胸。景兵乃退。繼又帥敢死士八百。棄鞘執刀。冲霸先陣。陣不動。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景殊死戰。僧辯以大軍繼進。賊遂大潰。諸軍乘勝逐北。霸先進破石頭城。遂入據之。景至關下。聞追兵已至西明門。不敢入臺。召王偉至前。怒色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悞我。偉不敢對。景遂策馬欲走。偉執韉諫曰。自古豈有叛走天子耶。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

掌。今日天亡我也。先是景所乘白馬。矯健異常。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軻。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敗。精神沮喪。至是卧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景乃易馬。與腹心房世貴等。率百餘騎東走。其黨王偉侯鑒等。皆倉皇遁去。城內無主。王克率臺中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卿良苦。朝夕拜手賊廷。克慚不能對。又問鹽綬何在。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鄉族。可惜一朝而墜。遂入臺城。迎簡文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

禮先是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倘嗣君尚在，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忍心哉。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當其任，成濟之事，請別使人。王乃密諭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簡文及太子已殂，唯豫章王棟兄弟尚鎖密室。至是相扶而出，逢杜勣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飲未竟，船忽壞，並沉於水。聞者悲之，詔分兩頭。侯景奔至晉陵，田遷引兵迎之，遂驅掠居民，東趨吳。

郡時謝答仁據富陽。趙伯超據錢塘。知其敗。皆叛之。景至嘉興。聞其叛。不敢進。乃退入於吳。僧辯命侯瑱率精騎五千追景。及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大敗之。擒賊將彭雋。田遷。房世貴等。瑱素恨彭雋。生剖其腹。抽其腸。雋猶未死。手自取腸。斬其首。乃絕。景帥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向蒙山。有羊侃之子羊鷓。景納其妹爲小妻。以鷓爲庫直都督。隨景東走。乃結同舟。王元禮。謝葳。蕤等。密圖之。衆並許諾。乘景晝寢。艙中。密囑舟師。迴船到京口。景覺大驚。



問曰何故至此。鵝曰欲送汝頭入建康耳。遂拔刀砍之。景倒船中。宛轉未死。衆並以長綯刺殺之。恐尸易爛。乃以五斗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叛逆人結局先是景未敗時。有僧通道人者。心志若狂。飲酒食肉。不異凡人。言人吉凶多中。景甚信之。一日景召使侍宴。僧通取肉拌鹽以進。問景曰好否。景曰太鹹。僧通曰不鹹。卽爛。何以供人食。當時莫解其所謂。至景死。乃驗尸。至建康。僧辯暨諸將皆賀。斬其首。遣羊鵝送之。江陵截一手。使謝葦送於齊。暴尸於市。士民爭取。

食之。并骨皆盡。其遺下如屬。並斬於市。溧陽公主亦與焉。時郭元建尚據南兗州。遣使乞降於僧辯。僧辯遣霸先向廣陵。受其降。會侯子鑿逃至廣陵。謂元建曰。我曹梁之深讐。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保爵位。元建從之。遂以城降齊。霸先至。聞元建復叛。齊將辛述已據廣陵。遂引軍還。行至半途。軍士綁縛一人解至軍前。云是王偉。見其躲匿草間。故執之。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蓋偉自建業逃後。諸郡皆已返正。無地容身。正欲越境投北。恰值霸先軍來。恐被擒獲。故匿草間。不意

爲軍人所執。霸先囚送建康。僧辯坐而見之。左右喝令下拜。偉曰：各爲人臣，奚拜爲？僧辯曰：卿爲賊相，敗不能死，而求活草間，可耻孰甚？偉曰：廢興命也。使侯王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僧辯命書賊臣王偉於背，遍殉六門以辱之。偉曰：昨行八十里，足力疲極，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尙書左丞虞隲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曰：汝讀書，乃爲作賊地耶？時趙伯超謝答仁亦降。僧辯囚之，與王偉並送江陵。丁巳，湘東王

下令解嚴。梟侯景之首于市。煮而漆之。以付武庫。下  
王偉等於獄。偉在獄。尙望生全。作詩贈王左右要人。  
以求援手。其詩曰。

趙壹能爲賦。

鄒陽解獻書。

何惜西江水。

不救轍中魚。

又上五百字詩於王。王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惡其  
人。乃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其書更佳。王構而視  
之。內有云。項羽重瞳。尙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  
赤縣所歸。王大怒。立卽獄中取出。釘其舌於柱。剜腹。

鬻肉而殺之。

倘無此文竟赦其大逆之罪耶。湘東甘心亡父於此可見。

乙酉盡誅

逆臣呂季略。周石珍等於市。趙伯超賜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簡文。特宥之。於是公卿藩鎮皆上表勸進。十一月丙子。湘東卽帝位於江陵。改元承聖。是爲元帝。乙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王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爲永喜王。論平賊功。大封功臣。以僧辯爲司徒。封長寧公。鎮建康。霸先爲征虜將軍。封長城縣侯。鎮京口。其餘進爵有差。邾說湘東雖卽大位。頗懷憂懼。嘗謂羣臣曰。國家自

遭景亂。州郡半失。長江以外。皆入於齊。荊州之界。北盡武寧。西拒硤石。餘郡皆爲周有。嶺南一路。又蕭勃據之。詔令所行。不過千里。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今欲自強。何者宜先。侍郎周宏正。請還舊京。以一人心。帝從之。乃下詔。遷都建康。時大臣胡僧祐。黃羅漢宗。懷等多。荊州人不樂東行。進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雖悔無及。且古老相傳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何用他遷。

只圖目前之安。妄言以帝沮大計。宗黃之罪難追。帝

令與朝臣議之。周宏正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都，謂是列國諸王無以慰四海之望。願陛下速還建康，勿惑人言。宗懔曰：宏正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是長策。上笑而止。明日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京，諸卿以爲何如？衆莫敢先對。上曰：勸我去者左袒，勸吾留者右袒。一時左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金陵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

豈不願陛下留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帝乃使術士杜景豪卜之。對曰：留此不吉。但陛下欲去不果。退而謂人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帝亦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不樂東下。卒從僧祐等議。元帝不都江陵不至遽下。元帝不亡。霸先不能遽。自爲帝。此一日。帝正視天。欲興陳。故使留滯荆州。坐待魏滅也。一曰：帝正視朝。忽報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稱帝。號舉兵大下。欲奪江陵。帝聞之大懼。你道武陵王紀爲何而反。紀字世詢。高祖少子。最承寵愛。始命爲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高祖曰：天下方亂。唯蜀地可免。故以處汝。汝其



勉之紀歛歛而去。性勤敏。頗有武畧。在蜀十七年。南  
 開寧州越巂。西通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  
 商賈。遠方之利財。用饒多。器甲盈積。當臺城被圍。直  
 兵參軍徐怵。勸其發兵入援。紀不應。梁武之子無不  
有欲死其父之心及聞武帝凶問。遂有自帝之心。或報湘東王興師  
 進討。呼其小字曰七官。文士焉能匡濟。左右諛之曰  
 他日主天下者。非殿下而誰。紀大喜。一日內殿柏木  
 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靡麗可愛。狀如芙蓉。遍  
 召諸將視之。皆云主有大吉。豈知非大吉耶紀遂以爲  
而却大凶耶

受命之符。乃於承聖元年四月。卽皇帝位。立子圓照  
爲皇太子。圓正等皆爲王。以孔豐侯。爲征西大將。  
軍益州刺史。徐怵苦口固諫。紀大怒。其後誣以謀反。  
執之至殿。謂曰。爾罪當誅。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  
怵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  
於市。孔豐侯。嘆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紀也。今  
先殺之不亡。何待。紀旣僭號。未卽舉兵入犯。時太子  
圓照。鎮巴東。啟紀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爲賊破。宜急  
進兵。又是一紀信之。遂留孔豐侯。及其子圓肅守

僕事人

成都親率大衆由外水東下。舳艫蔽川。軍容甚盛。將至巴東。知侯景已平。頗自悔。召圖照責之。照曰。景賊雖除。江陵未服。陛下旣稱尊號。豈可復居人下。紀以爲然。遂進兵。陸法和豫知蜀兵必來。築二城于硤石。兩岸運石填江。以鐵鎖斷之。紀不得前。乃遣其將侯獻引衆七千。攻絕鐵鎖。法和不能拒。遣使告急。時任約在獄待決。帝赦而出之。以爲司馬。使助法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者。本爲今日。因撤禁兵配之。又使將軍劉芬與之俱。帝嘗與紀書云。地擬

孫劉各安疆境情深魯衛書信恒通紀不答至是又  
復與書云

甚苦吾弟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以茲玉  
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憂如何自獯醜憑陵侯  
景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  
推事歸當璧弟還西蜀專制一方我不禁也如曰  
不然於此投筆友於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  
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懼愉之日上林靜拱  
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

紀亦不報。先是帝患蜀兵難禦。遣使求援於西魏。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時西魏宇文泰本有圖蜀之心。喜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矣。乃命大將尉遲迥統領精卒二萬騎萬匹。自散關進兵伐蜀。直攻劍閣。守將楊乾運聞魏師至。嘆曰。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國家巨寇初平。不思同心協力。保國安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我奚以禦魏哉。遂開關降。迥乃長驅直前。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元豐侯

出戰大敗人城。迴遣人招之。遂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成都遂失。蛤蚌相爭漁翁得利此之謂也却說紀在軍中。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銀五倍之。錦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而不以爲賞。其將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由是士卒解體。及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欲前則根本將傾。欲退恐東軍乘之。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子江安侯圓正詣荊州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帝知其將敗。不許。下圓正於獄。密敕王琳截其後。任約攻其前。於是前後夾攻。拔其三壘。兩岸十四城。

俱降紀不獲退。只得順流東下。將士稍稍逃亡。將軍樊猛追之。衆大潰。紀以數艦自保。猛圍而守之。帝聞紀敗。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乃引兵直犯紀舟。紀在舟中。繞床而行。見猛登舟。以金一囊付之曰。用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照送江陵。帝絕紀屬籍。賜姓饕餮氏。圓正聞賊。號哭不絕聲。及見圓照入獄。責之曰。兄何亂人骨肉。使痛酷若此。圓照唯云。計誤。帝命並絕其食。至齧臂相啖。

十三日而死。慘極痛極遠近聞而悲之。斯時蜀患既除。境內咸服。江陵可謂安枕。但未識從此以後。果得相安無事否。且俟下文再述。

王偉不顧名義。勸侯景滅梁以圖大位。景雖有賊智。豈能竊據。偉欲爲賊之功臣。卒不可得。賊中之下愚也。湘東猜嫌成性。幸有僧辯。霸先輔之。始得殲滅。景賊卽位後。時懷懼心。何如保全兄弟。各鎮一方。治則有磐石之安。亂亦成犄角之勢耶。武陵當侯景叛亂。不知進討。乃惑於殿



在開花。輒生妄想。湘東書以講解。終不知變。卒  
至魏師入蜀。轉眼之間。失其根本。父子受誅。愚  
之甚者也。自古以來。無論家國。未有手足不和。  
而能興發者。觀此可爲殷鑒。

南史演義卷二十八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八卷

魏連蕭登取江陵

齊納淵明圖建業

話說岳陽王粲聞武陵被殺。諸子皆餓死獄中。嘆曰：高祖子孫盡矣。唯我尙在。彼豈能容我乎。因乞援於魏。而身自入朝。此魏代荆州之由。告丞相泰曰：荆州所恃。不過僧辯。霸先。今鎮守南方。精兵猛將。皆隸其麾下。國

內空虛且繹自僭號以來性更猜忌專行殺戮人心不附。大國若遣一旅之衆直指江陵。僕率襄陽步騎會之。則反掌可克。大國可以拓土開疆。僕亦得紓已難。唯公鑒之。泰猶未許。乃遣使聘梁。以覘虛實。會齊亦有使至。帝接魏使不及齊使。且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使歸告泰。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乃遣常山公於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臨發。泰問謹曰。爲蕭繹之計若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

策也。移郭內民居。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泰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泰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東。縣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兵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定出下策。泰曰。善。却說武寧太守宗均。聞魏師動。飛報入朝。帝召羣臣議之。胡僧佑黃羅漢皆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無此理。乃復遣侍中王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

曰吾至石楚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

在夢中

散騎

郎庾季才言于帝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大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無貪目前之安。而上違天意也。帝素曉天文。亦知楚地有災。嘆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丙寅。忽報魏軍至樊鄧。岳陽王率師助之。帝始大懼。命內外戒嚴。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荆州刺史。又徵王琳於廣州。使

引兵入援。先是琳本兵家子。補叙王琳前事爲其姊後盡忠於梁張本其姊妹皆入王宮。琳少侍帝左右。有勇略。帝以爲將。能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功居第一。帝使鎮湘州。旣而疑其部衆強盛。又得衆心。欲使居遠。乃遷爲廣州刺史。琳私謂主書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家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家爭爲帝乎。卿日在帝側。何不一言於上。以琳爲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

兵作田爲國禦捍。麋然其言而弗敢啟。至是帝聞魏師將至。乃徵琳爲湘州刺史。陸法和朝夕登郢州城樓望北而嘆。乃引兵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以郢州重地不可無兵守把。乃使人止之曰。此處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還州。堊其城門。着衰經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十一月甲戌。帝大閱於津陽門外。步騎交集。行陣方列。忽大風暴雨從北而來。旗旛皆折。軍士不能存立。遂乘輕輦還宮。羣臣皆冒雨各散。朕之兆。是夜帝登鳳凰閣。徙倚嘆息曰。客星入翼軫。今

必敗矣。連呼奈何者三。嬪御皆泣。癸未。魏軍濟漢。宇文護帥精騎五千先據江津。以斷東路。進拔武寧。執太守宗均。是日帝自乘馬出城。行柵插木。周圍六十餘里。以胡僧佑都督城東諸軍事。尙書張綰爲之副。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侍郎元景亮爲之副。王公以下各有所守。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其時魏軍去江陵四十里。將到柵下。帝集羣臣方議出兵。忽報柵內失火。急令救之。已延燒數千餘家。焚城樓二十五所。帝乃自巡城上。臨所焚樓處望之。但見



魏師濟江千帆翔集乘風直進舟行如駛嘆曰長江天險彼穩渡中流若此耶四顧欷歔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若早從安正等言何至於此于謹進兵城下築長圍守之由是中外信命始絕胡僧佑請出蕩長圍帝許之乃引精騎三千開門出擊于謹伏兵營內俟其至弓弩並發軍不得進楊忠從旁橫擊之大敗走還帝益懼集羣臣於長沙寺問計朱買臣按劍進曰今日惟斬宗慄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

退入衆中。却說王琳聞詔。晝夜進軍。行至長沙。前有敵兵阻路。乃遣長史裴政從間道赴江陵報信。政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岳陽王呼而謂之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子。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曰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答鎖之。至城下。使謂曰。王僧辯聞荆州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城中人無與俱死。政不從。反告城上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執。情願碎身報國。不敢附逆。監者擊其口。政曰。吾頭可斷。吾口不可改。烈丈夫語。誓命殺之。

叅軍蔡大業趨前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時徵兵四方皆未至。魏人百道攻城。飛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蒙楯而行。胡僧佑親當矢石。晝夜督戰。鼓勵將士。衆咸致死。所向摧殄。城不至破。俄而僧佑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乘人心恐懼。悉衆急攻。遂破東門而入。帝率太子羣臣退保金城。嘆曰。今欲救死。不得不屈膝於魏矣。乃使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詣魏軍。請於于謹曰。大國若念舊好。肯延梁氏一線。情願稱臣納貢。長爲附庸之邦。望歛軍威。勿

迫人於險。于謹不許。二王大哭而返。時東南雖破。城北諸將猶致死苦戰。日暝。圍城陷。乃棄甲散。帝入東閣竹殿。舍人高善寶侍側。命取古今圖書十四萬卷。焚之于前。將自赴火。善寶抱止之。國君死社稷死亦甚好何必止之乃以寶劍擊柱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謝答仁。朱買臣進曰。城中兵衆猶強。乘間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請自護以行。謂必得脫。王褒私語帝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勲。不如降也。答仁

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卽授城中大都督。旣而召王褒謀之。褒又以為不可。答仁屢請不許。大慟歐血而去。答仁賊臣。乃能如是。于謹扎營於子城口。索太子爲質。帝使王褒送之。褒至周營。匍匐乞憐。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書於後曰。在國常山公家奴王褒。識者鄙之。斯是外圍。益急。羣臣相繼出降。帝左右漸散。遂去羽儀法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見帝出。相率奔至馬前。牽其轡以行。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

遣長壯軍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於道。軍人牽使  
帝拜。不勝屈辱。俄而岳陽王至。使鐵騎擁之入營。囚  
於烏幔之下。面數之曰。桂陽無辜見殺。河東闔門受  
誅。武陵旣敗。斬首舟中。諸子啖臂。餓死獄底。汝心何  
忍。而戕賊諸王若此。向者人爲汝食。今亦爲人噬耶。  
命左右食以草具。以困辱之。至夕。于謹遣人使帝爲  
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逼之曰。王至今日。豈得自  
出。帝曰。我旣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或問何意焚書。  
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不焚何待。

想是未讀仁義  
孝弟之書耳

晉既囚帝。請于謹曰。釋殺人多矣。願絕其命。以慰冤  
竟。謹卽使晉監刑。遂以土囊隕之。殮以蒲席。東以白  
茅。葬之於津陽門外。并殺太子元良。及始安王大略。  
桂陽王大成等。蓋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  
爲政尙嚴。城方圍時。獄中尙有死囚數千。有司釋之。  
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梏殺之。事未成而城陷。故其  
死也。人莫之惜。後人有詩譏之曰。

摧殘骨肉疾如讐。

半壁江山要獨收。

剗有岳陽心未服。

統兵百萬下荊州。

且說魏旣誅帝。盡俘王公以下。悉收府庫珍寶宮妃  
綵女。送之長安。羣臣降者。亦歸關中授職。乃立晉爲  
梁主。取其雍州舊封。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居  
江陵東城。魏將王悅將兵居西城。外示助晉。備禦內  
實防之。又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  
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  
踐。及凍死者什之二三。由是荆人不勝其毒。而皆歸  
咎於晉。先是晉將尹德毅說晉曰。魏虜貪琳。肆其殘  
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



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讐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壯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陛下恢宏遠畧。勿懷匹夫之行。唇口此策。固善。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如卿計。人將不食我餘。

此言亦確

旣而合城長幼被虜

又失襄陽。詔乃嘆曰：悔不用尹德毅之言。魏師既還，詔乃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尊其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子歸爲皇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表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仍依梁氏之舊。以蔡大寶爲侍中，僕射。王捺爲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雅達政事。文辭瞻遠。梁主推心任之，以爲謀主。比之諸葛武侯，捺亦亞之。故能外睦強鄰，內撫遺庶。諸王盡亡，詔獨延茲一線。復傳二代，亦天厚昭明而不遽絕。今且按下不表。却說僧辯初聞江陵被圍，乃其後也。

命霸先移鎮揚州。使侯瑱、程靈先等爲前軍。杜僧明、吳明徹等爲後軍。親自入援。未至而荊州陷。欲救無及。及聞元帝凶問。退守姑孰。以書寄霸先曰。

國家新破。故主云亡。朝無六尺之孤。野乏半年之積。人心漸散。宗社將傾。不有所奉。何以立國。意唯於宗室中。選立賢明。以主梁祀。庶三吳舊業。藉以相延。萬里長江。不至失守。然立君諒有同心。臨事尙期協力。願展分閫之才。以濟同舟之急。

霸先見書。痛哭報僧辯云。

身爲人臣。不能救主於危。萬死奚贖。足下旣懷殉國之忠。僕何敢昧捐軀之報。與滅繼絕。在斯時矣。定傾扶危。是所望焉。今孝元令子。尙有晉安。父死子繼。允協天人。倘足下奉以爲主。則社稷幸甚。

時晉安王方智爲江州刺史。於是僧辯從霸先之言。率羣臣連名上表。迎歸建康。卽皇帝位。時年十三。以僧辯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霸先爲征西大將軍。鎮京口如故。當是時。齊乘梁亂。侵伐頻乘。大江以外。遍地烽烟。僧辯霸先禦內靖外。不遑朝夕。一

日忽報齊清河王岳進兵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以  
州降之。因隨岳歸鄴。獨留齊將慕容儼戍郢州。儼  
曰。郢與江州爲唇齒。失郢是無江矣。因遣侯瑱率兵  
攻之。儼堅守不下。且說貞陽侯淵明留齊有年。求歸  
不得。今聞江南大亂。朝無共主。借此可爲歸計。收轉  
淵明  
歸國伏下齊陳連兵。乃乘間請於齊主曰。岳陽附魏。魏得據有  
荆襄。今建康孤危。必至盡爲魏有。陛下何不放臣歸  
國。以主梁祀。世爲附庸。奉齊正朔。則梁之卿士皆爲  
陛下陪臣。梁之山河皆爲陛下屬國。又有存亡繼絕

之名而坐收天下之半。臣若留此。不過亡國一俘。於齊何益。齊主召羣臣謀之。皆以爲便。乃使上黨王渙將兵一萬送淵明歸國。渙請益兵。齊主曰。汝何怯也。渙曰。是行也。不大集兵力以攝之。僧辯之徒未可說而下也。乃發兵五萬配之。進臨江口。征鼓之聲震驚百里。卽攝以兵力之謂使殿中尙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僧辯書曰。

嗣主冲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武帝猶子。長沙後代。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爾國。卿

宜部分舟艦。迎接新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倘或不然。大兵百萬。已次江口。星馳電發。立至建康。主臣同燼。玉石俱焚。成敗在卽。惟卿自擇。

僧辯不從。下令戒嚴。飭內外諸郡。各集兵馬。以拒齊師。貞陽亦與僧辯書。求請迎納。僧辯復書拒之曰。

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如明公不怠故國。緩服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匪公而誰。倘意在自帝。不敢聞命。

齊以僧辯不服。長驅進兵。破譙郡。攻東關。所向無前。

將軍裴之橫率兵禦之。大戰於關下。之橫陣亡。全軍皆覆。歸者爭言齊師之盛。前後莫測多少。刻日將至關下。僧辯大懼。自量力不能拒。乃出屯姑孰。決意改圖。遣使奉啟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僧辯執志不堅。異日爲霸先藉口。皆由此。繼遣尙書周宏正至齊軍奉迎。乞以晉安王爲太子。淵明許之。敕取衛士三千。僧辯只給散卒千人。備龍舟法駕迎之。淵明乃與齊師盟於江北。誓爲藩臣。不敢背德。盟畢。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渡。齊師北返。僧辯擁楫中流。尙恐齊藏禍心。不敢逕就西岸。



齊侍中裴英起。護送淵明入朝。會僧辯於江寧。謂曰。今而後非敵國而一家矣。僧辯勞之。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迎者以哭對。丙午。卽皇帝位。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詔解郢州之圍。送慕容儼歸國。齊亦以城在江外。難守。割以還梁。自是寧朝相慶。獨霸先不悅。四字領起下文無數情。先是。霸先與僧辯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彼此推心相待。及僧辯欲納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次。僧辯不從。霸先私謂所

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讐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受托孤之任。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爲乎。乃密有相圖之意。具袍數千領。及錦彩金銀爲賞賜之具。事未發。有告齊師大舉入寇者。僧辯遣其記室江旰來告。霸先使爲之備。正。好。借。此。聚。兵。霸先因留江旰於京口。托言舉兵禦齊。實襲僧辯。謀旣定。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徐度。杜稜。告之。稜有難色。霸先懼洩其謀。以手巾絞稜。闊絕於地。因閉之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侄曇

朗鎮京口。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臨發。霸先  
 控馬未進。安都怒且懼。追罵霸先曰。今日作賊。事勢  
 已成。生死決于須臾。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其  
 得免砍頭耶。數語惶急如見霸先曰。安都嗔我。乃急進。安都  
 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城墻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地  
 皆荒僻。無兵防守。安都被甲帶長兵。軍人捧之。投於  
 女垣內。眾隨而入。不數步。即僧辯署後。墻亦卑。一躍  
 而進。逢人即殺之。遂及僧辯臥室。霸先亦自南門入。  
 僧辯方起視事。外白有兵。問曰。兵何來。語未竟。兵自

丙出。僧辯離座遽走出。遇其子頽。呼曰：「霸先反矣！」僧辯遑迫。遂與頽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聽事前。斯時外兵益集。左右死傷畧盡。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乞哀。霸先曰：「速下就縛。不然我焚樓矣。」軍士將縱火。僧辯父子遂下。霸先執之。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身為大將。何無備若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為無備？」且汝欲殺我。乃謂我欲殺汝耶？」是夜鎖其父子於別室。皆縊殺之。兩雄不並立。霸先不殺僧辯。僧辯亦必殺霸先。所謂先下手為強耳。乃列僧辯罪狀布告中外。且曰：「斧鉞所加。唯僧

辯一門。其餘親黨一無所問。貞陽遂遜帝位。出就外邸。百僚奉晉安復位。大赦改元。以淵明爲司徒。封建安公。加霸先尙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大權一歸霸先。人謂霸先之殺僧辯。全爲國事起見。不知致二人忝商者。尙有一段隱情在內。說也話長。且聽下文分講。

岳陽投魏。皆因湘東殲滅宗支。欲藉以免禍。且復讐也。乃引魏入境。直猶倒戈而授之柄。雖叩首稱臣。庸得自由。貞陽旣投於齊。聞梁亂而欲

覬大位。亦是引狼居屋。况并不能久安其位。禍由自取。王僧辯始與霸先議立晉安。慷慨仗義。旋以貞陽倚齊。爭立。又復首鼠多端。宜霸先力爭之也。爭之不聽。因而殺之。迎立晉陽。大權得握。以至騎虎難下。有不得不受命之勢。殆亦天啟之者耶。

南史演義卷二十八終

非身濟身

名二二二

三

南史演義卷二十九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二十九卷

慕狻童紅霞失節 掃餘寇興國稱尊

話說霸先襲殺僧辯。其隙從何而起。先是霸先有女。名紅霞。其母張氏。霸先妾也。夢折桃花而生。故以紅霞爲名。年及笄。美而慧。不特容顏出衆。亦且詩畫兼優。自江陵之陷。霸先子弟之在荊州者。盡入於魏而



紅霞常依膝下。母又早亡。霸先特愛憐之。恣其情性。

不甚拘束。故常風流自喜。

閨訓所  
以要緊

是時霸先與僧辯。

結廉藺之誼。僧辯有子名頽。饒丰姿。善騎射。霸先遂

以女許焉。會僧辯有母喪。未成婚。一日頽至京口。以

子壻禮來見。紅霞方問省堂上。從屏後窺之。見其體

態不羣。風流可愛。自以爲得人。不覺春心撩亂。歸房

之後。感想形於夢寐。私語其婢巧奴曰。天下美男子。

有勝於王郎者乎。

口誦心維大有  
急不能待光景

巧奴笑曰。王郎美

矣。小姐特未見東閣公子。身邊隨侍的陳子高耳。其

美勝於王郎數倍。如並見之。當使王郎無色。紅霞曰。那人何在。巧奴曰。其人卽在府中朝夕侍公子左右。公子亦愛如珍寶。紅霞曰。汝得令我一見乎。巧奴曰。見之甚易。俟其隨公子在堂。小姐亦從屏後窺之。可耳。一日探得公子在堂。卽往窺之。果然容顏姣好。遠勝王郎。遂移思慕之心。全注于高身上。見色卽慕人。盡可夫矣。看官你道于高因何在府。先是于高世居會稽山陰家甚貧。業織屨爲生。侯景亂。人民漂散。于高從父流寓都下。年十六。尙總角。容貌昉麗。纖妍潔白。如美婦。

人。螻首膏髮。自然蛾眉。見者靡不嘖嘖稱羨。卽遇亂卒。揮白刃。相加。見其姿態。噤不忍下。得免死者數矣。及侯景平。干戈稍息。人民各歸故土。子高父已死。亦思還鄉。一日。走往江口。覓船寄載。路遇一相者。熟視之。曰。觀子氣色。精光內露。富貴在卽矣。子高曰。貧若若此。得免餓死。幸矣。何富貴之敢望。相者曰。子記吾言。前途自有好處也。子高笑而置之。行至江口。見有巨船廿號。旗旛招颺。排列江岸。詢之。乃是霸先。任名。舊字子華。素具文武才。卽後陳文帝。以將軍出鎮吳興。停

舟於此。子高不敢求載。呆立視之。時蒨在舟中。獨坐無聊。走向艙口外望。忽見一美少年。提一行囊。立在船側。雖衣衫籃縷。而顏色美麗。光采奕奕。大驚曰。不意塗泥中。有此美璧。艷色在前。正中下懷。蒨素。有龍陽之癖。一遇子高。越看越愛。不禁神魂飄蕩。便令人呼之上船。子高進艙。叩見。退立於旁。近視之。更覺其美。便問曰。若欲何往。子高曰。欲歸山陰。在此求載。蒨曰。汝歸山陰。量汝亦無出頭之日。若欲富貴。盍從我去。子高忽憶相士之言。連忙跪下謝曰。如蒙將軍不棄。願充

執鞭之役。蒨大喜。便令後艚香湯沐浴。衣以錦繡。使

之侍側。是夜遂共枕席。

其兄肆淫其妹桃花。星已暗暗照命矣。

蒨頗偉

於器。子高初嘗此味。相就之際。不勝痛楚。嚙被以忍。

被盡裂。蒨憐之欲止。曰得無創巨汝太過耶。子高曰。

身既屬公。則我身卽公身也。死且不辭。創何害焉。蒨

益愛之。事畢擁抱而睡。日中不起。蓋子高膚理色澤

柔靡都曼。而性又柔順。善體主意。曲得其歡。故蒨得

之。如獲至寶。自此以後。恒執佩身刀。侍立左右。片刻

不離。蒨素性急。在吳興時。每有所怒。目若虓虎。齧齧

欲啖人。一顧子高。其怒立解。麾下稟事者。必俟子高在側。可以無觸。公怒。蒞常爲詩贈之曰。

昔聞周小史。今歌明下童。玉麈手不別。

羊車市若空。誰愁兩雄並。金貂應讓儂。

因教以武藝兼習詩書。子高從此亦工騎射。頗通文義。一夜蒞樂甚。私語子高曰。人言吾有帝王相。審爾當冊汝爲后。但恐同姓致嫌耳。子高曰。古有女王。當亦有男后。明公果垂異恩。奴亦何辭。作吳孟子耶。因請改姓爲韓。蒞大笑。年漸長。子高之具亦偉。蒞嘗撫

而笑曰。他日若遇娘子軍。當使汝作前鋒。衝堅陷陣。所當者破。亦足壯我先聲也。孰知先將其妹試起。子高答曰。政慮粉陣繞孫吳。非奴鐵纒稍翼之。使前王大將軍不免落坑塹耳。其善酬接如此。藹又夢騎馬登高山之上。路危欲墮。子高從後推之。始得升。由是益寵任之。至是藹解吳興之任。佐霸先鎮京口。同居一府。子高亦住府中。故紅霞見而悅之。謂巧奴曰。汝固有眼。不意近在一家而幾失之也。自此朝思暮想。懣懣生起。病來巧奴會其意。乃曰。小姐近日精神消滅。得毋爲

那人乎。紅霞曰。不瞞你說。我實想他。你有何計策。喚他進來。一遂吾懷。吾當重重賞你。巧奴搖首曰。奴亦有心久矣。但那人與公子。時刻不離。無從近之。奈何。紅霞聞之。默默不樂。因作一詩寄意云。

錯認王郎是子都。

牆東更有霍家奴。

只憐咫尺重門隔。

暮雨瀟瀟暗自吁。

一日紅霞正在房中納悶。忽見巧奴笑嘻嘻走進道。小姐喜事到了。紅霞曰。何喜。巧奴道。今日大將軍出征。帶領公子同往。子高因有微恙。不便鞍馬。獨留書。



室我已打聽明白。到晚小婢以小姐之命喚他。那怕

他不卽進來。豈非平日相思。可以一旦消釋。若無紅

焉能私合紅霞大喜。巴不得立時相會。就囑巧奴。觀此可見點

燈後。先把守門人打發開了。卽到東園。悄悄領他進

來。巧奴欣喜領命。却說子高隨公子在府所居。名曰

東閣。乃是內園深處。與小姐所住內室。僅隔一條夾

巷。公子愛其地幽雅。故獨與子高居此。其餘從者。口

間進來伺候。夜間俱宿外廂。將子高當作絕代麗人。

而以東閣爲藏姦之所。奈值軍事緊迫。子高病體初

愈不能隨往。故留他看守東閣。且可靜心調養。當日  
子高獨處無聊。到夜更覺寂寞。坐至更初。正欲閉戶  
就寢。忽見一輕年女子。悄步入室。子高忙問道。姐姐  
到此何幹。女微笑道。吾奉小姐之命。特來喚你進去。  
子高愕然道。僕何人斯。而敢私入內室耶。巧奴再三  
催之。堅不敢往。巧奴無奈。只得進內回覆紅霞。言其  
懼罪不進之故。紅霞此時已等得不耐煩。聞其不來。  
心愈着急。一腔春意。那裏按納得住。也顧不得千金  
聲價。只得帶了巧奴。自往招之。時已更深。月明如晝。

府中上下俱已熟睡。唯子高被巧奴一番纏擾。坐臥不寧。門尙半啟。忽見巧奴復來。低語道。小姐自來喚你了。快去接見。子高大驚。連忙趨出。果見小姐立在門首。便道。何物小子。敢勞小姐降臨。紅霞以手招道。來奴自有話問你。只此一招一呼。活態如見。回身便走。巧奴便催他進內。子高懼違小姐之命。只得帶上雙扉。亦隨後而入。幸喜一條長街。曲曲折折。直至內宅門首。守門乃一老僕。已受紅霞囑咐。早早去睡。並無一人撞見。須知深閨內院。此等事越做得易。心下稍安。及進宅門。小姐已歸繡

閣巧奴候在庭中。便引子高直至內房。諸婢知趣。各自躲開。單留小姐獨倚粧臺。子高見了小姐。忙卽跪下。紅霞便以手扶起道。不必行此大禮。但奴慕郎已久。渴欲一會。郎何作難。若此。子高曰。非不欲也。直不敢耳。紅霞曰。我爲父愛。府中人莫敢犯我。子毋畏焉。巧奴在旁道。夜深了。良辰有幾。請安睡罷。好湊趣斯時女固春心蕩漾。男亦慾火如焚。遂共解衣上床。要曉得紅霞情竇雖開。尙屬含葩處女。怎禁得子高之具。已與主人相仿。嬌枝嫩蕊。豈堪承受。只因紅霞貪歡。

過甚。雖苦亦樂。又虧子高曲意。溫存漸入佳境。使之盡忘艱楚。直至五鼓。雲收雨散。方擁抱而寢。沉沉睡去。巧奴見天色將明。忙催子高起身。二人只得披衣而起。送至堂前。重訂後會而別。從此朝出暮入。巧奴亦諧私好。紅霞越發情濃。所有珠玉珍寶。價值萬計。悉以與之。又嘗書一詩於白團扇。畫比翼鳥於上。以遺子高。暗裏任來已難掩人耳目。又要賣弄才情形之紙墨其事焉得不破。詩曰。

人道團扇如圓月。

儂道圓月不長圓。

願得炎州無霜色。

出入歡袖千百年。

子高亦答以詩云。

團扇復團扇。

宛轉隨身便。

珍重手中擎。

如見佳人面。

久之事漸洩。合府皆知。唯事關閨閣。又係主人愛女。誰敢洩漏。故霸先全然不覺。其後子高恃寵。凌其同伴。同伴怨之。欲發其事。而慮主人庇之。反致罪責。乃竊其所贈團扇。逃至建康。以呈王顏。且告之故。顏大忿恨。訴其父僧辨。僧辨怒。托以他故。絕陳女婚。霸先亦怒。謂僧辨無故絕婚。必有相圖之意。因此外和內。

忌常懷異志。至是僧辨納淵明爲帝。又拂其意。遂發兵襲僧辨。併其子頴。殺之。後蒨出鎮長城。子高隨往。不得與女相見。女日夜想念。鬱鬱而死。子高不能常得復合焉。得不以鬱死此女子犯淫之報。此是後話不表。再說僧辨既死。其親戚黨與之爲州郡者。皆不附霸先。於是杜龕據吳興叛。韋載據義興叛。王僧智據吳郡叛。徐嗣徽及弟嗣先。皆以州降齊。欲爲僧辨報仇。霸先聞諸郡不服。謂其侄蒨曰。汝往長城。速收兵以備杜龕。吾使周文育進攻義興。蒨奉命。晝夜馳往。纔至長城。收兵得

數百人。杜龕將周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皆失色。舊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此表陳泰攻之不克而退。却說文育進攻義興。義興縣多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遂却。韋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霸先聞文育軍不利。乃留侯安都宿衛臺省。親自出兵討之。那知徐嗣徽打聽霸先東出。密結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八千。乘虛襲建康。且約齊師爲援。是日入據石頭。游騎



至闕下。

一路未平一路復乘虛而入此時霸先真有左支右紬之勢

安都閉城門。

藏旗幟示之以弱。下令城中曰：登陴彌賊者斬。及夕。

城中寂然。外兵莫測所爲。不敢遽攻。安都乃夜爲戰。

備。明旦帥甲士三百開東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

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却說霸先至義興。進攻韋。

載。授其水柵。載懼乞降。霸先厚撫之。引置左右。與之。

謀議。忽報嗣徽任約率兵內犯。石頭已失。大驚。乃留。

文育討杜龔。救長城。裴忌攻王僧智。收吳郡。自引親。

軍。卷甲還都。饒至建康。恰值齊將柳達摩赴嗣徽之。

約率兵一萬。運米三萬石。馬千匹於石頭。兵勢甚盛。

霸先問計於韋載。

善用兵者朝為寇讐暮為心腹霸先之謂也

載曰。齊若

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乃於大航之南。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先是嗣徽入犯。留其家於秦郡。安都覘其無備。襲破之。俘數百人。收其家得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第處得此。今以奉還。嗣徽大懼。當是時。柳達摩度淮置陣。霸先督

兵疾戰縱火燒其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死者以千數。明日再戰。又大破之。盡收其軍資器械。齊師不敢出。亦退守石頭。霸先四面進擊。絕其水道。城中水一升。直絹一匹。達摩懼。遣使求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京師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和。請以霸先從子曇郎爲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郎。不恤國家。今決遣曇郎。棄之寇庭。但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卽背盟。見得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鬪也。乃以曇郎爲質。與齊人盟於城外。

將士恣其南北。齊師乃退。嗣徽任約亦皆奔齊。話分  
兩頭。裴忌受命攻王僧智。率其所部精兵。倍道兼行。  
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呼聲震天地。  
僧智以爲大軍至。懼不敵。輕舟奔吳興。旣而奔齊。忌  
入據之。霸先卽以忌爲吳郡太守。一處陳蒨在長城。  
收兵得八千人。與支育合軍。進攻杜龕。龕勇而無謀。  
嗜酒常醉。其將周泰隱與蒨通。屢戰皆敗。泰因說之。  
使降龕。將從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讐隙如此。降必不  
免。何可屈已。因出私財賞募。得壯士數百。出擊蒨軍。

大破之。龔喜飲酒過醉。

可惜英雄婦人嫁此酒鬼。

是夜周泰開門。

引敵入城。兵至府中。龔尙醉卧未覺。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盡滅其家。由是東土之不服者皆平。再講齊師既歸。降將徐嗣徽等。日夜勸齊伐梁。謂江南一舉可取。齊主從之。乃遣儀同蕭軌。庫狄伏連。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大舉入寇。晝夜兼進。直據蕪湖。霸先得報。謂諸將曰。何如。吾固知齊兵之必至也。乃遣侯安都率領諸將。共據梁山禦之。齊人詐言欲召建安公淵明歸北。當卽退師。霸先欲具舟送之。會

淵明疽發背卒不果。於是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建康大震。羈先乃遣文育將兵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爲犄角之勢。以拒之。齊人跨淮立橋引渡兵馬。夜圍方山。而嗣徽則據青墩之險。大列戰艦以斷文育歸路。兵勢嚴密。至明。文育鼓譟而發。反攻嗣徽所向披靡。直出陣後。嗣徽有偏將鮑碎。力敵萬夫。勇冠一軍。獨以小艦殿後。文育乘舟舳艫與戰。相去數丈。躡身一躍跳上碎船。手起刀落。將碎斬落水。中連殺數人。牽其船而還。此表。

之勇。嗣徽之衆大駭。癸卯，齊兵進及倪塘。遊騎直至臺城。上下危懼。霸先因作背城之戰，親自出拒。恰好文育軍亦至，士氣乃壯。將戰，大風從敵陣來。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焉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齊兵乃却。俄而齊師至幕府山，鋒甚銳。霸先不出。潛使別將錢明領精卒三千乘夜度江，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由此乏食。只顧前而不顧後，焉得不敗。任約謂嗣徽曰：此時尙可一戰。若相持不決，糧盡兵散，何以自全？嗣徽曰：然。乃

引齊軍踰鍾山。至元武湖。進據北郊。壇以逼建康。羈先移兵壇北。與齊人相對。是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深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扇以爨。而臺中地高。水易退。道路皆燥。官軍每得更番相易。然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人盡憂之。天少霽。羈先將戰。向市人調食。僅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恰好陳蒨以米三千斛。鴨千頭。從間道送至建康。羈先大喜。乃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分以鴨肉數臠。未明。蓐食。比曉出戰。侯



安都謂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兩兵方合。安都挺鎗躍馬。冲入敵陣。手殺數人。忽馬蹶墜地。齊人圍之。奮鎗亂刺。摩訶望見。單騎大呼。直衝齊軍。刀舉處。齊將紛紛落馬。殺開一條血路。奪得敵馬。以與安都。安都乃免。此表摩訶之勇。霸先望見曰。事急矣。遂與吳明徹等聚兵合擊。各殊死鬪。周文育又從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首尾並舉。齊師大潰。斬獲萬餘。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乘勢追襲。虜得齊將蕭軌。

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瀾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是役也。梁大勝齊。齊喪師十萬。逃歸者不及什之二三。建康危而復安。軍士以賞俘換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蕭軌等於市。齊人聞之。亦殺陳曇郎。是時外寇既靖。疆土粗安。乃進霸先位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於是大小臣工。皆知梁祚將終。霸先革命在郎。而相率勸進。霸先受命亦時勢使然。猶之騎虎不能復下也。太府卿何凱。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枚。皆

言草土中有紅光透出掘而得之。主有聖明治世。謹奉以獻。霸先受之。又大夫王彭稱於今月五日平旦見龍迹自犬社至象闕。亘三四里。爲霸先賀。司天官奏慶雲呈於東方。慧星見於西北。主有除舊更新之象。又鍾山甘霖大降。嘉禾一穗六岐。羣臣爭勸霸先受禪。以副天人之望。於是進爵爲王。增封二十郡。自置陳國以下官屬。冕用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永定元年十月戊辰。敬帝下詔禪位於陳。是日陳主使將軍沈恪勒兵入殿。衛送梁帝如別宮。沈恪

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  
受死耳。決不奉命。沈恪尙有良心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他  
人代之。乙亥。王卽帝位於南郊。先是氛霧滿天。晝夜  
晦冥。至於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意焉。禮畢。還  
宮。臨太極前殿。受百官朝賀。改元大赦。奉敬帝爲江  
陰王。降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辛巳。立七廟。追尊皇  
考曰景皇帝。皇妣董氏曰安皇后。立夫人章氏爲皇  
后。以太子昌留魏。故不立太子。先是侯景之平也。火  
焚太極殿。敬帝時。議欲建之。獨闕一柱。遍索山谷間。

不得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江口。朝臣皆以爲天降神木。助宏王基。上表稱賀。遂取以建殿。尺寸不爽。殿成。詔以皇姪禕爲臨川王。大封百僚。梁之舊臣莫不受命。那知四方皆服新朝。一人獨懷舊主。聞陳篡位。仗義興兵。誓必爲梁報讐。帝聞之。歎曰。吾固知其不服也。你道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講。

紅霞滂女何足重輕。所以曲折寫之者。爲陳霸先與王僧辨父子啟釁之故。蓋天之所興。魏不

得而奪之。齊亦不得而禁之。陳蒍有龍陽之好。嬖人通其妹而不知。遏淫說有云。我旣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信矣。戒之哉。

南史演義卷二十九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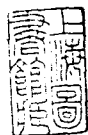


南史演義卷三十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十卷

廢伯宗安成篡位

擒王琳明徹立功

話說梁社既亡。舊臣皆服新朝。孰敢起而相抗。單有  
湘州刺史王琳。素懷忠義。不以盛衰改節。先是江陵  
陷。元帝被害。琳率眾發哀。三軍縞素。屯兵長沙。傳檄  
州郡。爲進取之計。補琳前事敬帝既立。琳復推戴建康。不



敢有二及霸先誅僧辨。握大權。隱有受禪之志。心甚不平。繼聞敬帝禪位於陳。不勝大怒。乃求援於齊。請納永嘉王莊。以王梁祀齊。乃送莊還江南。琳便奉莊。卽帝位。改元天啟。莊以琳爲丞相。建牙勸衆。大治舟艦。欲攻建康。帝聞其反。乃假侯安都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於武昌。以擊之。謂二將曰。王琳蓄志已久。練兵有年。其下多驍勇之士。此未可以輕敵也。二人素輕王琳。以爲此殘梁遺寇。平之易若反掌。絕不爲意。又兩軍並行。不相統攝。部

下交爭各無奮志。伏下致敗之由行至武昌。琳將樊猛懼不

能敵。退守郢州。安都意益驕。遂進兵圍之。裨將周鐵

虎謂不宜頓兵堅城之下。當先破王琳。則郢城自服。

安都不可及。聞王琳大軍將至。乃釋郢城之圍。進軍

鼻口以拒之。當是時。琳軍東岸。安都等結營西岸。相

持數日。先點明兩下形勢琳與諸將計曰。彼軍驕甚。必不以

我爲虞。可襲而取也。乃以老弱守營。夜引精兵。從下

流潛渡。抄出東軍之後。乘軍士熟睡時候。一聲號炮。

奮勇殺入東軍。果不設備。及至驚醒。大營已破。軍士

皆抱頭鼠竄而逃。逃不及者，盡做刀下之鬼。安都、文育等雖勇，怎奈四面盡是梁兵圍裹上來。左右親將死傷畧盡，欲逃無路。以故安都、文育及裨將周鐵虎等皆被擒獲。及明，王琳歸營，諸將皆賀，乃引見陳俘。謂安都等曰：汝等皆號無敵，今乃為吾擒乎？安都等不語。獨鐵虎詞氣不屈。琳殺之。而囚安都、文育，貫以長鎖繫之坐側。遂乘勝勢，襲據江州。帝聞報大駭，乃遣司空侯瑱及領軍徐度帥舟師三萬進討。帝親幸石頭送之。

懲前之敗，頗有懼心。琳至湘口水，泗不得進。一

夜春水暴漲。舟艦得通。乃引合肥灑湖之衆。舳艫相  
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與琳隔洲而泊。明  
日合戰。琳軍少挫。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  
舟艦並壞。沒於沙中。風浪大。不得還浦。此亦天不助  
琳。故有此失。  
天明風靜。琳入浦治船。瑱亦引軍退入蕪湖。時侯安  
都、周文育乘監守稍懈。帶鎖逃歸。侯瑱接見大喜曰。  
公等得脫。皆天意也。破賊必矣。遂奏聞於帝。帝雖怒  
其敗。而甚喜其歸。仍令隨軍効力。先是王琳乞師於  
齊。齊遣大將劉伯球將兵一萬助琳水戰。慕容子會

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丙申將戰。侯瑱下令軍士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俟其舟盡過。乃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反爲瑱用。琳命軍士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軍陣大亂。瑱乃以小船蒙牛皮衝其艦。艦皆壞。琳由是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而齊兵之在西岸者亦慌亂起來。自相蹂踐。並陷於蘆荻泥淖中。陳師逼之。束手就縛。遂擒齊將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琳見衆軍瓦解。大勢難支。

只得冒陳急走。至湓城。猶欲收合離散。以圖再舉。奈衆無附者。遂奉元莊王。及妻妾左右數十人奔齊。以蓋之采敵方張之陳雖將其將樊猛等。皆率部曲來降。由是郢湘盡平。江北無警。梁之舊境。無不歸服於陳。雖有遠方倔強之徒。或降或叛。帝皆羈靡之。不忍勞師遠討。過用民力。卽位三年。四境粗安。當是時。南朝鼎遷於陳。西魏亦禪位宇文氏。改國號爲周。而陳太子昌尙羈關中。帝乃遣使通好。且求太子昌歸國。周人許而不遣。心常不樂。未幾。帝不豫。遣尙書王通。

以疾告太廟及郊射其後疾益甚庚午崩於璿璣殿

時年五十七遺詔以臨川王舊八承大統於是羣臣

向王勸進王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太子昌尙在周

勇才肯下詔立君衆莫能決安都慷慨言曰今四方

未定何暇反遠臨川王先帝猶子有大功於天下須

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拔劍上殿啟太后出

璽手解臨川王髮推就喪次俯伏舉哀大位難處自應扶立臨川

以主社稷安都此舉未可爲非哀畢升殿卽位是爲文帝甲寅遷殯

於太極殿西階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高祖

智以綏物。武以寧亂。英謀獨運。人皆莫及。加以儉素。自率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用瓦器。肴核庶羞。裁令充足。後房衣不重綵。飾無金翠。及乎踐祚。彌厲恭儉。以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今日按下不表。且說文帝卽位以來。兢兢業業。治已用人。一遵高祖之舊。尊王后爲皇太后。以司空侯瑱爲太尉。侯安都爲司空。徐度爲侍中。杜稜爲領軍將軍。立妃沈氏爲皇后。子伯宗爲皇太子。大業已定。把一箇太子昌。竟置不問。斯時昌羈於北。聞高祖崩。臨川卽位。以爲奪了他。



基業不勝憤怒。於是哀懇周人求歸南土。時周朝宇文護國國因念陳已有君。留之無益。落得做人情。遂遣南歸。昌至安陸。將濟江。先遣人致書於帝。責其不待已至。擅登大位。辭多不遜。極作遜退語。尙恐不能相容。况明示以爭位之意。帝視書不悅。然若拒而不納。臣下必有異論。乃召安都入內廷。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歸老焉。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乎。臣愚不敢奉詔。請自往迎之。向帝密語數言而別。太子死於此矣。遂以昌爲驃騎將軍。封衡陽王。詔中書舍人緣道迎候。安都見

太子敬禮備至請卽登舟濟江。太子從之。那知船中侍從皆其腹心。行至中流。執而沉之於水。以溺死聞。安都却有王意。而致太子於死。未免過甚。朝廷爲之發喪。後人有詩悲之云。

猶子魏魏握帝符。

前星失曜一身孤。

早知今日沉江底。

何不長安作匹夫。

衡陽旣死。帝心暗喜。時帝有母弟頊。尙留在周。帝思之。遣使關中。通好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求放頊還。周乃遣上士杜杲。送頊南歸。并其妃柳氏。及子叔寶。

皆還建康。先是，瑛在長安。軍主李總與瑛有舊，每同遊處。一日，瑛被酒，張燈而寐。總入其室，見一大龍卧於床上，便驚呼而走。瑛覺，問何所驚。總曰：「子必大貴。異日無忘吾言。」為帝之兆，已見於帝。及歸，與帝相對泣。卽封安成王。恩賞有加。帝謂周使杜杲曰：「家第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

之親。非使臣所敢聞也。帝甚慚。曰：前言戲之耳。且說侯安都既害衡陽。進爵清遠公。威名甚重。羣臣莫出其右。自以功安社稷。日益驕矜。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有司檢問。則奔歸安都。安都庇之。凡上表啟。語多不遜。庸人得志。未有不恣肆者。而不得善終。亦所自取也。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座上。傾倚席間。不復盡人臣之禮。一日陪樂遊苑。褻飲。醉謂帝曰：陛下今日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啟御前。供張賜借一用。將載妻妾來此歡會。帝雖許。

之。而心甚不平。明日安都坐御座。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帝聞之。益怒。漸奪其權。於是羣臣爭言安都之短。勸帝除之。

迎合主意庸臣伎倆

又有言其謀叛者。召入省

中。賜死。初安都與杜僧明。周文育。皆助高祖成大業。

追補前事

嘗爲壽於高祖前。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皆良

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下而驕上。矜

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

險。猜防不設。侯即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

身之道。卒皆如其言。人咸服高祖之明。見云。此是餘

話不必細講。却說天康元年夏四月。帝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尙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尙書孔奐。中書舍人劉師知。共決之。疾篤。憂太子伯宗柔弱。不能守位。謂頊曰。吾欲遵泰伯之事。汝能無負我托否。頊拜伏於地。涕泣固辭。帝又謂諸臣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濟。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寧死。不敢聞詔。帝曰。古之遺直。復見

於卿乃以奘爲太子詹事

可見傳第之言並非真心

癸酉上殂羣

臣奉太子卽位。是爲廢帝。以安成王爲驃騎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安成遂帥衛士三百人。居尙書省。

以防非常。師知仲舉雖居禁中。共決政事。而大權總

歸安成。刑賞黜陟。全不與衆人忝懷。師知由是忌之。

謂仲舉曰。安成不出。少主恐無自安之理。仲舉亦以

爲然。乃密結右丞王暹。舍人殷不佞。右衛將軍陳于

高。相爲黨援。原本子高。自文帝繼統。以舊寵。歷任要

職。拜爲右衛將軍。統領軍府。在諸將中。士馬最盛。因

感舊君之恩。欲爲新主報効。故與仲舉相結。共謀出  
頭於外。然衆尙猶豫。未敢卽發。獨殷不佞以爲機不  
可緩。一日不告衆人。馳詣省中。矯勅謂瑒曰。今四方  
無事。王可且還東府。經理州務。輕舉妄動瑒聞之愕  
然。命駕將發。記室毛喜人見瑒曰。陳有天下。日淺。國  
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  
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  
更間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卽受制於人。譬  
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耶。瑒卽遣喜與吳明徹



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當輔。安宗社。願留中勿疑。瑱乃稱疾。召劉師知至府。留之與語。使毛喜人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因召帝問之。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報瑱。瑱乃囚師知於室。親自入朝。面奏二宮。極陳師知之罪。帝曰。此等人。任叔父治之。一手推出其才不瑱出。郎以師知付廷尉。夜於獄中。賜死。收王暹。殷不佞。並付獄。不佞少有孝行。瑱雅重之。故僅免官。而誅王暹。餘人皆置不問。一日毛

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并賜器甲。瑱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授以人馬器甲？喜曰：山陵始畢，遷寇尚多。子高受委前朝，權力正盛。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爲國患。宜推心安慰，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瑱深然之。再講，仲舉自師知死，後心益不安。乃使其子到郁，乘小輿，蒙婦衣，來子高家，謀誅安成。往返數次，踪跡漸露。瑱欲誘二人入朝而殺之。因托言議立皇太子，悉召文武共集尙書省。二人隨衆入，乃使壯士執之，付獄賜死。先是前一夜，子高夢見紅霞。

以手招之曰。郎今可以共往矣。覺惡其不祥。俄而聞

召。謂家人曰。此行吉凶難保也。及入。果賜死。子高遇紅霞入

夢而死。潘報不爽。再說子高既誅。其黨皆懼。湘州刺史華皎

亦于高黨。懼禍及已。以湘州叛歸後梁。又乞師北周。

勾連兩國之兵。來犯建康。軍勢甚盛。瑱欲討之。而恐

不克。因問計於吳明徹。明徹曰。王自秉國以來。未嘗

立大功。皎雖外結強援。軍心不一。勢易摧敗。王自引

大兵擊之。蕩定可必。如是則大功立。民心之戴王益

堅矣。勸其立大功。堅民心。隱爲受禪地步矣。瑱然其言。乃親引大軍三

萬禦之。庚辰戰於沌口。大破華皎。周梁之師亦潰。皎奔關中。湘州遂平。奏凱後。羣臣爭表安成之功。進位太傅。加殊禮。於是安成之權愈重。國中但知有安成。不知有帝矣。帝弟始安王伯茂心懷不平。屢肆惡言。頊惡之。乃黜爲溫麻侯。置諸別館。使人邀於道殺之。詐言爲盜所殺。大索國中三日。帝聞之怒。遂不與安成相見。於是近臣毛喜等勸頊早正大位。以一人心。頊從之。甲寅乃以太皇太后令。誣帝與師知華皎通謀。君與臣不可通謀。豈臣與臣獨可通謀耶。上違太后下害宗賢。無人君

之度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  
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爲臨海王以  
安成王入篡大統正月甲午羣臣上璽綬安成卽皇  
帝位是爲宣帝改元大建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  
太后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  
子後曰陳國江封皇子叔陵爲始興王羣臣悉以本  
山送於其手位供職如故帝幼有智量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  
寸手垂過膝與文帝友愛甚篤以地處嫌逼遂篡天  
位有負文帝然少歷艱難深悉民隱故踐祚之後勤

勞庶政。不動干戈。江南之民。遂得少安。詔分兩頭。王琳自奔齊之後。齊王命出合肥。召募僉楚。更圖進取。再題齊事爲明徹立功。張本爲王琳奔齊結局。旣而以琳爲揚州刺史。大行臺鎮壽陽。屢次上表。乞師南侵。尙書盧潛以爲時事未可。且請與陳和親。齊王從之。乃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郎之喪。琳遂與潛有隙。更相表奏。齊王召琳赴鄴。以潛爲揚州刺史代之。由是二國聘問往來。信使不絕者數載。然是時齊政日壞。國勢漸衰。後主信任權倖。屏黜忠良。周人乘齊之亂。日

肆憑陵。汾晉之間。幾無寧日。消息傳入。建康。陳主大喜。以爲江淮舊境。乘此可復。乃集羣臣於內殿。商議伐齊。羣臣各有異同。獨吳明徹決策請行。齊亂陳治師行自捷

兵法所謂見可而進也

帝曰。此事朕意已決。但元帥至重。諸卿

以爲孰可。衆議以淳于量。歷有大功。位望隆重。共署推之。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臣以爲元帥之任。非明徹不可。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帥。裴忌亦良副也。帝從之。乃拜明徹爲元帥。裴忌

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先取秦郡。歷陽兩路。刻日並發。齊人聞陳師來。侵。共議出兵禦之。儀同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遣使江南。暫圖和好。然後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齊主不從。遣大將尉破胡率兵救秦州。長孫洪畧出兵救歷陽。侍中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第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陳師人寇。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



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卑下。公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何能制勝却敵。保有淮北耶。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江淮義勇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爾不可爲。彥深歎曰。第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

國家將危。老臣痛心。往往如此。且說破胡將次。

秦州去陳軍不遠。選長大有勇力者爲前鋒。號蒼頭。身披犀甲。手執大刀。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多力善射。弦無虛發。敵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張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曰。飲。明徹手中酒者。當令勇氣百倍。所向無前。摩訶飲畢。馳馬衝齊陣。大呼曰。有勇者速來一決。西域胡挺身出陣。十餘步。鼓弓方發。摩訶遙擲銑硯。大呼曰。着。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陣

中大力者十餘人出戰。摩訶揮刀皆斬之。易若拉朽。  
此表摩訶之勇。齊人無不膽落。於是明徹乘敵之懼。縱兵大  
戰。齊兵大敗。尉破胡走。遂克秦州。先是破胡之出師  
也。齊使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輕銳。宜以長  
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奔還  
彭城。又陳將黃法蕤與長孫洪略大戰於歷陽城下。  
臨陣斬之。遂克歷陽。由是兩路皆捷。大軍所至。勢如  
破竹。不數旬。已獲二十餘郡。齊將非降卽逃。單有王  
琳敗下。尙領殘兵數千。退保壽陽外郭。明徹乘夜攻

之琳且戰且守。飛章告急。齊乃復遣大將皮景和率  
帥十萬來救。那知景和本非將才。一聞敵強。更懷懼  
怯。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僅虛張聲勢。以畏敵。陳  
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  
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  
矣。何畏。急攻壽陽。拔之可也。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  
攻。景和果不敢救。引兵退。遂克壽陽。生擒王琳。琳體  
貌間雅。喜怒不形於色。有彊記才。軍府佐吏千數。一  
見皆能識其姓名。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流寓在鄴。

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舊時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之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爲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琳有大將之才。以致死于明徹之手。可惜。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後人有詩悲之曰。

故國江山已化塵。

孤臣闕外尙捐身。

壽陽野老收遺血。

哭殺當時麾下人。

捷聞帝大喜。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

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乃以明徹爲車騎大將軍。都督豫合六州諸軍事。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築壇於城南。高數丈。士卒二十萬。皆戎裝。環立壇下。旗分五色。兵列八方。明徹登壇拜受。三軍皆呼萬歲。聲震山谷。鋪張揚厲有大將軍八面威風之槩觀者如堵。人皆榮之。其餘有功將士皆進爵。以壽陽復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江淮舊境悉復。但未識齊人復來爭否。且俟下文再講。

王琳不忘舊主。志圖恢復。雖與貞陽同一奔齊。

同一求援事雖不成其心可原矣。陳高祖明果節儉。雄略蓋世。在位三年。規模粗定。不愧一代開創之主。文帝克守舊章。迎回愛弟。欲效太伯之風。不惟能公天下。且見知人之明。廢帝並無失德。乃以衆臣推頊。卒不終位。殊覺可憐。宣帝當國。始却實心輔政。繼以衆臣欲出之。後以衆臣共戴之。遂登大寶。亦有天焉。卽李總之預見大龍。此其明徵矣。

南史演義卷三十一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十一卷

張麗華善承寵愛

陳後主恣意風流

話說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爲憂。其嬖臣穆提婆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爲。小人只顧目前。工於媚悅。國家理亂。原非若輩所知。左右嬖倖。共贊和之。齊王大



喜因置邊事於度外。陳人悉復其故疆。而齊不復爭。先是王琳傳首建康。詔懸其首於市。人莫敢顧。其故吏朱瑒上書於僕射徐陵曰。

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尙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溝萇宏之膏。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

朱瑒情懇

自不可及

陵得書爲之請於帝。乃詔琳首還其親屬。瑒奉其首。葬之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皆痛哭拜奠。尋有壽陽義士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贈曰忠武王。給輜輶車葬之。王琳事始畢今且按下不表。却說宣帝廣選嬪御。後宮多內寵。生四十二男。長太子。柳皇后生。次始興王叔陵。又次長沙王叔堅。及下諸王。皆衆妃所出。叔陵少機辨。狗聲名。爲帝鍾愛。然性強梁不羈。恃寵使氣。王公大臣多畏之。歷叙叔陵行事伏下柩前爲逆

年十六。出爲江州刺史。嚴刻馭下。部民畏懼。歷任湘  
衡桂武四州。諸州鎮聞其至。皆股慄震恐。而叔陵口  
益暴橫。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又夜間不卧。燒燭達曉。  
召賓客嬖人。爭說民間細事。以相戲謔。自旦至午。方  
始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奉呼喚。不得上呈。瀟湘以南。  
詞人文士。皆逼爲左右侍從。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  
家屬妻子。民家妻女。微有色貌者。皆逼而納之府中。  
州縣莫敢上言。以故帝弗之知。俄而召入。命治東府  
事務。兼察臺省。凡執事之司。承意順旨者。卽諷上用。

之厚加爵位。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死。又好  
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  
揚揚自若。歸至室內。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  
遊冢墓間。見有塋表。爲當世知名者。輒令左右發掘。  
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玩弄之物。所好奇極郭  
外有梅嶺。晉世王公貴人。多葬其閭。叔陵生母彭妃  
死。啟請梅嶺葬之。乃發謝太傅安石墓。棄去其柩。以  
葬母棺。初喪之日。僞爲哀毀。自稱齋戒。將刺臂上血。  
爲母寫涅槃經。未及十日。庖厨擊鮮。日進甘膳。私召

左右妻女與之宣淫。其行事類如此。又有新安王者。名伯固。文帝子。性嗜酒。用度無節。所得俸祿。每不足於用。酣醉時。常乞丐於諸王。帝聞而憐之。特加賞賜。後出爲徐州刺史。在州不理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間。輒呼百姓婦女同遊。動至旬日。所捕麋鹿等物。相與同享。成何體統帝知其不法。召至京。將廢棄之。而伯固善嘲諛。工諂媚。與叔陵相親狎。以故得帝歡。每宴集。必引之侍飲。又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好登古冢。出遊野外。必與偕行。一日兩人對飲。旣酣。叔陵

謂曰。主上若崩。吾不能爲太子下矣。無事時已有此心焉得安靜。

伯固曰。殿下雄才大畧。豈太子所及。他日主天下者。非殿下而誰。吾雖不敏。當爲殿下助一臂之力。彼此大笑。於是情好大洽。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是時諸王皆畏叔陵。單有長沙王叔堅。每與相抗。不肯下之。先是叔堅母本吳中酒家女。宣帝微時。嘗飲其肆。遂與之通。家法原及貴。召拜淑儀。不正氣。生叔堅。叔堅性傑黠。有勇力。善騎射。帝亦愛之。嘗與叔陵爭寵。彼此相忌。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

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帝於二子皆所鍾愛。故稍加責讓。仍置酒和解之。由是二人益無顧忌。一日帝方視朝。忽報周已滅齊。大懼。謂羣臣曰。周人得志於東。必復闢地於南。如此江淮必受其害。慮是吾欲遣使於周。以修舊好。兼覘其動靜。諸臣以爲誰可使者。衆推袁憲。帝乃命憲入關。憲至周。周亦厚相接待。旣成禮。遂還建康。復命於帝曰。周雖滅齊。其勢可畏。然自周武死後。天元繼統。國政日亂。內外皆歸心丞相楊堅。臣料天元死後。堅必篡周。內務未遑。

何服外圖。只恐堅既得志。必有并吞江南之意。他日之憂。正勞聖慮也。帝曰。堅亦何能遠代周家。遂不以爲意。未幾。隋果代周。帝聞之。懼而謂憲曰。卿料事如神。他日之憂。正不可以不防。憲曰。陛下能念及此。兢業業。隋亦無如我何也。於是飭邊事。修武備。以爲自強之計。時大建十三年也。伏下隋滅陳明年春。帝有疾。詔太子及嬪與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見帝疾將危。陰懷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蓋舊制諸王入宮。不許帶寸刃。故叔陵欲礪刀。



藥刀以行逆也。甲寅帝崩，倉猝之際，合宮驚慌，而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其旨，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頓足大怒，叔堅在側見之，知其有變，乃密伺所爲。俄而太子哀哭俯伏，叔堅偶如廁。叔陵猝起於旁，抽剗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於地。柳后大呼救之。叔陵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浴血而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奮身得脫。叔堅行至殿廊，聞內有喊聲，急卽奔入，見叔陵行兇，遂從後搃之，奪去其刃，牽之就柱，以其摺袖縛之。時吳媪

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乘閒奮力掙縛，解脫走。此段極忙迫中寫得面面都到，歷歷如畫，與龍門叙荆軻刺秦王筆法異曲同工。笑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使左右斷青溪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躬自被甲戴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帛以賞士卒，遍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獨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其指揮，聚兵千人，據城自守。時衆軍並出防江，臺內空虛，人心驚亂。叔堅忙召蕭摩訶入內，使受敕討叔陵。摩訶受命出宮，卽帥馬步數百。

平身... 卷三十一

直趣東府。叔陵惶恐，遣人送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  
捷，必以公為台鼎。」摩訶誘之曰：「須王心奪自來。」方敢  
從命。叔陵乃遣所親戴溫、譚麒麟來見摩訶。摩訶執  
以送臺，斬其首以徇東城。叔陵嘆曰：「事不成矣。」遂入  
內，呼其妻妾十人，盡沉於井。身率步騎數百開城走。  
欲趣新林，而後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  
伯固奔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呼曰：「爾欲求免  
耶？我先殺汝。」君子重義，不願獨生。小人重命，不願獨死。伯固不得已，復還。  
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刺叔陵仆地，其將陳仲華就

斬其首。伯固亦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巳。其亂乃定。叔陵諸子皆賜死。時太子劓甚。卧承香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叔堅。丁巳。太子劓愈。羣臣奉璽綬。卽位於太極殿。改元至德。大赦天下。是爲後主。以長沙王爲司空驃騎大將軍。蕭摩訶爲車騎大將軍。封綏遠公。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賜二人。叔陵逆且事已畢且說長沙王既定內亂。自以有救護大功。驕縱日甚。羣臣忌之。小人得意自恣。固爲常情。希寵者又從而間之。安得不見弟相殘。都官尙書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有寵於帝。而惡叔堅所爲。

日夜求其短。搆之於帝。帝遂疎之。以江總爲吏部尚書。奪其權。叔堅旣失恩。心不自安。乃爲厭媚。黜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驗之有實。帝乃囚叔堅於內省。將殺之。令內侍宣敕。數其罪。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於主上耳。今旣犯天憲。罪固當死。但臣死地下。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詞令絕妙帝感其言。遂赦之。免官歸第。今且按下不表。却說陳自武帝開國。綱紀粗備。天下漸安。繼以文宣承統。勤勞庶政。節已愛人。府庫充足。民食有餘。故大

建之末。江南號稱富庶。後主卽位。蒙業安天下。欣  
欣望治。然性耽詩酒。專喜聲色。始初尙有二三大臣。  
輔以正道。軍國之務。稍爲留心。繼則佞倖日進。諛言  
盈耳。內寵外嬖。共爲蠱惑。而君志日荒矣。再表後宮  
有一美人。姓張。名麗華。本兵家之女。亦是陳數當盡  
故天生尤物以蕩後主交。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時。被選入宮。  
撥爲東宮侍婢。時後主已得龔孔二妃。花容月貌。皆  
稱絕色。並承寵愛。而於孔妃尤篤。嘗謂妃曰。古稱王  
諸西子之美。自吾視之。卿美當不弱耳。及麗華入宮。

年纔十歲。爲孔妃給使。後主未之見也。一日與孔妃  
小飲。麗華捧卮以進。後主一見大驚。端視良久。謂妃  
曰。此國色也。卿何藏此佳麗。而不令我見。孔妃曰。妾  
謂殿下此時見之。猶嫌其早。後主問何故。對曰。其年  
尚幼。恐微葩嫩蕊。不足以受殿下採折耳。後主微笑。  
心雖愛之。憐其幼弱。不忍強與交歡。因作小詞以寄  
情。其詞曰。

海棠初試胭脂嫩。翠珮蕤弱態難支。不許金風  
用力吹。體恤人情新粧時樣。慵梳掠。淡淡蛾眉雲鬢。

雙垂欲護蘭芽不自持。

右調羅敷媚

後主做完是詞。以金花箋書付麗華。麗華叩謝。孔妃相顧而笑曰。殿下何多情也。原來麗華年雖幼小。天性聰明。吹彈歌舞。一見便會。詩詞歌賦。寓目卽曉。又善伺人顏色。雖孔妃亦甚愛之。年交十三。出落得輕盈婀娜。進止閑雅。容色益麗。每一盼睐。光彩照映。左右。後主雖未臨幸。常抱置膝上。撫摩其體。此時麗華芳心已動。雲情雨意。盈盈欲露。引得後主益發動情。那能再緩佳期。一夜風景融和。月明如水。酒闌之後。



遂挽之同寢。

再忍不

麗華初承雨露。嬌啼宛轉。不勝

羞澁。而後主曲盡溫存。方堪承受。直至靈犀一透。彼

此歡樂無限。明日起身。後主滿心喜悅。遂作一詞以

示麗華。其詞曰。

明月映珠簾。依約小闌干。側昨夜芙蓉帳底。占幾

分春色。艷極韻極 愁癡未諳。雨雲情嬌羞。更無力爲。

問溫柔。滋味有誰人消得。右調好事近

麗華亦依韻和之。詞曰。

喜氣上眉梢。斗轉月輪初側。雨露恩濃。天上愧好。

花顏色。

確是初  
被瓜語

柳條枝弱不堪攀。春風借微力。

繡帳夜闌情緒許。姮娥知得。

詞後書恭賀御製元韻。後主看了此詞。歡喜不已。讚道你小小年紀。清詞麗句。乃能如此。結句帶着孔娘。尤見靈心四映。真才女也。從此兩情膠漆。如魚得水。寵幸更出龔孔之上。未幾宣帝崩。後主卽位。拜爲貴妃。當叔陵作逆時。後主受傷。卧承香殿中。養病。諸妃皆不得侍。獨麗華侍左右。進湯藥。衣不解帶者數夜。及愈。益愛幸之。又內宮庭院雖廣。而武帝以來。皆

尚簡樸。後主嫌其居處不華。未足爲藏嬌之所。乃於臨光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君心旣蕩必至後及宮室亦一定之道高數十丈。並數十間。窮土木之奇。極人工之巧。凡窻牖牆壁欄檻之類。皆以沉香檀木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設寶牀寶帳。服玩珍奇器物。瑰麗皆近古未有。閣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名花。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月明之夜。恍如仙界。諸般設色全爲麗華烘托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

往來。又有王季三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以才色見幸。得游其上。麗華嘗於閣上靚粧。或臨軒獨坐。或倚欄遙望。見者皆疑姮娥出世。仙子臨凡。儼在縹緲峯頭。令人可望不可即。麗華之美。紙上如見。於是外廷臣工。率以迎合爲事。有尙書顧總字總持。博學多文。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後主寵之日與遊宴。多作艷詩。好事者抄傳諷玩。爭相效尤。詩體一新。又有山陰人孔範。字法言。容止都雅。文章瞻麗。亦爲後主親愛。後主惡聞過失。範必曲爲文

餘稱揚贊美。又與孔貴妃結爲兄妹。

只圖內援。焉惜廉耻。寵遇

優渥。言聽計從。公卿多畏之。嘗語後主曰。外間諸將

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謀遠慮。非其所知。自是將帥

微有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邊脩之弛。皆範爲之

亡國之根。已伏於此。時朝廷有狎客十人。顧總爲首。孔範次之。

王瑳施文慶。沈客卿等。又次之。皆得出入禁中。侍宴

內庭。一日後主退朝之暇。正與諸臣飲酒賦詩。內侍

呈上短章一道。乃貴妃麗華所奏。其畧云。

妾聞陰陽無二理。男女本同揆。朝廷之上。不乏文

人。閨。閣。之。中。豈。無。才。女。大。家。績。漢。成。一。代。之。良。史。  
蘇。氏。迴。文。倡。千。秋。之。絕。調。斯。固。巾。幘。增。輝。鬚。眉。短。  
氣。者。也。自。古。有。之。今。豈。無。偶。然。空。閨。自。蔽。美。玉。韞。  
於。匱。中。繡。戶。深。藏。驪。珠。埋。於。澗。底。胸。羅。錦。繡。未。著。  
芳。聲。筆。聚。雲。烟。難。邀。明。鑒。蛾。眉。爲。之。痛。心。脂。粉。因。  
之。減。價。伏。惟。陛。下。睿。思。煥。發。聖。藻。繽。紛。俾。旁。求。之。  
典。兼。及。紅。裙。徵。辟。之。加。不。遺。綠。髮。庶。三。千。粉。黛。爭。  
杼。風。雅。之。才。與。八。百。衣。冠。共。佐。文。明。之。治。  
書絕佳

後主覽表大悅。遍示諸臣。皆勸宜允所請。於是發詔。

四方採選淑女。不論士庶貴賤。凡有才色可觀者。皆要報名送進。州郡爭迎上意。各各遵行。不上數月。選得女子數千。送至都下。齊集午門。後主遂與張孔二妃並坐內殿。一一引見。先試其才。徐別其貌。有才色兼備者十餘人。賜爲女學士。才有餘而色不及者。命爲女校書。供筆墨之職。色甚都而才不足者。命充內府。習歌舞之事。真箇艷冶滿前。笙簫聒耳。每遇宴飲。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雜坐。聯吟。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命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

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風流極矣。其如不久何。

內有云壁

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最稱絕唱。大畧皆美諸妃之

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

同一亡國之君若蒼梧東昏直

不足比于人類。後主雖以酒色煠事而風雅却不可沒。

把軍國政事皆置不問。

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蛻兒。李善度以進。後主置麗

華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麗華並爲條疏。

無所遺脫。因叅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麗華必先

知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

賣官鬻獄。貨賂公行。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以故上



下解體。國事日壞。時有中書舍人傅綽。負才使氣。嬖倖多怨之。日進讒言。後主怒。收綽下獄。綽乃於獄中上書曰。

臣聞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夏。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事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侍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小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而百姓飢寒。流離蔽野。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若不改絃。易轍。臣恐東南

王氣自斯而盡。

語語抗直切  
中後主之病

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之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亦可。改。使。者。復。命。後。主。益。怒。遂。賜。死。獄。中。從。此。直。臣。鉗。口。彌。士。噤。聲。君。志。益。侈。民。生。日。蹙。消。息。傳。入。長。安。正。值。隋。文。開。皇。之。年。本。有。削。平。四。海。之。志。提筆不苟於是隋之羣臣爭勸其主伐陳。以救江南百姓。隋主曰。吾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乃下詔數後主二十大罪。散寫詔書二十萬紙。遍諭江外。或謂兵行

宜密。隋主曰。若彼懼而改過。朕又何求。否則顯行天罰。可也。奚事詭計。爲於是大治戰艦。陳師誓衆。命皇子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爲行軍元帥。總管韓擒虎。賀若弼等。率兵分道四出。凡總管九十。兵五十餘萬。皆受晉王節度。以左僕射高潁爲晉王元帥。長史軍中事咸取決焉。其兵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無不奮勇爭先。盡欲滅此朝食。正是全軍壓境。山河震大敵。臨江神鬼驚。未識陳國若何禦之。且聽下回分解。

宣帝溺愛叔陵。嫡庶幾於無別。良善者尙或生心。况叔陵之兇悍性生者乎。宴駕之日。以藥刀行弑。自取滅亡。皆宣帝貽謀之不善也。後主性格風流。青宮時已然。宣帝不知選正人以輔之。任其狂蕩。一朝繼統。爲所得爲。窮奢極欲。至於滅亡。哀哉。

商貝滙考

卷三十一

三

南史演義卷三十二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十二卷

陳氏荒淫棄天險

隋兵鼓勇下江南

話說隋文帝大舉伐陳。將次臨江。沿邊州郡。飛報入朝。上下泄泄。咸不以爲意。獨僕射袁憲。請出兵禦之。且謂後主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三千。並出金翅三百艘。緣江上下。以爲防備。後主曰。此是常

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致驚擾。徒亂人

心。不聽。

忠言逆耳。焉得不亡。

及隋軍深八州郡。相繼告急。後主

從容謂侍臣曰。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推敗而去。

彼何爲者耶。孔範進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斷南

北。今日隋軍。豈能飛渡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

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

小人諂佞。好爲大言。

往往如是。

或妄傳北軍在道。馬多死。範曰。可惜。此是我馬

何爲而死。後主大笑。深以爲然。奏伎繼酒。賦詩如故。

先是蕭摩訶喪耦。續娶夫人任氏。年甚少。嘗以命婦

入朝與麗華說得投機結爲姊妹。任氏生得容顏俏麗。體態輕盈。兼能吟詩作賦。自矜才色。頗慕風流。嫁得摩訶富貴。亦已稱心。微嫌摩訶是一武夫。閨房中借玉憐香之事。全不在行。故心常不足。入宮見後主。與麗華好似並蒂蓮。比翼鳥。無刻不親。何等恩愛。綢繆不勝欣羨。故見了後主。往往眉目送情。大有毛遂自薦之意。况後主是一好色之主。艷麗當前。正搔着心孔癢處。焉肯輕輕放過。好色人見一裙一釵無不垂涎。况遇美貌女子耶。只因任氏是大臣之妻。礙着君臣面上。未便妄動。又



相見時。妃嬪滿前。卽欲與他苟合。苦於無從下手。故此未獲如願。一日正當後主臨朝。麗華召夫人入內。留在結綺閣宴飲。你一盞。我一杯。殷勤相勸。麗華不覺酣醉。倚在繡榻之上。沉沉睡着。夫人見麗華醉了。乘着酒興。欲往望仙閣。與孔貴妃閑談片時。遂悄悄從複道走去。那知事有湊巧。恰值後主亦獨自走來。夫人迴避不及。忙卽俯伏在旁。後主笑嘻嘻走近身。邊以手相扶道。夫人旣與我貴妃結爲姊妹。便是小姨了。何必行此大禮。夫人纔立起身。後主便挽定玉

手攜入密室。拉之並坐。曰：慕卿已久。今日可副朕懷。夫人垂首含羞。輕輕俏語道：只恐此事不可。然見了風流天子。態度溫存。早已心動。於是後王擁抱求歡。夫人亦含笑相就。絕不作難。翻雲覆雨。笑語盈盈。以爲巫山之遇。不過如此。宮人見者。皆遠遠避開。任其二人滯蕩。良久事畢。遂各整衣而起。宮人進來。捧上金盆洗手。二人洗罷。同往結綺閣來。斯時夫人髮亂釵斜。嬌羞滿面。麗華接見。忙上前稱賀道：此是陛下合享風流之福。故得遇姊。姊能曲體帝意。便是繡閣

功臣了何嫌之有。

麗華可謂善於詞說

乃爲夫人重點新粧閣

中再開筵宴。當夜麗華留住夫人。使後主重赴陽臺之夢。較之初次。更覺情濃。明日夫人辭出。後主欲留。恐惹物議。因作小詞一闕。以訂後會。其詞曰。

雕闌掩映。花枝低亞。玉立亭亭如畫。巫山十二碧峯頭。喜。片。刻。兩。沾。雲。惹。相。逢。似。夢。相。知。如。舊。一。點。柔。情。非。假。風。流。况。味。兩。心。同。願。無。忘。今。夜。

何等蘊藉

風流

右調鵲橋仙

夫人亦答小詞一首。以紀恩幸。其詞曰。

滿苑嬌花人似醉。芳草情多。也是縈苔砌。多謝春風能做美。一番濃露和烟翠。  
麗句令人心醉 一霎匆匆。羅帳裏聚出無心散。却偏容易。窗外柳絲闌。上倚依依似把柔情繫。

右調蝶戀花

麗華見了。不勝嘆賞。曰陛下天縱之才。姊妹閨中之秀。然皆深於情者也。蓋麗華有一種好處。枕席之事。全不妬忌。引薦宮中。美色常若不及。後宮多德之。故夫人於後主有私。不唯不妬。愈加親熟。自此夫人常召入宮。留宿過夜。在摩訶面前。只言被麗華留住。不

肯放歸摩訶是直性人始初信以爲實也不十分查問其後風聲漸露知與後主有姦不勝大怒因嘆道我爲國家苦爭惡戰幹下無數功勞纔得打成天下今嗣主不顧綱常名分姦污我妻子玷辱我門風教我何顏立於朝廷因此把忠君爲國的心腸遂冷了一半。伏下遇敵不戰之由今且按下不表却說隋兵旣起賀若弼自北道爭先韓擒虎自南邊開路軍馬渡江如入無人之境沿江守將望風盡走俄而若弼進據鍾山頓兵白土岡擒虎帥步騎二萬屯於新林內外大恐

寫得隋兵時建康甲士尚有十餘萬人。後主素懦怯。聲勢俱出。不達軍事。臺內處分。一委施文慶。文慶務爲壅蔽。諸將凡有啟請。率皆不行。先是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袁憲請出兵迎擊。後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憲又曰。弼懸軍深入。營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及聞隋兵百萬。盡行歷境。後主始懼。乃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商議軍事。摩訶不語。摠以辱其妻故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

給臣精兵一萬。金翅艘三百。乘江而下。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皆與臣有舊。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守將周羅喉等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後主不能從。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出兵一擊。孔範從旁贊之。且曰。殲盡醜虜。常爲陛下勒石燕然。至此猶爲大言。悅任忠叩頭苦請勿戰。不從。謂摩訶曰。卿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

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大喜。乃使魯廣達陳於白上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孔範又次之。摩訶一軍。最在北。諸軍相去。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遙望衆軍。因卽馳下。帥甲士八千。勒陣待之。摩訶以後主通其妻。全無戰意。唯魯廣達與弼相當。摧堅陷陣。所向披靡。殺死隋將士三百餘人。隋師退走。弼見追兵至。輒縱烟以自隱。陳人旣勝。將士各將所得首級。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情。乃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退。

只恃一張伎口。諸軍顧臨陣全無所用。



之皆亂。隋兵乘之。遂大潰。死者五千人。摩訶旣不退。又不戰。遂被擒於陣。弼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摩訶遂降。任忠馳馬入臺。見後主曰。兵已敗矣。臣實無所用力。奈何。後主與之金兩。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具舟楫。就上流諸軍。臣當以死奉衛。言罷。卽出。後主信之。乃令宮人束裝以待。那知任忠已懷叛志。馳至石子岡。正遇韓擒虎軍來。便下馬迎降。擒虎大喜。遂相與並進。直入朱雀門臺。軍欲拒。忠揮之曰。老夫尙降。諸軍何事相抗。

已旣不忠。又教人叛。宜後日隋文之

悔不殺之也。衆聞之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官並遁。斯時後主身旁不見一人。唯袁憲侍側。因謂之曰。朕從來待卿不勝餘人。今人皆棄我去。唯卿獨留。不遇歲寒。焉知松柏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昏昏者亦有覺悟時耶言罷。遽欲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去將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下榻急走。曰。鋒刃之下。未可兒戲。朕自有計。從宮嬪十餘人奔至後堂。景陽殿將投於井。袁憲自後見之。以身蔽井。後主與爭。

久之得入。

可謂得縮頭時且縮頭

憲慟哭而去。時隋兵入宮，執

內侍問曰：爾主何在？內侍指井曰：在是。窺之，正黑呼

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怪其太重，及出

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

真廢物真笨伯

衆大笑。先是

沈皇后性端靜，寡嗜慾。後主遇之甚薄，張貴妃寵傾

後宮，后澹然退處，未嘗有所忌怨。及隋兵入，居處如

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獨舍人孔伯魚侍側。軍

士叩閣而入，太子安坐，勞之曰：戎旅在途，得無勞乎？

軍士咸致敬焉。

不圖後主有此佳兒 詔分兩頭，賀若弼乘勝至

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復殺隋軍數百  
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  
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弼夜燒北  
掖門入。聞擒虎已執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  
慄。向弼再拜。可憐可恥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臣。  
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乃幽之德  
教殿。以兵守之。却說晉王廣。素慕麗華之美。私囑高  
顯曰。公入建康。必留麗華。勿害其命。顯至。召麗華來  
見。曰。美固美矣。但太公蒙面以斬。姐已。我豈可留以

悞人乃斬之於青溪。晉王聞之，悵然失望，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有以報高公矣。」其後晉王爲帝，卒殺高，頗好色，心腸要與叔寶無二也。於是晉王整旅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人主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歛，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郎、刑法監徐析、都令史暨慧指爲五佞，並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之人。使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陳人賢之，且說當初陳高祖殺了王僧辯一家，只道王氏已絕。那知僧辯尙有一子遺下，名頰。當合家被難時，頰尙在襁褓，虧得乳

母挈之以逃。流離北土。及壯仕隋。爲儀同三司。隋師伐陳。從軍南來。及陳亡。欲報父讐。乃結壯士數十人。飲以酒。而謂之曰。吾家與霸先有不共戴天之仇。願藉諸君之力。發其墓。毀其尸。以舒夙恨。有罪我自當之。雖死不悔。衆皆許諾。乃夜往。發陳祖陵。開其棺。尸尙不腐。跪而斬之。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曰。今而後可以報吾父於地下矣。觀此可見盛衰無常。報復有時。天明自縛。叩首於軍門。請正澶命之罪。晉王重其義。承制赦之。聞者莫不感歎。再說水軍都督周羅暉守江夏。與秦王

後相持踰月。隋兵不得進。又荊州刺史陳慧紀與南  
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於北岸鑿石綴鐵鎖五條橫  
絕中流。以遏隋船。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殺死隋  
兵五千餘人。素不能克。此數人差強人意及建康平。晉王廣  
以後至。手書招上江諸將。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  
放兵降隋。慧紀忠肅亦解甲投誠。楊素乃得下。至漢  
口。與秦王俊會。將次湘州。有兵守城不得進。素遣別  
將龐暉進兵攻之。舉城欲降。湘州刺史岳陽王叔慎。  
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拍案嘆曰。君臣之義。

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司馬侯正理奮袂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大陳之臣乎。今國家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辱。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具牛馬幣帛。詐降於龐暉。誘之入城。叔慎伏甲門口。暉至。斬之以狗。此舉猶爲陳氏壯色於是建牙勒兵。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兵五千人。衡陽太守範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舉兵助之。素聞暉死。率大軍繼進。叔慎與戰大敗。遂被擒。秦王俊斬之於漢口。其黨與皆死。死得有光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士民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晉王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至南康不得進。乃以叔寶書遺夫人。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向北慟哭。女中謂其孫馮寬曰。昔武帝起兵吳興。我決其必成。大事故使汝以兵助之。補前未及後果代有梁業。我家累受其恩。曾幾何時。子孫不能守。把錦繡江山。盡付他人之手。曷勝浩歎。我以一隅之地。何敢與天下相抗。乃遣使迎洸。洸至廣州。曉諭嶺南諸州。無不歸順。於是陳國皆平。得

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三月巳巳。送叔寶與其王公百司。並詣長安。陳氏遂亡。後人有長歌一篇。記其荒亡之跡云。

南朝天子愛豪華。芙蓉爲國顏作霞。不臨朝右明光殿。只戀宮中桃李花。自矜文藻超凡俗。咳吐隨風散珠玉。批風抹月興無涯。品燕評鶯意不足。風流性格誇作家。終朝相對人如花。新詞艷句推江總。淺笑輕顰鬪麗華。朱樓翠殿飄香遠。舞榭歌臺雲雨滿。蓬萊瀛海艷神仙。結綺臨春起池館。朱甍

畫棟接青霄。雲作窻。儻虹作橋。龜網罟。魚金落索。  
龍紋屏障。王鏤雕珊瑚。座暎琉璃榻。繡帶珠簾銀。  
蕪押瓊瑜海上錦。雲來翡翠瓶中瓊。樹插錦延羅。  
列山海珍。猩唇龍脯堆紛綸。瑪瑙盤傾霞燦爛。珍。  
珠紅滴香氤氳。紛紛仙樂奏新聲。君王歡笑側耳。  
聽。共道昇平難際會。冰輪莫負今宵明。昭儀妙句。  
矜無比。學士清詞雜宮徵。脂香粉膩惹朝衫。巧笑。  
低吟喜嬌美。通宵褻狎兩不嫌。但稱麗句諧穠纖。  
聲嬌語脆。醉人魄。音入肺腑如膠粘。譜得新聲中。

音律後庭玉樹真奇絕。鶯喉慢轉神欲飛。蕩志驚  
鬼意歡悅朝歌暮樂無已時。君臣放浪疑狂癡。只  
知裙底情無限。那惜眉頭火莫支。一朝兵馬鄰封  
起。百萬旌旗煥羅綺。交章告急如不聞。猶說妖嬈  
貴妃美。陳情表憲拚白頭。痛哭欲解危城憂。邪臣  
妄議恃天險。長江萬里輕戈矛。君臣大笑仍歡樂。  
飲酒徵歌相戲謔。不知天上將軍御座孤。身無  
倚着袁憲忠言揔。不知臨危猶是戀宮妃。三人入  
井計何拙。千古胭脂辱井唾。王氣金陵且消歇。晉

王好色心偏熱誰知宮裡貌如花化作營中劍鏃  
血荒淫破國憶陳隋瞬息興亡致足悲虎踞龍蟠  
佳麗地年年惟見鷓鴣飛沉鬱頓挫在復流連  
氣骨魄力直逼唐人

先是武帝受禪之後夢有神人自天而下手執玉策  
金字北面授帝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屈指興亡適  
符其數歷叙遺事補  
文所未及又後主在東宮時有鳥一足集  
於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

獨足上高臺

盛草變爲灰

欲知我家處

朱門當水開

後有解之者曰。獨足指後王亡國時。獨行無衆。盛草  
言荒穢之狀。隋承火運。草遇火則變爲灰矣。及後王  
至長安。同其家屬。館於都水臺。門適臨水。故始句言  
上高臺。結言當水開也。其言皆驗。却說後王至京朝  
見隋帝。帝赦其罪。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  
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  
旣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其愚較之此間。帝  
樂不思蜀。甚帝  
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  
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

其飲既而曰。任其性可耳。若節其酒。教他何以過日。又詔陳氏子弟在京城者。分置邊郡。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其降臣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俱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東稱首。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變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遠乎。又晉王之戮陳五佞也。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帝乃暴其非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見周羅喉。慰諭之。許

以富貴。羅喉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喉曰。聞公郢漢起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料。羅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亦未可定也。頃之拜儀同三司。喉有裨將羊翔。早降於隋。伐陳之役。爲隋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班在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喉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毋乃愧乎。喉曰。僕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垂所望。擒虎有愧色。

羅喉之言却是正論擒虎焉得不愧生是常



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  
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帝謙謝不敢  
當。及至德之日。鼎在江南。盡賣其田宅。或問其故。鼎  
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異日當歸葬長安耳。至是  
陳平帝召鼎爲上儀同三司。叔寶嘗從帝登邛山。侍  
飲。賦詩曰。

月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

太平無以報。

願上東封書。

因表請封禪。叔寶亦會奉承人。帝優詔答之。他日復

想從孔範輩學來。

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朕聞賀若弼度京口。其下密啟告急。叔寶飲酒不省。高熲至日。猶見啟在枕下。尙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叔寶卒於仁壽四年之十一月。時年五十二。贈長城縣公。蓋自南北分裂。晉元帝建都金陵。號曰東晉。傳十一主。共一百零四年。劉宋受禪。凡八主。共六十年。蕭齊代興。凡七主。共二十四年。梁武繼統。凡四主。共五十六年。陳氏代梁。凡五主。共三十三年。統計南朝年代。共二百七十七年。金陵王。

氣始盡隋家併而有之天下遂成一統云一併大氣  
包舉全體

詩曰

渠大英雄作帝王。  
三秦纔覩衣冠舊。

威加海內氣飛揚。  
何太匆匆歸建康。

右南宋

一木難支大廈傾。  
褚王並是天家戚。

愍孫血染石頭城。  
舅氏江山付道成。

右南齊

保。有。江。東。四。十。秋。  
只。緣。梁。祚。應。當。盡。

疆。圉。無。恙。若。金。甌。  
天。使。昭。明。不。白。頭。

右南梁

當。代。人。豪。數。霸。先。  
後。庭。一。曲。風。流。甚。

文。宣。繼。統。亦。稱。賢。  
斷。送。東。南。半。壁。天。

右南陳

陳。後。主。不。理。國。政。惟。以。風。流。爲。事。諸。臣。正。直。者。  
少。諂。佞。者。多。所。以。綱。紀。敗。壞。不。可。收。拾。及。敵。兵。  
壓。境。不。聽。袁。憲。忠。言。尙。悅。佞。人。獻。諛。不。亡。何。待。

乃至與張孔同入於井。可羞之甚。其得保首領。以沒。幸矣。皇后太子。尙能不失大體。可敬可敬。表憲雖亦降隋。乃忠於陳。竭盡心力。至不得已而降之。亦可原矣。結處統括全部。分畫年代。條理井然。不似時手做到後來。全無收煞。只圖了事者可比。此作手之書。超邁流俗。有目者自能辨之。